

駱

駝

# 目 錄

Millet (Romain Rolland).....	1-46
張定璜譯	
論左拉 (藹理斯) .....	1-26
周作人譯	
蘭生弟的日記 (徐祖正) .....	1-147
秋明小詞 (沈尹默) .....	1-6
盲腸炎 (陶晶孫) .....	1-22
希臘牧歌抄 (諦阿克列多斯) .....	1-18
周作人譯	
沙漠之夢 (祖正作人) .....	1-4

2

插畫

- 1 板畫 Beardsley
- 2 Millet 自畫像
- 3 板畫 (Millet)
- 4 扶鋤的人 (同上)
- 5 汲水 (同上)
- 6 播種者 (同上)
- 7 雁 (同上)
- 8 拾穗 (同上)
- 9 晚禱 (同上)
- 10 牧羊女 (同上)
- 11 樵夫與死 (同上)

# Millet

Romain Rolland

## 1

Millet 的和他的作品的道德性

——他在法國藝術裏的地位

Millet 這人物在十九世紀的法國裏是一個可驚訝的人物。他看起來像是屬於另一個時代，另一個種族，另一種思想的形式。在法國藝術裏，他是一個孤客，差不多一個外人。他被稱讚他的和誹謗他的一樣的誤解了。前者頌揚他作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大胆的忠實的解釋人。後者把他當作一個誇大的社會主義家，在那裏把一幅窮苦的勞工們花花綠綠的畫圖放到君臨一切的中產階級面前。批評在他一切的作品裏都看

看出對於政治的諷刺。“播種人”的姿勢像是向着天一手一手丟葡萄彈的民衆的脅威。“拾穗人”被 Paul de St Victor 看作“貧窮的三運命。” Baudelaire 和 Huysmans 以爲他的農夫裏有演講革命人的靈魂。他們都在他的畫裏邊找政治的和社會的題目，不然便找戲劇的效果。無奈再也沒有比這些離 Millet 的心思離得更遠的了；他憎惡感傷的和花花綠綠的畫；他無心於政治；他棄絕社會主義。

Millet 始終沒能懂他的批評家說他的誇大的意思。他說：“我想，我的批評家們一定是有趣味有教養的人；但是我不能變作他們，我一生世除開田野之外什麼也沒見過，所以我打算只說，並且盡我的能力說，我所見過的。”有一些人不憚煩的用一種極其文雅而周到的態度，去說明他那“帶着一隻生長於野地的小牛歸家的農夫，”那時他便使着譏笑的常識說，“兩個人用一個擔架抬些東西，他們的表情依他們手端的重量而定……假使重量是一樣的，那麼無論他們抬的是寺院的聖誠匾或是一隻小牛，是一塊金或是一塊石頭，他們

們都當受重律的管束，他們的表現除開指示那個重量而外什麼也不能指示。”他有好幾次激烈的表示過他對於現代美術裏戲劇的傾向，甚而對於演劇的嫌惡。他說：“Luxembourg 美術陳列館給了我對於演戲的一種反感。我素來非常厭惡男女演員的誇張，虛偽和假笑。我看見過些屬於那個特別範圍內的人們的事情，結局我相信他們因為要裝成別一個人的性格，他們竟自己不知道自己了，他們於是只依着自己所去的腳色說話，於是失却真實，常識，和造形藝術所有的單純的感情。一個人若想要產生真的自然的藝術，他必須避開演劇。”

他尤其使勁的反對他的友人們和他的敵人們想把他數進社會主義者團體去的一種主張。他和生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時代的許多別的藝術家一樣，極其自然的對於民衆感着到一種骨肉的同情；但我們要注意，無論是 Millet，或是那些最偉大的畫家們裏隨便那一個，除開 Courbet 算例外，他們都沒參加到那羣衆的要求裏去。Corot 完全住在政治之外，也不知道他的周圍正有些什麼，只是溫和平靜的，恨革命，說“藝術是愛。”

Theodore

Theodore Rousseau 渴望着孤獨，唾罵着政治的和藝術的幫黨，說：“藝術和這些東西有什麼相干？藝術決不能從別的地方來，只能從人家不經意的一個基脚兒來，在那基脚兒住着一個孤獨的人研究着自然的秘奧，確信他所找得的於他自己好的解答一定也是於人類全般都好的，無論將來傳到多少年代。” Millet 因為自己不但是一個山水畫家，而且格外是一個農民畫家，把農民們用毫無粉飾的寫實法表顯出來，所以更加對於社會主義者這個稱呼感到切膚之痛，所以一生世對於人家給他的這塊招牌提出抗議。“我用我的全力否認一般俱樂部人所謂 ‘democ’ (民主主義的) 方面，”這是他在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寫的，“我是一個農民中之農民。”他和 Corot 一般兒想，“藝術的使命是愛的，不是惡的，使命，當他表寫貧民的痛苦時，他不可以激起對於財產階級的嫉妬。”他對於富人沒有仇感，並且很有憐愍。有一天人家把皇太子洗禮式的榮華描摹給他聽，他憐愍的說，“可憐的小太子！”不但如此，他對於鄉村的愛也並不使他對於農民的過錯生什麼幻覺。他毫不希望





畫出些反抗的人們望着解放和進步方面進行，他並且寫過，他惟願“他所表顯的人物有一副被束縛在他們的境遇裏的形容，使得大家萬萬不能想像他們另外有想作別的隨便什麼東西的念頭。”他不相信進步；或者他只相信技巧的進步，這與世間所猜想的社會的或道德的進步全不相干。“個個人應作的便是求進步，於他自己的職業裏頭，”他一八五四年說，“別的一切都是夢，不然便是推度。”永劫和萬物不變的觀念深深地刻在他精神裏面。再也沒有比革命的觀念，或者隨便那一種政治的觀念更和他兩不相投的了。那末這些觀念是怎麼樣歸到他身上來的呢？

這個謬誤的原因起於 Millet 裏面的一種特別強有力的厭世主義，一種特別劇烈的悲哀。人人都看到過這個；人人都受過這個的感動。但是人人都把這個解釋錯了；人人都在這裏面找出一種莫須有的苛刻的批評，一種莫須有的對於社會的責難。沒有一個法國的文學家或美術家的心力曾經成功過，曾經看出來這個厭世主義這個悲哀並不是一個叛逆徒的激昂的境地

地,只是一個人,曾經受過那個厭世主義那個悲哀的深刻的印痕,差不多不能設再想像會有別人不是那樣的一個人,的自然而平常的境地。近一世紀以來一切法國藝術差不多和基督教義離的太遠了——甚而可以說,全般看起來,太和基督教反對了——所以把痛苦看作一個法律,看作一個善的基督教的見解已經變成了幾乎不可理會的東西了。有一些人大胆和痛苦覷面,但是結局只是和他打,咒罵他。別的人回轉頭去不看他,好像他是一個醜惡的不好玩兒的,他們巴不得趕緊忘掉去的光景似的;他們献身于歡樂的追求,的到達,或想像。他們裏面誰也不能理解有一個Millet可以在痛苦裏找出莊嚴神聖的歡樂。當他們瞧着“拾穗人”或“帶鋤人”被疲勞所壓迫勾着身子在地上,好像畜生呻吟于車輓底下似的時候,他們裏面誰也沒猜到畫那些人的藝術家覺得那些人的痛苦是自然的,是好的因為是道德的,是美的因為是好的。

“你正在樹底下坐着,”他一八五一年寫過,“覺得自己享受着一切人間所能享受的安樂和平靜;你看見

一個可憐的人背着一束柴火從一條小徑裏轉彎走過來。這個人在你面前現出來時那種意外的、老惹眼的光景馬上令你想到人類的悲哀……

‘Quel plaisir a-t-il eu depuis qu’il est au monde?’

En est-il un plus pauvre en la machine ronde?’<sup>1</sup>

La Fontaine, ‘死及樵夫.’

……在耕種的田地裏你看見這些人挖掘。你時時看見一個人伸直腰子,用手背擦他額上的汗。這難道是有一班人要我們相信的暢快歡樂的工作麼?然而在我,這裏是真正的人類,是偉大的詩。”

這樣,表示工作的痛苦,同時在這些嚴酷的痛苦裏面表示人生一切的詩,一切的美,這是 Millet 的思想和他的藝術的終極。“我的綱目是工作。人人都有肉刑的命運。‘你須得流着你額上的汗吃麵包’,這句話是已經多少年代以前就寫好了的:永遠不會變更的命運”(一八五四)。這裏我們不看見有什麼抗議;不看

<sup>1</sup>他在這世上有什麼歡樂? 在這個圓機上有誰更比他可憐?

見有什麼期望改善人生。人生是悲哀的，但 Millet 愛這樣的人生。我們幾乎可以說，假使世間沒有悲哀，Millet 便會新造出他來，悲哀於他就有那麼樣奇怪的魔力。“我無論如何也不願被人家奪掉我的冬天，”他在某處說。“呵！田野和森林的悲哀，若我看不見你，那未免是一個大大的損失了！”（一八六六）。悲哀在他是一個深切的有生與俱來的需要：“這個憂鬱的根基，我就建立在他上面，”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寫。自從他幼年時代以來凡知道他的都為他的憂鬱的氣質所感動。“啊，我可憐的孩子，”他村裏的牧師說過，“你的心腸將來要給你許多煩惱；你不知道你將來要受多少苦。”老 Michael Angelo 曾說，凡一個人的生日不可以看作歡喜的日子，只應該看作哀傷的日子，Millet 也和他一樣，愈逢着大多數人覺得歡喜的日子，譬如年頭年尾的時候，他愈覺到平常所未有的悲哀，因為到那時候他的記憶的悲哀和他的預覺的悲哀混合到一齊了。“這裏又是一年在今兒晚上完結，”他喊。“多麼悲哀！我惟願你們大家都能少過幾年就少過幾年。”他自己

已說他從來不知道歡喜。“歡喜的方面我從沒見過。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我從沒看見過他。我所知道的最快活的東西是安閑和沈寂——”(一八五一)。不過他從不表示不安和銷沈的徵候；他的是一種莊嚴的平和的憂鬱，那裏面有的秘密的甜美正合於他這一類的靈魂——就是 La Fontaine 所謂“憂鬱的心腸裏的暗黑的歡樂。”但在 La Fontaine，這個感情帶一種遊戲的聲調。在 Millet 一點兒也沒有。他不是一個在那裏遠遠地站着，用心把自己遮蓋完備，去觀察別人裏的貧窮的藝術家。他知道他自己本身的貧窮，他並且也不驚訝也不叛逆的容受他。

他那時代主要的法國畫家，尤其是山水畫家，的生活都算是一部殉教傳。除開像 Corot 和 Jules Duprè 等極少數的例外，差不多都大大的嘗受了拮据，貧窮，飢餓，疾病，以及各種晦運的痛苦。那偉大的 Theodore Rousseau 大半生是在可怕的貧困和寂寞裏過的，後來死於全身不遂，旁邊守着一個瘋妻。 Troyon 癲狂而死。 Marilhat 癲狂而死。 Decamps 自己苦自己一生世，一個朋友

友也沒有，死在一個悲劇的光景裏。 Paul Huet 真將近於餓死，因營養不穀失掉身體的健康。 Even Diaz 素和赤貧和肉身的痛苦相親。 所以我們不能說 Millet 是受了命運例外的待遇，他自己也決不肯那麼想。 “我並不假裝我比許多別的人更不幸”（一八五九）；“我任對於那一個人也不抱怨，我不以為我自己比許多別的人更是一個犧牲者”（一八五七）。 他分擔公共的命運；他和別人一樣嘗受貧窮，寂寞和冷淡的痛苦。 但他的例外的，使他與衆不同的地方是他用以容受他的惡運，把那惡運當作一件必要的事情，當作一個高貴慈悲的命運看的那個平靜。 人間的痴愚，仇怨，和私慾從不攪亂他那可歎服的安閑。 “不錯，有壞人，”他老老實實的說，“但是有好的，一個好的為我們抵得過好些壞的……我不訴苦”（一八四四）。 他有過多少次快絕了糧了！ 麵包店掌櫃的不給他麵包，小生意人找縣差來；一八五三年有一時他真正只賸有兩個法郎。 累次累次他的信尾上總是：“我怎麼樣去得到我每月的用費？因為畢竟第一件事是小孩子們應該吃”（一八五六）。

一八五七年，“拾穗人”的那一年，貧窮逼的他快要自殺了。但是他的良心使他從這個想頭嚇的縮回來了。

一八五九年，“晚禱”的那一年，隆冬的時候，他寫：“我們只有兩三天用的木柴了，不知道再去怎麼樣得到他。我妻下個月要臨產了，我快要什麼也沒有。”

不但如此，他並且常常生病，他的堅強的農民的體格卒竟敵不住他那不能不過的苦生涯的折磨；他站在死神的門前好幾次：一八三八年當他瀕危的時候；一八四八年當希望斷絕，他一個月中不省人事，一個錢也沒有的時候；一八五九年當他幾乎失明，咯血的時候。再加上他時常，有時每一回便幾個禮拜，病劇烈的頭痛和眼痛。他差不多不太訴苦，也從不生氣，也不驚歎自己的命分的艱辛。有一天，他的財源完全枯竭了的時候，一個朋友帶了一點從政府方面揀出來的捐助去給他，發見他在家裏，也沒火也沒光，坐在一隻衣箱上面，兩個肩膀彎着好像一個凍着的人似的。Millet 只說：“謝謝你，這個來的剛好是時候；我們有兩天沒吃一點兒東西；但是頂徼倖的是小孩子們沒吃苦。他們一直到現在

爲

爲止有了他們的糧食。”他喊他的夫人。“你瞧，”他說，“我去買點木柴，因爲我冷的很。”他再沒說第二句，也再沒提起過這件事來<sup>1</sup>(一八四八)。悲哀可以說是他最好的朋友，給他一種嚴肅的歡欣。“藝術不是一種消閑，”他有一次寫過。“他是一種衝突，一種輪迴的錯雜，一個人就毀滅在那裏面。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不願排除痛苦，也不願去找一個定則來使我變成忘情的，萬事不關心的人。給最強韌的表現力於藝術家們的大概就是痛苦”(一八四七)。他實在對於痛苦的表現感到興趣，好像是目眩神移似的。他在他平素寶愛的大家裏所求的便是這個；在他身上這個好像具有一種

<sup>1</sup>A. Sensier, “J. F. Millet 的生涯和作品,” 一八八一。我往後常要引用這本書，這是一本最珍貴的關於 Millet 的事情的文書(信札和談話)集。Alfred Sensier(一八一五——一八七七), Millet 和 Rousseau 的知己並且兩人的最誠意的幫助者，是內務部的一個二等秘書，他的名字值得永久和他偉大的朋友們的相關聯，因爲他在他們生前爲他們作了那許多好事，並且保存了他們的風采和精神給後世。



神秘的魅力。“有些瞬間我看着 Mantegna 的殉教者時，我好像覺得我被一個 Saint Sebastian 的箭中穿了似的。這些大家就好像是催眠術者。”另外在一個地方，“我看見 Michael Angelo 的素畫，畫着一個暈絕了的人，那時那種鬆弛了的筋肉的表現，那消沈於肉體的痛苦底下的顏貌的平面和浮出，引起我接接續續的許多感觸。我覺得我像他一般受着痛苦的凌虐。我憐愍他。我在那同一個肉身裏，同一個肢體裏受苦。”這事近似於 Saint Francis 或者 Saint Catherine of Siena 看見受了十字刑的基督的幻影，覺得基督的創傷和烙印也加到他們自己身上去了，近似於那一樣的精神恍惚的陶醉。

這不僅是一個單單的類似。François Millet 的護神所以爲 Assisi 的 Francis 不是毫沒理由的。在他那奇異的克苦自持裏，在他那對於痛苦所感受的興味裏，我認出深刻的基督教思想的痕跡。Millet（這便是他所以在他同時代人裏有道德的獨特性的根本理由），Millet 在他的靈魂裏是一個宗教的人。我們往後再看他是從一個怎麼樣熱烈的基督教精神的環境裏生長出

出來的，他的人格是在一個怎麼樣帶着 Jansen 的教旨的，一個怎麼樣酷似清教的空氣裏構成的。當他不能不離家上巴黎去的時候，他外祖母，于他心性上大有感化的外祖母對他說：“我情肯看見你死，不願你變為叛教人，違背上帝的命令。”再後些時，他在巴黎發始有了他自己的路徑，伊又告他留心：“我的 François，你記住，你在先是一個基督教徒，在後你才是一個畫家；別因為沒體統的東西去賣掉你自己……你須得為永久去畫畫，並且須想到那召集最後的審判的喇叭不久就要響了。”這些宗教的訓誡和 Millet 的感情完全一致。從幼小時起，他就是由信仰的書籍，教會的長老，十七世紀寺院的說教人，尤其是聖經，即他所謂畫家的寶典，由這些東西教養而成的。他最初的試作便是由於聖經的感發。Sensier 說，“有一些古本聖經裏的版畫給了他一個模仿他們的志望。”當他第一次把他自己當作一個自命的弟子介紹到一個畫家的時候，他帶了一張取材於路克傳的素畫去。他不斷的在經典裏找他自己的思想或境地的引喻。一八四六年他表現了 Paris 的惡



引誘於一張“Saint Jerome 的誘惑”裏。一八八四年他從他母親和親戚身邊的遠離感發了他一張“巴比倫的捕虜”和一張“沙漠地的 Hagar 和 Ishmael。”一八五一年，焦念到他母親在遠處病着，“不知道怎麼樣活也不知道怎樣死，因為想重見他想的非常切，”（並且因為他沒有錢殼他從巴黎旅行到 Normandy 的 Greville 去，後來卒竟沒見着他就死了，）他畫了“Tobias 和他妻等着，希望他們兒子回家。”這樣他不斷的把經典和他的生活混同起來。據 Burty 說，他曾經有過一個計畫，打算“和 Rembrandt 一樣，不過從一個法國人的見解，來作解釋聖經的畫。”在這一部份裏，他只有過幾個嘗試，譬如“Ruth 和 Boaz，”這些東西若是沒有特別的成功，那是因為他的寫實的天才缺少詩的構想，不能在自然給他的模型之外自創新景；他緊緊的被束縛在他所見的東西的範圍之內；但一切他所見的東西裏面他都吹進經典的精神去。他的內心裝滿着經典，他常（甚至於在他一部份的朋友們看來有一點兒太常）引用他；一直到他的末年，他慣常讀一晚的經典給他家裏人聽。那裏面有他的畫的和他

他那老畫不倦的人和地的無窮盡的爭鬪的說明——那爭鬪的意義也不是政治的也不是社會的，只是宗教的那意義的最好的說明便是創世紀裏 Millet 反覆誦讀的幾句詩，他的生涯和他的作品主意所在的這幾句詩：“地是被詛咒了的……他須得爲你生出刺和薊；你須得吃田野的草。你須得臉上流着汗吃你的麵包！”

\*

\*

\*

在這個研究的開初，首要注意的便是這樣例外的宗教和道德的特性。這個使他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美術裏——或者，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在那個美術以外——佔一個特別位置的力量並遠在他的藝術家的天才之上。很少人透徹的感到過這個。這個了解需要一個宗教的心情。這個所以感動了 Tostoi，使他在他的“什麼是藝術？”裏苛刻的控訴了文明之後，却把

Millet

Millet 除作例外,並且把他的“晚禱”,更加是把他的“帶鋤人”列於那些“少數傳佈基督教的愛上帝和愛鄰人的感情”的畫裏,那些可以叫作“宗教的,”那些實行聖約翰所說,“人們和上帝的以及人們彼此的結合”的藝術品裏,也不是怪。

當時法國的優秀分子心裏未曾發生過這樣的見解,是很容易想像的。但是這些致令 Millet 和那優秀分子的一羣隔開的理由同時使 Millet 更加和民衆接近;他差不多是他們的唯一的解釋人。我們可以說法國藝術至今,不減於十七世紀,仍是貴族的,沒有什麼東西使得他和國民的主體聯絡。他首先是巴黎的藝術,因此有幾百個藝術愛好家的和俗人的作品把法國表寫來好像是快樂和思想自由的園地似的——實在並不然——但 Millet 另有他自己的一個趣味:這就是,他代表那些大多數,因為作事忙自己不說話的人說話;他們是法國鄉間的千萬的居民,他們依舊過一種模糊的宗教的生活,在那裏受悲哀的殘酷的役使,他們,實在是,視巴黎如仇敵,他們一直到最近幾年為止,對於社會表面的

的進化並不關心，並且離的很遠。Burty說的剛好，Millet有充分的天才，能“畫出農業民族的忍從的德行來。”這因為他自己就屬於那民族。他的全生世，自幼年到死去，都是在農民的勞作中間過的。他有他們一切的熱情和他們一切的先見，他們對於巴黎和巴黎精神的憎惡和對於田野的鍾愛。他不但知道怎麼樣畫土地，並且知道怎麼樣耕土地。他曾經是過一個耕田人，他把這個看作他平生一件得意的事，間或他在Barizon周圍走着時，他就把手放在犁上，耕出長而直的橫斷平野的溝痕來。他一個朋友，談到一八六一年前後畫的一張Millet的肖像，像上畫着他，靠牆站着，抬着頭，帽子在手裏，頭髮往後去，腳上穿着重木靴，說他就像“一個快要槍斃的農民頭兒。”他始終宣言他的鄉村的出身和巴黎兩不相容。“人家決不能強我折腰。我決不受巴黎客廳裏的藝術的壓迫。我生來是一個農民，死去也將是一個農民。我將站住在我自己的土地上，連一隻木靴寬的地方也不讓。

最後，在開首研究Millet的生涯和作品之先，我要說

說一句格外和英國的公衆有關的話。<sup>1</sup> 那就是，這個偉大的農民畫家，這個現代藝術裏法國人民的忠實的代表者，在他的氣質上和遵崇聖書的精神上，實在和英國的或者美國的智識階級比和法國的更爲親近。真正是美國的和英國的人民（我們往後就知道）理解了他最早；是在他們裏面他即刻找着了 he 最先的主顧和他最初的弟子；而且，我確信，在他們的國裏面他的作品所得到的了解和愛好將長久是最純潔的。這篇文的一個目的便是想把這個偉人——雖然在智性上和風格上都有那樣濃厚的法國顏色——有多少地方和英國相類同的指點出來，藉此作 Millet 在英國更能得理解更能受愛好的一助。

<sup>1</sup>R Rolland 的這本評傳像是特爲英國人而作的。

譯者。



## II

## Millet 住居 Barbizon 時代以前的生活

Millet 是一個 Normandy 人。他于一八一四年十月四日生在 Contentin 北邊, La Monche 縣, Beaumont 地方, Gréville 教區,一個看得出有健全的常識和荒野的鄉鄙的境界,Gruchy 村裏。他是八個兒女裏的第二個。Jean 這個名字是跟着他父親的叫的, François 的名字是因為崇敬 St Francis of Assisi 而來的。

他的家族是時常存在于比較窮苦的法國人中間那種有道義力的涵養和高貴的思想的一個好例。Tolstoi 關於近二十年間法國裡出來的那些最有名的寫實小說裏面一本曾經說過：“若使法國人是像這本書裏所

所描寫的，那末全部法國史我恐怕簡直不能懂了。”

真是，些兒理想也沒有的人怎麼能說說明一部那樣頻繁的那樣顯著的滿包含着理想主義的歷史？Millet 的生涯或者較可以使他滿足；在這裏面，他或者會認出那些造成一個國民真正的偉大並且時常給那國民的行爲一種英雄性的人們的典型。

Millet 的親戚全體的特徵是強韌的身心的康健，純粹的操行的潔白，堅摯的宗教信仰，和真誠的心性。他父親 Jean Louis Nicolas，是那教區禮拜堂的一個合唱團長；他有些音樂知識，指揮那鄉間的合唱團。我們看，自然在還沒啟發成功那將要實現在他兒子裡面的天才之先，有時候怎麼樣先在這父親身上試手，這是有趣的一件事。Jean Louis Nicolas 是一個溫和的耽好冥想的人，有空漠的藝術的天性。他用泥土造像試過，用木材彫刻試過；他喜歡觀察動植物和民衆，他首先給 François 看田野的美。他也傳遞給他他自己的道德的嚴肅，心性的貞潔，和對於放肆的談話笑謔的憎惡。

Millet 的母親，Aimée Henriette Adelaïde Henry，叫作 du Perron，

Perron, 屬于一個有過許多經大家認為士紳的豪農的家族。伊的伯叔祖父裏有一個是牧師,曾經在革命時代因為傲然的拒絕遵守憲法的誓約和對於他那不能通融的信仰的否認,賭過他的生命;他本身是一個 Hercules, 喜歡在田地裏勞作。還有一個伯叔祖父懂得化學;還有第三個是一個磨房的掌櫃,慣讀 Pascal, Nozole, Montaigne 和 Charron. 但是這家裏最獨特的並且在 Millet 身上最有影響的一個人是他的外祖母, Louise Jumelin. 伊是一個有熱烈的宗教信仰的老鄉下女人,一個天主教的清教徒,像 Port Royal 尼庵的女人一般住在上帝裏面,在上帝裏看見一切東西,把上帝混合在一切自然的風景和一切人生的動作裏面. Millet 最早的回想裏的一個便是他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時有一回他外祖母喚醒他對他說:“起來,我的小 François! 我巴不得你知道呵鳥兒們讚美上帝的光榮已經唱了多麼久的歌。”

這些稀罕的貴族的農夫們有令人驚訝的藏書。

Port Royal 的書, Bossuet, Fénelon, St Francis of Soles, St Jerome

和

和 St Augustin 都可以在他們裏面找得着。小孩子 Millet 飽啖了這些知識的糧食。他格外鍾愛聖經(他讀的是拉丁文的,)和那時代還有許多別的法蘭西大畫家, Delacroix, Corot 和 Rousseau 等也寶愛的 Virgil。牧歌和農詩令他心醉。他自己告訴我們,他讀了這一句:“偉大的陰影尋找野原的時候來到了”

Et jam summa procul villarum culmina fumant  
Majoresque cadunt altis de montibus umbrae.<sup>1</sup>

他覺得完全被情感所攪亂所束縛了。至于聖經,上面已經說過,首先啟發他去預備表現他自己到藝術裏的便是一本帶有插畫的古版。他這個最早的讀書的根底不知不覺給他一個十七世紀的法蘭西人的靈魂,在這個根底上他漸漸的還加上好些別的書。Millet 一生世

<sup>1</sup>“現在遠處近處前後左右有炊烟從農莊的屋頂上起來,大陰影從高山下墜。”

是一個大讀書家。二十歲時他發見 Homer, Shakespeare, Byron, Walter Scott<sup>2</sup> 和 Goethe 的 Faust; Victor Hugo 和 Chateaubriand 于他有深大的印象。但是他當時青年們所酷好的浪漫主義似乎並沒有教他迷醉。他對於幾個最令人感興最受寵愛的浪漫派作家,譬如 Musset 等所具有的那種病態的熱烘烘的筆墨,實在老抱着暗地的嫌惡。“Musset 教人發燒,”他後來有一次對他的朋友 Marolle 說。“他就只能作這一件事。他的是一個惹人愛的離奇的深中着毒的心性;他只能解迷,剝除希望,再不然便使你腐敗。燒熱一過,贖下虛弱了的你,就好像一個人從病裏回復起來,必需新鮮空氣,日光和星星。”在他自己一方面,他就回到聖經, Homer 和 Virgil 的新鮮空氣和日光裏去。這些之外他加上他喜歡的 Theocritus, 據 Piédagnel 說,他最後寧可舍去他親愛的 Virgil 要 Theocritus;另外還有 Dante 和 Milton,他們的句子裏有一些

<sup>2</sup> 後來有一次從新讀 Scott 時他覺得已經在他的作品裏找不出什麼興趣了。

在他裏面喚起深大的回響。再另外還有 Robert Burns, 他對於他抱一種親密的同情——Montaigne, Bernard Palissy, O. de Serres Poussin 的書札和 Bernardin de St Pierre.<sup>1</sup> 像這般,他對於文藝的知識是堅實的而且格外是古典的。他從這裏面得到他心性的健全,他的平正,和他那種嫌惡感傷,假笑,和誇張的沉靜而剛毅的性質,那種性質使他的說話樸實真誠而強硬。

比起從書裏所得到的來,自然給把小孩子 Millet 的印象應該是更深。他著有他最早的幼年時代的回想,紡車的旋轉聲,鷄鵝的叫聲,穀物中間動着的打禾棍的搏動聲,禮拜堂鐘聲,和鬼怪的故事,這些東西養育着他的時代的回想。他的家,他在一八六六年法國美術展覽會裏陳列的那張畫所描寫的家,是一所粗石砌成的茅草屋頂的大建築,站在一個懸崖邊上,露在四方八面

<sup>1</sup> 反之他的科學的知識是極其微弱,真差不多是沒有。他自己說他作數學沒過過加法。“我一點兒也不懂得減法和那以上的法則。”

的風裏，靠近有一棵老矮榆樹作鄰。海離村莊有一點兒路；海水圈成的水平線使這小孩子滿抱着一種恐怖。他一生世記得有一次暴風雨壞掉了附近五六隻船，他看見了一堆死屍躺在海濱上一個大帆布底下。他年紀一大到穀他幫助他父母的時候，他就同着他們去田裏工作，割禾，作耨，簸穀，耕犁，下肥，播種，像這般的親身加入到一切那些田園生活的動作裏去，這些動作所有的詩的，神秘的莊嚴後來就由他表現出來。因這些動作，他更和自然，尤其是和他那始終寵愛的 Normandy 的地土深相結合。他決不忘記他自己的鄉土。“呵我是怎麼樣捨不掉我自己的地方呵！”他寫，當他在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離他的死前幾年，重新看見他故鄉的時候。

他的藝術的性癖很早就現露出來了。他作小孩子的時候，他的家人睡午覺，他就去描寫田野。他父親雖能穀知道去看出並且理解他的天職，但是家境貧窮，田地須得人耕。一聲也不響，一點異議也沒有，小 François 只是服從；簡直老老實實的，沒有絲毫自私的野心，帶着他那一生世始終不變的先天的恬淡性情，他

犧

犧牲他的嗜好去成全他對於他周圍的義務。他父親因為這個心裏很難受。有一天 François 拿一張回想一個老年駝背男子的炭畫肖像給他看，他說：“我可憐的 François，我看的清清楚楚你因為那個念頭苦的很；我早就願意打發你去學那個畫畫的事業，他們說那是非常好的事業，但是那時我沒有力量；你是男孩子裏的頭一個，那時我少不掉你的地方多。如今你兄弟漸漸長大了，我再不留阻你去學那個你那樣想知道的東西了。”他們同去到 Cherbourg 見一個 David 派的名叫 Mouchel 的畫家，他雖是沒有大名的一個藝術家然而有一個農人的心。Millet 拿兩張他自己創作的素畫給他看：一張描寫兩個牧人，另外一張是一個人夜裏從一重屋子裏出來發送麪包，上面帶着這幾個 St Luke 的文字：“他雖然不會因為他是他的朋友所以起來給與他，然而因為他的追求所以他會起來給與他，要多少就多少。”<sup>1</sup> 那位失神了的畫家對那個父親說：“你耽擱了他那麼久，應

<sup>1</sup> 路加傳第六章第八節。



該受罪，因為你兒子是一個大藝術家的材料。”從那天起，Millet 的藝術的教育才發始。那時他已經過了二十歲了。

他差不多還沒在 Cherbourg 住定，他父親就患腦膜炎；他匆忙的回到鄉村裏，趕到他父親的臨終，他父親已經不能認識他就死去了（一八三五年十月）。Millet 從新打算捨棄繪畫，好在 Gruchy 獸着，獻身於他的一家，作一家族的首領。還是他外祖母說他“應該領受上帝的意志，”強他回 Cherbourg 去。在那塊他進 Langlois 的畫室。Langlois 是 Gros 的弟子，鄰近的人都仰慕他作一個大藝術家。他歎服 Millet 的進步，為他向本市請求一筆津貼，讓他好去巴黎學習。他得到四百法郎（二十磅）。

\*

\*

\*

一八三七年一月裏 Millet 動身去巴黎。他的家人看見他去那沈淪的市，去那罪惡的都，很不放心。他自己

己因爲離開母親和外祖母也是滿心恨悔。一路上很是淒涼。巴黎周圍的鄉村在他好像是“舞台的佈景。”他抵那黑暗，泥濘，烏烟的巴黎在一月裏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天正下雪。他在一頁描寫他靈魂裏一切陰沈的悲哀和嚴肅的宏壯的妙文裏面敘述他，一個卑賤的農夫，有健康，有宗教信仰，有潔白的心，第一次和一個大都市的腐敗了的文明接觸時，他所經驗的一番痛苦。

“一半埋沒在霧裏面的街燈的光，一大羣的馬和馬車，互相擁擠着錯雜着，窄狹的街道，巴黎的臭味和空氣，這些東西感冒我的頭腦和心胸，好像要悶絕我的氣息。我不禁突然間啜泣起來了。我惟願我能彀強過我的感情，但是我的感情卒竟用全力把我壓倒了。我好容易從街上的噴水裏掇了幾把水撲在我臉上，才把我的眼淚止住。那裏有一家版畫店，我一面咬着家裏帶來的最末了的一個蘋果，一面看他的畫。那些石版畫使我大不高興；畫的都是一些輕佻女子穿着半截衣服的，女子洗浴的，女子著衣的光景。巴黎在我看來是可悲的沒趣的地方。我走到一個客棧裏去，在那裏好像

像整夜夢鬼似的住過我的頭一夜。我的房間只是一個不見陽光的臭洞。天一黎明我就起來奔到門外；光明已經來了，我從新恢復我的沈靜和決心；只有悲哀還留着在，于是我記起來 Job 的愁歎：“讓生我的那一天消滅罷，讓說‘有一個男子的妊娠了’的那一夜消滅罷。”我初對着巴黎也是這樣，我並不呪他，我只害怕，因為一點兒也不懂他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

他在巴黎有好些苦痛受。巴黎抑壓他肉體的和道德的兩方面。他不能呼吸。他那鄉村人的大食慾不能滿足。他慣和從他自己鄉間來的車夫們同在小館裏吃飯。他有介紹信，但他不用。他有一種病的乖張，他非常怕巴黎一流的嘲笑，至於隨便對着什麼人都不敢說話，也不敢有什麼尋問，連到那“老博物館，”那就是到 Louvre 去的路都不敢問，因此他花掉好幾天去搜索，在巴黎街頭碰七撞八的徬徨。他最珍秘他的獨立，他不願進美術學校，怕那裏面的教訓。那些學生們的逸樂和跳舞會引起他的厭惡。他過的是絕對孤獨的生活，幾乎倦乏死了的生活。他患一種熱病，險些兒斷送

送他的生命。他不然又要回到家裏去了,若非是有那個 Louvre, 因為那裏面的彩畫和素畫(尤其是前期意大利的, Michael Angelo 的和 Poussin 的)真使他歡喜到神魂恍惚。我們將來在最末了的一章裏再會回到他對於他們的評價上來,在那評價裏面他一面下他對於他所愛的大家的判斷,一面不知不覺的陳述他自己。但是有一句話要說的,就是他並沒有所謂抄襲這些作品的事情。

他最後決心去進 Delaroche 的畫室,在那裏他有 Couture, Hébert, Yvon 和 Feyen-Perrin 作同伴。他始終和別人隔開。“那莫明其妙的,無聊的,畫室裏通行的謎語和談諧令他厭死。”因為他的不是一個能殼忍耐的性質,他又有膂力(小孩子時代他在學校的鬥打裏鍛鍊了他的筋肉),所以沒有人敢太和他開玩笑;他的綽號是“森林人。”Delaroche 本來沒一點兒天才,但是很有點聰明並且能覺出人家的天才,他待遇 Millet 在尊重裏面屢雜些敵意。他有時候粗聲的告訴他,他必須“受鐵鞭子的訓練,”有時候看看他的作品,歎歎氣走開,什麼

麼也不說,也不給任何的忠告;但是Millet離去他畫室的時候他極力想要他回來,對他說:“你不比別人。”Millet盡他的力工作,忠實地摸寫古代作品;後來他告訴一個朋友,Delaroche 慣教他的弟子們描 Germanicus 的塑像,每兩禮拜一次,然而已經“是很多了。”他卒竟再也不能忍受。就像 Delaroche 自己所說的,“他知道的太多了又太少了”所以跟不上這些館閣風的課程。他離去這畫室,同一個伴去那 Val de Grâce 街裏租一間屋子住。他去到 Sainte Geneviève 圖書館裏研究 Leonardo da Vinci, Dürer, Jean Cousin, Michael Angelo, Poussin 等的作品, Vasari 的美術家傳,以及一切能設幫助他和過去裏他的偉大的朋友們更加親密的東西。

這些是一些赤貧的歲月。因為要生活, Millet 只得模寫他所不喜歡的 Watteau 和他所厭惡的 Boucher 他對於這個屈辱反抗了好些時候,但是他的同伴勸服了他。有時候他回到聖經裏,畫“Laban 的天幕裏的 Jacob”或“Ruth 和 Boaz。”他這些作品每張賣的價錢是從五法郎到十法郎。從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〇年

每

每年他去 Gruchy 過幾個禮拜,在那裏畫他親戚的肖像. 他因爲畫了一張新近死去的市長的肖像,畫的太寫實了,大家認爲沒有十分的敬意,所以他失掉了 Cherbourg 市斷斷續續給他的那可憐的三百法郎補助金. 在別一方面,這件事引起的物議和一八四〇年陳列的他畫的一張肖像,就是他第一次的出品在 Salon 裏的成功,却爲他招來了在他自己鄰近的青年們的同情. 一個青年女子和他戀愛了,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他和伊結了婚. 這個幸福在 Millet 是新鮮的殘酷的悲哀的泉源. 他的妻體質孱弱;伊在他身邊的幾年間伊長是病着;他們的生活很艱難;一八四二年 Salon 拒絕了 Millet 的畫;每天須得爲生存而競爭. 可憐的妻太弱了,抗受不住. 臥病了好些時候之後,伊於一八四四年四月裏死去了. 他又成爲一個人. 這樣他却沒過很久. 再一次旅行去 Cherbourg 時,他結識一個暗地裏愛他的,名叫 Catherine Lemaire 的, Lorient 的青年女子. 一八四五年他和伊結婚. 伊往後便是他終身的忠實的匹偶,他的永遠不變的朋友,和他一樣忍耐的淡泊的分擔他的患難.

患

\*

\*

\*

患難並不缺少。Millet 一同着他妻回到了巴黎，他就沒有錢穀他離開巴黎去再看他母親。“我被釘在一塊岩石上，”他說：“罰作無窮盡的苦工。”他畫一張“Saint Jerome，”一八四六年的 Salon 不要。沒有錢穀再買一張畫布，他就在這上面另畫“從樹上放下來的去 Oedipus。”這時候他顯然在努力於細心注意形體方面以征服他的審判員的敵意，他還沒有用心去表現他個人的思想。這些努力假使對於一般公衆沒有成功，至少總引起了 Théophile Gautier 和 Thoré 一流的批評家的，Diaz, Couture 和 Troyon 一流的畫家的注意。也正是在這個時日他結識了那個後來爲我們保存了那樣忠實，那樣虔敬的一個他的風貌在一本美麗的書裏面的 Alfred Sensier。他有了小孩子們。他的窮困達於極點；他妻堂皇的把這個遮蓋起來。但是巴黎生活一天一天的格外教他難受；無論巴黎的那一部份他也不愛

愛；他對於那些美術的，文學的，和哲學的運動以及那些結局惹起了一八四八年法國大革命的政治上的爭擾始終是漠不關心，始終是一個外人，始終是衷心懷着敵意。

但是大革命於他未嘗沒有用處。當他發生的時候，Millet 正是來源斷絕，又病重的利害。一八四八年的 Salon 是對於一切人自由開放的；共和國廢止了那絞刑委員會。Millet 在過去一些時間裏試練了他的手筆，畫了些國民的典型，機器工人，掘石匠，土木匠，赤貧的乞丐等等，他這次出展他第一張描寫人民生活的偉大的作品——“簸穀人。”<sup>1</sup> 這個在法國藝術裏劃出了一個新時期，還有可以注意的是這個和一般的革命剛好在時期上符合。Théophile Gautier 很為“簸穀人”所感動。對於一切革新人都表示興趣並且正在格外優待 Theodore Rousseau 和 Dupré 的新政府這次對於 Millet 的畫給

<sup>1</sup>Millet 同時另送一張“巴比倫的捕虜”去 Salon，這張的畫布他後來改用（和他改用那 St Jerome 一樣）作“剪羊毛的女人。”



他五百法郎；並且 Ledru Rollin 約定他一筆一千二百法郎的畫資。共和國對於藝術家的好意的表記一時不消說引誘了 Millet 向政治方面去；因為我們發見他加入——不過沒有成功——到一個共和國紀念塑像設計的競爭裏去。他表現的女神是一個頭上沒有紅帽子，戴着麥穗子，一隻手裏拿密糕，另外一隻手裏拿一塊調色板和畫筆的女神——一句話，就是他的想像所夢見的一個農民而兼藝術家的女神。他還畫過兩幅粉筆線畫，裏面的情趣更是高昂，東西現在還存在着；一張裏面我們看見自由女神正拉着皇帝們的頭髮拖他們走，另外一張裏面伊得意洋洋的揮着伊的矛鎗。

這個急進主義的攻擊態度有的日子不久。突然發生七月的暴動；貧窮從新來到。Millet 畫歌曲本上的題目紙然而得不到酬報；他被逼迫到拿素畫去換皮鞋，拿彩畫去換一張床鋪；他實在窮到身無一物的時候幸而走進來一個三十法郎的定約生意，因為一個產婆正要一塊招牌。待到他不能不去防禦議會抵抗暴徒，幫同着取 Rochechouart 街的防寨時，他對於政治的嫌惡於是

是達到極點。這些光景喚起他對於戰爭的恐怖。因為想逃避掉這些悲哀的印象他盡他的力量跑出巴黎去；他或者去到 Montmartre 的高原或者去到 St Ouen，眼裏和記憶裏充滿着日常鄉村的景緻，他回了家的時候或者畫他的印象水槽邊的羣馬，或是拉去屠牛場的雄牛。這樣，他向着完全理解自己的天才同時和巴黎藝術斷絕一切葛籐的他的路上暗淡地走去。

幾年來他摸索了他的道路，不敢宣揚他自己，接續的畫農民生活的畫同時畫館閣風的畫。但是一個不認識的人說的話送來他的轉機。有一天在巴黎街上走着，Millet 停住腳去看一家店鋪窗子裏擺的一張他的作品的翻刻。他聽見一個過路人對一個朋友說：“那是 Millet 畫的，他除開裸體女人外什麼也不畫。”這些話在他是最殘酷的侮辱了。他走回家對他妻說：“若使你以為然，我以後便再也不作這一類的畫了；我們的生活將來更加要艱難，你也免不掉要受苦，但是我可以自由，可以成就久已充滿了在我心裏的東西了。”

什麼辯論也沒有，Madame Millet 勇敢的回答他，“我準備

備好了;照着你自己希望的作罷.” 自此以後 Millet 便  
成爲農民畫家的 Millet.

(未 完)

張定璜譯



# 論左拉

英國 葛理斯

左拉的名字——一個野蠻的,爆發的名字,像是一個無政府黨的炸彈,——在噓聲與嗥叫之中滾來滾去的經過了這世紀的四分之一。在無論那一個文明國裏,我們都聽到人家說起那個把文學拖到陰溝裏去,那個出去揀拾街上的汗穢東西放進書裏給那些汗穢的人們去讀的人。而且在無論那一個文明國裏,都有數十萬的人讀他的書。

現在他的畢生事業已經完成了。以前所引起的那種呼噪,同時也就大抵沈靜下去了。這並不是大家

---

Havelock Ellis, Zola. (Affirmations P. 131-157, 1898)

都

都已承認“路公麥凱耳叢書”著者的地位，只因當初迎他的風暴已經乏力，而且又已知道這件事至少有著兩面，正如別的一切問題一樣。這樣的一個時候，來平心靜氣地討論左拉的正確的位置，是頗適宜的。

那些絕對地反對左拉，而知道謾罵算不得辯論的人們所主張的根據，大抵是說左拉並非藝術家。這件事情在他們的議論裏往往變成了理想主義對寫實主義的問題。理想主義這個字，照文藝批評家所用，似乎是指在藝術描寫上對於人生事實的一種小心的選擇，有些事實適於小說的描寫，有些別的事實是不很適用的；至於寫實派則據批評家看來是一個毫不別擇地把一切事實都拋進書裏去的人。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因為那文藝批評家不會明白地規定；他更不反問自己所主張的理想主義有多少只是傳統的，或者這表現的方法會影響我們到什麼程度。他對於自己不會發這些疑問，我們也不必去問他，因為在左拉（或是在無論那一個所謂寫實派）是沒有這樣分別的。世上沒有絕對的寫實主義，只有理想主義之種種變相；唯一絕對的

的寫實當爲一張留聲機片，輔以照相的插畫，仿佛是影戲的樣子。左拉是一個理想派，正如喬治珊特 (George Sand) 一樣。他很多選取物質方面的材料，而且他選的很龐雜，這都是真的。但是選擇總還存在，凡有過審慎的選擇的便即是藝術。關於所謂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問題，我們不必勞心，——我真懷疑我們有無勞心之必要。現在的問題只是：那藝術家選擇了正當的材料麼？又他曾用了該當的節制去選擇材料麼？

這第一個是大的問題，而且至少在左拉這案件裏，我想不是依了純粹的美學的根據可以解答得來的；第二個問題却可以容易地解答。左拉自己曾經答過；他承認因了他的熱心，或者又因了他對於新得事實的特別的記憶力，(像是海綿的一個記憶力，如他所說，容易漲滿也容易空虛，) 他常要走的太遠；他在書上太豐富地加上詳細的描寫。這種錯處與惠德曼 (Whitman) 所有一樣，同樣的被熱心所驅迫。左拉費了極大的辛苦去搜求事實；他告訴我們怎樣翻閱神學家的著作，想得到質地和色彩去做那“穆勒長老的過失” (La Faute de

de L'Abbé Mouret), ——這或者是他早年作品裏的最好的書。但是他做這個預備功夫,的確未必有弗羅倍耳(Flaubert)做“波伐理夫人”(Madame Bovary)時用的那樣多,更不及弗羅倍耳做“薩蘭波”(Salammbô)時的關於加爾泰格(Carthage)的研究了。然而結果截然不同;一個藝術家憑了著筆的豐富繁重得到效果,別一個藝術家却憑了謹慎的節制,只是選擇並側重於顯著重要之點。後者的方法似乎更速更深地達到藝術的目的。哈耳思(Frans Hals)的三筆抵得覃納耳(Denner)的千筆。豐富而精細的描寫可以感人,但是末後却使人煩倦了。倘若一個人抱起他的兩個小孩放在膝上,無論他把萊諾耳放在右膝,亨利放在左膝,或是相反,這都沒有什麼關係;那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而且他的感情愈強,他也就愈不會知道。我們深厚地生活著的時候,我們外面生活的事實並不是精細密緻地呈現於心目;只很有少的幾點在意識中成爲焦點,其餘的皆與下意識相連界。少數的事物在生活的每瞬間明顯地現出,其餘的都是陰暗的。超越的藝術家的本領在於他有卓識與大胆,能



能够攫住並表示出每階段的這些亮點,把那連界的分子放在該當的從屬的地位。截不相像的戲曲家如福爾特(Ford)與伊勃生(Ibsen),截不相像的小說家如蕪羅倍耳與託爾斯多,都一樣地因了他們藝術効力的單純明顯能够感人。左拉所採用的方法却使這種效力極難得到。或者左拉的特殊藝術之最好的證明,在於他的善能中和那種繁重的筆法的惡結果之一種技能。

在他的代表著作如“酒店”(L'Assommoir)“娜娜”(Nana)和“萌芽”(Germinal)裏,他想在一羣瑣屑或專門的事物上作出一個顯明的遠景,想從多種描寫中間造成一個單獨精密的印感,大抵都是安排得很巧妙的。現在即舉那煤坑伏婁(Voreux)爲例,這差不多是“萌芽”中的主人公,比書中別的個人還要重要。描寫並沒有什麼趣味,但是都很精細,末了把那煤坑象徵作一個龐大的偶像,喫飽了人血,蹲伏在牠的神秘的龕裏。凡遇左拉要把伏婁提出來的時候,他使用這個公式。對於書中的別的物質脚色,也是如此,不過略輕一點。有時候寫著羣衆,這個公式只是一句呼聲。在“娜娜”的精巧的

結

結束裏狂呼“到柏林去”的巴黎羣衆即是如此，在“萌芽”裏呼噪要麪包的罷工的人們也是一樣。這與迭更司等所濫用的，一句話或一種手勢之狡獪的複述並不相同；乃是一種精心結構的重要語句的巧妙的操縱。左拉大約是第一個人，初次這樣精細整齊地採用這種主題到文藝裡來，當作總結複雜的描寫，使讀者得到整個的印象之一種方法。他用這手段想減少他的作法的許多缺點而使複雜的記述得以集中。他有時候只須適宜地應用主題的複述，便可得到銳利而單純的印感。而且他又有時能夠丟掉他的詳細描寫的方法，得到強烈的悲劇的力量。默格拉的尸首被殘毀的一節，是以前小說裏所不能描寫的場面。有了題材，左拉的處置是簡要有力而且確實，這只有大藝術家纔能如此。左拉是他的藝術範圍內的大家，“酒店”與“萌芽”——據我讀左拉的經驗，這似乎是他最精美的兩部著作，——便足以證明這句話了。這些作品與普通小說的關係，正如華格納（Wagner）的樂劇與普通的意大利歌劇相比一樣。華格納比左拉在藝術上達到更高的地位

位；他比左拉更能完全把握住他所取在手中想要融合的一切原質。左拉還未曾澈底明白地看到科學的觀點，以及與小說融和的能力之限度；他又未曾完全確實地看定藝術的目的。在他的龐大的文學的建築之中，他留下太多的木架矗立在那里；書中有太多的只是粗糙的事實，還未製作成藝術的那些東西。但是，即使左拉不是世界最大藝術家之一，我不相信我們能夠否認他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從純粹的藝術觀點上來看左拉，實在是幾乎等於不曾看見他。他在世界上以及文學上的重要關係並不全在他的運用材料的方法，——例如在龔枯爾兄弟 (Goncourts)，便是重在這一點，——而在於材料本身與所以使他選擇這些材料的心機及思想。那些一大堆的大冊即是一種獨創的豐富的氣質之火山的噴出物。要想理解那些書，我們必須先一研究這個氣質。

在左拉身內，積蓄著一種豐裕而混雜的民族的精氣。含有法國意大利希臘的分子，——母親是法國波思中部的人，其地出產五穀較智慧為多，父親係意大利

希臘的混血種，是一個工學的天才，具有熱烈的魄力與偉大的計畫，——左拉一人很奇異的混合了各種才力，不過這或者不是一種很好的混合。我們覺得父親裏的工程師性質在兒子裏也很有勢力，不必一定由於遺傳，或者只因幼年的接近與熟習所以如此。少年的左拉是一個柔弱的小孩，也不是成績很好的學生，雖然他有一回得到一個記憶力競爭的獎賞；那時他所表示出來的才能是在科學方面；他並沒有文學的傾向。他之所以從事於文學，似乎大半因為在一個窮苦的書記的手頭，只有紙筆最便，可以運用罷了。在他的著作上我們仍能偵察出工學的傾向來。正如赫胥黎的天性都傾向於工學，常在生理學裏尋求有機體的結果，所以左拉也常在尋求社會有機體的結果，雖然他的科學訓練不很充足。路公麥凱耳家的歷史乃是社會數學的一種研究：假定某家族有什麼特性，那麼兩種特性接觸有怎樣的遺傳的結果呢？

因此造成左拉的性格者先有這兩個主因，其一是這民族性的奇異的混合，有如一片沃土，只須有新的種子

子即能生長，其二是那從工學的及物質的觀點觀察一切之本能的傾向。此外在幼年時代又加上第三個主因，在三者之中實最重要。左拉在他父親死後，從童年直到少年，非常貧苦，幾乎窮到受餓，這正是體面人的可怕的貧窮。他的著作的性質與他對於人世的觀察顯然很受幼時長期飢餓的影響。那個怯弱謹慎的少年，——因為據說左拉在少年及壯年時代都是這樣的性質，——同著他所有新鮮的活力被關閉在閣樓上，巴黎生活的全景正展開在他的眼前。為境遇及氣質所迫，過著極貞潔清醒的生活，只有一條快樂的路留下可以享受，那便是視官的盛宴。我們讀他的書，可以知道他充分地利用，因為“路公麥凱耳叢書”中的每冊都是物質的景象的盛宴。

左拉終於是貞潔而且還是清醒，——雖然我們聽說在他質素的午餐時，他那陰鬱乖僻的面色轉為愉悅像是饕餮家的臉一般，——但是這些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聲音，以及臭味，終於成為他的一種定規的方法。劃取人生的一角，詳細紀錄牠的一切，又放進

一個活人去，描寫他周圍所有的景象，臭味與聲音；雖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自覺的，這却是最簡單的，做一本“實驗的小說”的方劑。這個方法，我要主張，是根於著者之世間的經驗而來的。人生只出現為景象聲音臭味，進他的閣樓的窗，到他的面前來。他的心靈似乎是中心餓著，却駐在五官的外面。他未曾深深地嘗過人生的味，他並不積下純粹個人的感情的泉，大藝術家都從這裡汲起寶貴的液，即以作成他們作品中的清澈的活血。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的別個大小說家，——也是一個全世界有影響的火山性的威力，——怎樣地不同呵！託爾斯多在我們面前，顯出是一個曾經深沈地生活過的人，對於人生懷著一個深廣的飢渴而已經滿足了這個飢渴的人。他熱望要知道人生，知道女人，酒的快樂，戰爭的凶暴，田間農夫的汗的味道。他知道了這些東西，並不當作做書的材料，只是用以消融個人的本能的欲求。在知道這些的時候，他就積蓄下許多經驗，日後做書時逐漸取用，因此使那些作品有那種特別動人的香味，這只在往昔曾經親自生活過的事物纔能如

如此。左拉的方法却正是相反；他想描寫一所大房子的時候，他坐在孟尼亞先生的宮殿似的住宅外面，獨自想像屋內華麗的陳設，到後來纔知道自己所寫都與事實不符；在寫“娜娜”之前，他託人介紹去見一個妓女，總算同她喫了一餐午飯；他在“潰敗”（La Débâcle）裏記述一八七〇年的戰事，他的勤勞的預備只是限於書本文件以及間接的經驗；他要描寫勞工的時候，他跑到礦裏和田間去，但是似乎不曾作過一天的工。左拉的文學方法是一個暴發戶——想從外邊挨擠進去，不曾坐在生活的筵邊，不曾真實地生活過的人的方法。這是他的方法的弱點。這却又是他的好處。在左拉著作裏沒有像託爾斯多著作裏所有的那種壓足之感。我們因此可以了解，爲什麼託爾斯多自己推許左拉爲當時法國真是有生氣的一個小說家，雖然他們的文學方法是如此不同。那個受餓的少年，眼巴巴地望著可見的世界，因了他理智的貞潔獲得了一種報酬；他保存了他的對於物質的東西的清楚的視力，一種熱心的，沒有滿足的，無所偏倚的視力。他是一個狂熱信徒，在他的忠

誠於人生的各方面這一點上。他歷來像古代小說裏的最勇的武士爲他的愛人名譽而戰一樣地爭鬪，也曾受過侮辱比他們所受的更多。他在一篇論文裏極憤怒地叫道，“他們把我們的廁所都裝鐵甲了！”這便是那狂信者嚴肅的決心的一個妙例，不準有什麼障隔設立起來，以致隔絕外界的景象與臭味。他的對於人生之強烈的飢渴將她那新鮮的元氣與不可壓伏的活力給與他的著作了。

關於這個不曾滿足的活力，事實真是如此，正如關於這些活力所常有的事；這雖然犧牲了所能有的優美，却因此保存了她的壯健。在他的猛烈的視力與其“工作，工作，工作！”的福音裏，都含有一點苦味。這令人想起一種狂暴的攻城，在攻者也已熟知這城是上不去的。人生並不是只靠感覺所能了解；在那里常有些東西，即使竭盡耳鼻目力都不能攬住的；一個平衡的心靈，並不單靠五官的記憶，却又靠那運動的與情緒的活力之滿足，纔能建造起來。這個重要的事實，即使我們在想說明左拉事業內積極的原素的時候，也必當面著的。



左拉對於他同時的以及後代的藝術家的重要貢獻，以及他的給予重大激刺的理由，在於他證明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被忽視的節目都有潛伏的藝術作用。

“路公麥凱耳叢書”在他的虛弱的同胞們看來，好像是從天上放下來的四角縫合的大布包，滿裝著四脚的鳥獸和爬虫，給藝術家以及道德家一個訓示；便是世上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說是平凡或不淨的。自此以後別的小說家因此能够在以前決不敢去的地方尋到感興，能够用了強健大胆的文句去寫人生，要是沒有左拉的先例，他們是怕敢用的；然而別一方面，他們還是自由地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單純精密與內面的經驗，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沒有的特色。左拉推廣了小說的界域。他比以前更明確更徹底地把現代物質的世界拏進小說裏來，正如理查特孫 (Richardson) 把現代的感情世界拏進小說來一樣；這樣的事業當然在歷史上劃一時代。雖然左拉有許多疏忽的地方，他總給予小說以新的力量與直截說法，一種強健的神經，——這固然不易得到，但得到之後我們就可以隨意地使牠精鍊。他這樣做，差不

不多便將那些崇奉小說家訣竅的不健全的人們，那些從他們的空虛裏做出書來，並沒有內面的或外面的世界可說的人們，永遠地趕出門外去了。

左拉的喜歡詳細描寫，的確容易招人嚴厲的攻擊。但是我們如不把牠當作大藝術看，却看作小說的進化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那麼牠的細寫也就自有理由了。這樣猛烈地去證明那全個現代的物質世界都有藝術的用處這個主張，或能減少著者的技巧之名譽，但這却的確地增加主張的力量了。左拉的詳細描寫——那個浪漫運動的遺產，因為他正是這動運的孩兒，——很公平地普及于他所研究的人生的各方面，礦中的工作，巴拉都山的植物，以及天主堂的儀式。但是反對派所攻擊最力者，並不在於這些無生物的描寫與人類之工業及宗教活動的精細記述。他們所反對的却在左拉之多用下等社會的言語以及他的關於人類之兩性的及消化作用的描寫。左拉多用隱語——民衆的隱語，——在研究下等社會生活的“酒店”內最多，其餘的書裏較少一點。“酒店”一書在許多方面是左拉的最完全的著

著作，牠的力量大部分在於他的能够巧妙地運用民衆的言語；讀者便完全浸在如畫的，強健而有時粗鄙的市語的空氣中間。在那書裏，雜亂重複地裝著許多粗話惡罵以及各種不同的同意語，未免缺乏一種藝術上的節制。但是那些俗語達到了左拉所求的目的，所以就自有存在的價值了。

我們把這個運動看作對於過分的推蔽之一種反抗，覺得更有關係。那種修辭癖主宰法國言文將近三百年，一面把牠造成細緻精密的言語，適宜于科學的記述，却因此也使牠變壞，若與最於左拉有影響的古典文學家拉布來 (Rabelais) 蒙丹尼 (Montaigne) 或莫理哀耳 (Molière) 所用的言語相比，便覺得缺少彩色與血了。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的確將彩色加進言語裏去了，但不增加進什麼血去；而且這又是一種外來的熱烈的彩色，不能永久地滋養法國言語的。因過于精煉而變成貧血的言語，並不是用了外來的奢侈品所能治療，只有增加言詞的滋養成分纔行；左拉走到人民的俗語裏去，這路是很對的，因為那些言語大抵是真正古典的，而且常是

是非常壯健。他有時的確不很仔細,或者不很正確地運用市語,有時把只是暫時發生的言詞過于看重。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給俗語以文學上的位置與聲勢;—這些文句雖然原有可驚的表現力,却被大家非常看輕了,只有一個第一流的而且又有無比的大胆的文人纔敢把牠們從爛泥裏拾起來。這件事左拉已經做了;在他後面的人就很容易補他的不足,去加以審慎與判斷了。

左拉的關於兩性的及消化機能之寫法,如我所指出,最受批評家的攻擊。我們稍一思索,即知這兩種機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機能,飢與愛之兩極,全世界即繞之而旋轉的。在平常社會表面的交際上,我們所想要逐漸地粉飾隱藏過去的東西,正是這兩種機能方面的事情,這也本是自然的。說及這兩方面,常有一種省略及迂回之傾向;在社會上,這個影響未嘗有害,而且還是有益。但是牠的勢力還不斷的伸到文學上來,於是這就很有害了。有幾個大著作家,都是第一等的古典文學家,因為反抗這個傾向,也就走到兩極端去。第一種是

“糞

“糞便隨喜”(Coprolalia),常喜講及兩便,這在拉布來可以看出若干,在那半狂的斯威夫德(Swift)更為明瞭;這種癖氣,如完全發達,將成爲一種不可抑制的本性,有些狂人就是如此。第二種是“意淫,”常是環繞著性的事情,却又很胆怯的不敢直達;這種暗摸婦女裙袋的態度在斯登(Sterne)裏找到文學上的最高代表。同糞便隨喜一樣,這種意淫到了不可抑制,也是狂人的一種特徵,使得他們到處都看出色情來。但是這兩種極端的傾向並不見得與最高的文藝不能相容。而且牠們的最顯著的首領都是教士,上帝的照例的代表。無論左拉在這兩方面如何放肆,他總還在普通所承認爲好社會的裡面。他在這幾點上不會追上拉布來長老,斯威夫德主教與斯登教士;但他有點失了均衡的藝術之節制,那是無可疑的。在這一面他過重營養方面的醜惡的事,在那一面又帶了貞潔生活之怯弱的遐想,過重肉的生活之暴露。他這樣做的確不免表示出他藝術的一種弱點,雖然他推廣文藝的用語與題材的範圍之功績並不因此有所減少。我們如記住有許多文藝界的有

冠帝王都同左拉一樣地走近這些題材，却比他更不端莊，我們就覺得關於這個問題更不必對他多所吹求了。

推廣用語的範圍是一件沒有人感謝的事，但年長月久，虧了那些大胆地採用強健而單純的語句的人們，文學也纔有進步。英國的文學近二百年來，因為社會上忽視表現，改變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言詞之傾向，狠受了阻礙。倘若我們回過去檢查屈塞 (Chaucer)，或者就是莎士比亞也好，便可知道我們失却了怎樣的表現力了。實在我們只須去看我們的英文聖書。英文聖書的文藝上的力量，大半在於此二者：其一是牠的非意識的講究風格，這個要求在成書的那時候恰巧正布滿世間；其一是牠的用語的簡單直截無所羞恥的魄力。倘若發見聖書這件事留下給我們來做，那麼無論那一種英譯本將非由非公開的學會定價很貴地出版不可，因為恐怕落在英國夫人們的手裏。這是我們英國人喜歡調停的緣故，所以在一禮拜的一天裏可以把一把鐵鏟叫作鐵鏟，但在別的時候却斷乎不可；我們的鄰人他們的心思組織得更是合理，稱這種態度作“不列顛的

的假道學”。但是我們的心的隔壁還是水洩不通的堅固，大概說來，我們實在比那沒有聖書的法國人還要弄得不行。例如我們幾乎已經失却了兩個必要的字‘肚’與‘腸’，在‘詩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美妙的；我們只說是‘胃’，但這個字不但意義不合，至少在正經的或詩趣的運用上也極不適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學或民間俗語的人，當能想起同樣地單純有力的語句，在文章上現已消失，並不會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現代的文章上，一個人只賸了兩截頭尾。因為我們拏尾閭骨做中心，以一尺半的半徑，——在美國還要長一點，——畫一圓圈，禁止人們說及圈內的器官，除了那打雜的胃；換言之，便是我們使人不能說著人生的兩種中心的機能了。

在這樣境況之下，真的文學能夠生長到什麼地步，這是一個疑問，因為不但文學因此被關出了，不能與人生的要點接觸，便是那些願意被這樣地關出，覺得在社會限定的用語範圍內很可自在的文人，也總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勇敢的質料所製造出來的了。社會上的

的用語限定原是有用的，因為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我們當有一種保障，以免放肆的俗惡之侵襲。但在文學上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讀自己願讀的書，或不讀什麼亦無不可；如一個人只帶著客廳裏的話題與言語，懦怯地走進文藝的世界裏去，他是不能走遠的。我曾見一冊莊嚴的文學雜誌輕蔑地說，有一女子所作某小說乃論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樂部中也不會談著的問題。我未曾讀過那本小說，但我覺得因此那小說似乎還可有點希望。文學當然還可以墮落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下去，但是你倘若不能上升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上，你還不如坐在俱樂部裏，在那里談天，或者去掃外邊的十字路去。

我們的大詩人大小說家，自屈塞至菲耳丁(Fielding)，都誠實勇敢地寫那些人生的重大事實。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偉大，強壯地健全，光明地不朽的緣故。設若假想在他們並沒有含著什麼勇敢，那是錯了；因為雖然他們的言語比現在更為自由，他們敢於模造那個言語使適用於藝術，使文藝更與人生接近，却已超過他們的時代



代了。這就是在屈塞也是如此；試把他與他同時以及後代的人相比較，試看他怎樣地想和緩讀者的感受性，消除“高雅”人們的抗議。在無論什麼時期，沒有偉大的文學不是伴著勇敢的，雖然或一時代可以使文學上這樣勇敢之實現較別時代更為便利。在現代英國，勇敢已經脫離藝術的道路，轉入商業方面，很愚蠢地往世界極端去求實行。因為我們文學不是很勇敢的，只是幽閉在客廳的濁空氣裏，所以英國詩人與小說家沒有世界的勢力，除了本國的上房與孩兒室之外再也沒人知道。因為在法國不斷地有人出現，敢於勇敢地去直面人生，將人生鍛接到藝術裏去，所以法國的文學有世界的勢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都能承認牠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偉大的文學在英國出現，那時我們將因了牠的勇敢而知道牠，倘或不是憑了別的記號。

言語有牠極大的意義，因為這是人的最親密的思想的化身。左拉的風格與方法都很單調，倘若我們知道了他的秘密，這種單調便將使他的書不堪卒讀；書中所

所說的主旨也總是一樣：便是自然生活的精力。凡是壯健者，凡是健全地豐滿者，無論健全的與否，凡是為猛烈的生活力所支配者，關於這些事物左拉總是說不厭的。“土地”(La Terre)的絕妙的開場，描寫少女趕一頭春情暴發的母牛，往養著種牛的田莊去，隨後又引她安靜的回來，這一節文章可以象徵左拉的全個宇宙觀了。一切的自然力，在他看來都是迫於生殖欲而奔竄，或是滿足了欲望而安息。就是那大地自身，在“萌芽”的結末裏說，也孕著人類，在土內逐漸萌芽，到了一日便從坑中擁出，重新這老世界的垂亡的生命。在人與動物，機械，以及一切物質上表現出來的自然力，永遠在那里受孕與生殖：以這個意思為主，左拉確是收了他最大的效果，雖然其構成的分子分別看來並不是怎樣優美，或有精微的見解，或是特殊的新奇。

我們在論左拉的時候，總常要想到這一件事：左拉所做的事，大抵都有比他更能幹的藝術家更好地做成了。龔枯爾兄弟推廣言語的範圍，併及於特殊俗語，而且用了更精美雖然也更朦朧的藝術，直面左拉所面過

過的那些事實；巴爾札克 (Balzac) 創造同樣衆多而且活現的一群人物，雖然大半都從他的空想中取出；於斯曼 (Huysmans) 能够更巧妙地把奇異或穢惡的景象印進人家腦裏；託爾斯多更深地實現出人生來；弗羅倍耳是大膽地自然主義的，而又有著那完全的自制力，這本是應與大膽同具的東西。在弗羅倍耳那里我們又看出與左拉相同的一種冷峭。

這個冷峭是左拉著作的一種獨有的特色。這正是那冷峭的力量，使他的著作具有那種優越與深刻。冷峭可以說是左拉著作的靈魂，他的對於人生的態度之表示。這個原因大抵與別的特色一樣，由於他早年的貧窮以及與人生經驗的隔離。在他揭出人間的殘酷利己與卑劣的寫法上有種凶厲的公平，一個被關出在外的人的公平。他的冷峭之酷烈在這裡却與他的自制相等。他把冷峭集中於一言一笑一動的上頭。左拉的確相信一個改革過的或竟是革命過的未來社會，但是他沒有什麼幻覺。他只照他所見寫下一切的情形。他對於勞動階級並無特別感情，他不曾寫璞玉般

般的人們。這在“萌芽”裏邊很是明瞭。在這書裏現代資本主義問題的各面都會說及：那些溫和的股東階級，不能夠想到此外有一個社會，大家不能靠花紅過日或者有時做點慈善事業的社會；那些官吏階級，懷著言之成理的意見，以為他們是社會所必需，責在彈壓工人，維持秩序的；還有那些工人，有些變成凶惡，有些像啞口畜類地受苦，有些攀住了頭領，有些狂暴的反抗，少數則盲目地奮爭想得公道。

在左拉的公平裏沒有什麼漏洞；“萌芽”裏的主人公闌提亞——那個煽動家，誠實的反抗迫壓，心裏却是無意識地有著中產階級的思想，——的性格逐漸的發達，似乎寫得非常的正確。照左拉看來一切都是一個壞的社會組織的犧牲，自為奴的工人以至過飽的廠主：唯一的合理的辦法是大掃除，把糠和稻草一併燒却，重新耕地，長出優美壯健的種族來。這是左拉的態度之當然的結論，因為他看現代社會是一個極端惡劣的集團。他對於世間男女的哀憐是無限的；他的輕蔑也是一樣地無限。只有對於動物，他的憐惜纔不雜著輕蔑；

有

有幾節最可記念的文章都是講著動物的受苦。新的耶路撒冷會成立起來，但那蒙蘇的礦工決不會走到；他們將在路上爭奪那中等階級的小而氣悶的別莊了。左拉把他的哀憐而無情的冷嘲傾倒在柔弱無能多有過失的人之子的頭上。因了這個道德的力，與他的火山似的豐富的才相聯合，纔使他的影響出於別個藝術家之上，雖然比較起來他們要比他更為偉大。

以後世間未必還是繼續讀左拉的書罷。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之後，他還當仍有他的興味。將來可以有許多材料，特別在日報裏邊，供給將來的史家去重從新造出十九世紀後半的社會生活。但是那材料太多了，所以將來的史家或者要比現代的更為固執而且偏頗。想要得到那時期的重要方面的一個活現公平的圖畫——就大體上說，是一個誠實的圖畫，——雖然是從外面看去，却是同時代的人所寫，把所有機密或醜惡的事情都描畫出來，未來的讀者最好是去找左拉了。倘若有一個十三世紀的左拉，我們將怎樣喜歡呵！我們將提心弔胆的讀黑死病的

記事，其描寫之精密有如“酒店”中的十九世紀的酒精中毒。古代農奴生活的故事，同“土地”那樣詳細的記錄下來，當有不可比量的價值。倘若當時有了一部“銀”(L'Argent)，古代的商人與重利盤剝的債主的情形在現在當不至那樣地朦朧不明了。修道院與禮拜堂還有一部分保留至今，但是沒有“萌芽”這樣的書存在，告訴我們那些鑿取石材，堆築起來，加以彫刻的人們的生活與思想。這樣的記錄怎樣的可寶貴，我們只要想起屈塞的“坎德伯利故事”小引的無比的興味，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們子孫的子孫，心中蓄著同樣的情感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環境裏，將在“路公麥凱耳叢書”的書葉上，得以重復置身於滅沒的世界之奇異遼遠的事情之中。這是古代小說裏的怎樣古怪而且可怕的一葉呀！

# 蘭生弟的日記

徐祖正

遂稍進，俯伏祈禱曰：父！若可得免，則願此杯離我。然非從我所欲，乃從爾所欲。

復往，二次禱曰：父！若此杯不能離我，而我必欲飲之，則願爾旨得成！

離之復往，三次祈禱，言亦如之。

瑪太第二十六章

LIFE

## LIFE IN A LOVE

Escape me?

Never\_\_\_\_\_

Beloved!

While I am I, and you are you,

So long as the world contains us both,

Me the loving and you the loth,

While the one eludes, must the other pursue.

My life is a fault at last, I fear:

It seems too much like a fate, indeed

Though I do my best I shall scarce succeed.

But what if I fail of my purpose here?

It is but to keep the nerves at strain,

To dry one's eyes and laugh at a fall,

And baffled, get up and begin again,

So the chace takes up one's life, that's all.

While look but once from your farthest bound

At me so deep in the dust and dark,

No sooner the old hope drops to ground

Than a new one, straight to the selfsame mark,

I shape me \_\_\_\_\_

Ever

Removed!

by Robert Browning.



薰南姊：

你那封宣告斷愛信，我已決定接受；請你安心罷。一個人對於自己的運命本應該泰泰然的服從。但是想不到這個黑暗運命來得那樣神速，攔住了我的去路。我本來沒有多話對你說。關於日記發表那件事，又驅使我對你執筆。

我的日記發表是在去夏和大伯母暑假南歸以前決定的。擬從距今四年前，一千九百二十年，民國九年元旦起，到去年南歸見着你，對你告白戀愛為止。從北京動身那天的日記，曾在R城對你告白戀愛時給你看過的了。

“此次南歸，我決定對她告白戀愛，及說明要想發表日記。如果他拒絕我的戀愛，那我怎樣辦？我還發表日記麼？……我告白了戀愛，及告明發表日記後，不管她的回答如何好了。如果她說已不愛我；或者說我們兩人間是不能有戀愛的，所以不愛我；那末我仍舊求她給我發表

“日記的許可。因為我想用我的日記來使她知道這四年間對她迂迴沈潛的心跡……………”(六月二十七)

薰姊！你大概不會忘記，並且承認這段話是真的罷！去夏我們在 R 城別來一年後的見面時，你兩件事都承認的了！

六月底到 R 城，在你家裏住了四天。真是充滿了幸福和希望，七月初和你分別，回到 B 鎮我自己的故家去。一回到家，我就整理日記。

薰姊！你不等我回家幾天，就來了一封態度含糊的信！那時真像青天裏的霹靂，心弦快被震碎似的回你一封極長極長的信。那時想道薰南姊心裏是愛我的。不過想到環境和習俗，生出懷疑動搖來罷了。我又對你詳細的剖解一道。在 R 城那天，我們本約好以後兩人間的態度決不會馬上對於環境習俗生出挑戰的苦痛，或遭受無理的迫害。嗣後我到 R 城，你來 B 鎮，

中間兩個月裏有無數不願回想的記憶。到了八月底，你照了預定，同大伯母先到北京時，從 R 城寫給我一封斷愛的信。你說你慚愧做了一個軟弱人，行失敗的告白。你說在我們分別的一年間，你在 S 地方學校裏服務一學期，你已受了失戀之痛。

薰姊！我接你那封信和此刻接你這封信一樣，沒有絲毫怨你！我的日記裏說：

“……………她說她是小胆子，一向未曾明說。她說她無論如何不能愛我。她說她今生再不願求愛。她說她自去冬以來，就是一個失戀者。她說參看她去年寄我的那張相片就能明白她當時受痛之深。她說求我仍當她是姊姊。最後她說祝我能有一個滿意的愛人。……………她的信讀完了。對於她這封信的要旨——拒絕我愛她的要旨，我早已有了準備和預期。不過再從她這封信中給我一個另外未知的事實，這是我着疑過，經

了她的否定後我已輕輕相信不疑的事實此刻帶了驚痛復現到我的心胸裏來了。

“我在今年春天方才醒悟意識到對她的愛，然後着力去追求她的愛。而此刻得到她在去年冬天已遭了失戀苦痛的告白。我站在這個位置，抱了這種心腸去聽她這個告白！

“她這封信比一向回我的信要寫得懇切，寫得中綮。我讀完後，改變了初讀時的心像。她這封信是直截的否拒了我的愛。我對於這一層倒不大在意。我反爾去注意她當作拒絕理由洩露給我的那段失敗談。我帶着憐惜的情去想她所受的瘡痛。我覺得我又轉拆我的心流到自訟自懺悔的黑海裏去，用着抓盡千絲亂髮的力量！這是我無心而似有意去給她的瘡痛呀！我的心好像飄

蕩在大黑海裏的一隻竹葉船，翻騰動蕩  
了好久好久。但是最後被遠處一盞燈  
明奪了視線；是那‘愛的燈明。’

“我還是愛她。 我還是愛她。 我還是  
愛她！”(八月十四日)

你到了北京，寫給我幾封信報告安到京寓，報告新  
生活狀況。我已決定不多對你致答。

我愛讀的一個詩人告我道“人不過是運命的奴  
隸。”我也似乎相信運命，想去服從運命。我決定拿  
工作來鎮靜自己。我認為這是唯一的道路。我從那  
時候起，一心去整理東京以來，我和你初入戀愛以來四  
五年間將自己的血肉生命兌換得來的那部日記。

你離我而去了。我的兄妹到暑假後也去了。我  
驟然之間墜進一個斷腸失望的深淵裏，借了一盞寂寞的  
的

的光亮,自己鞭答自己接寫那部日記稿子。九月底了。水鄉的秋景已經蕭瑟不堪。我帶着這部日記辭別了故家來到 R 城你和大伯母去後的空宅裏。院子裏方才掠過一陣秋雨。鳳仙花,美人蕉依舊開得嬌艷奪目。守宅的老姑母暖烘烘的招待我吃完早夜飯,我一個人走上廳樓在靠東的外房內見着姑母知道我要上城爲我搭好的一張小舖。穿過後廊,從薄暗裏走到靠西的房門外,從門縫裏張見外房內還是依舊。她讀書,寫信,梳頭的靠南窗一張桌子。一張薰姊睡過的小床。床帳還是靜悄悄地掛下在那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呀!這間房子!

我又走下來看看廳堂廂房都是空洞少人。站到開在宮巷的大門口望望近周的居家和隣人,都和二十年前一樣沒有改變。我在秋天的晚光裏遠遠地望他們在石街上來來往往。宮巷,百花街,山塘,綠水橋都留有幼年時代的記憶。出了宮巷朝向北走,到了山塘。在塌壞的磚牆裏瞥見人家的夜晚花,雞冠頭等濃艷的色彩。在清真寺前大石橋上停了脚,夜色蒼茫裏望了望



望山塘的水景。

再向北走，夜陰漸濃了。隔岸水面上亮晶晶的閃光。走近去看見臨水人家河灘邊有一個白衣女子在那裏洗碗，水聲汨汨的。默默地走過，到了滿攀青藤的圓洞石橋了。只有一條靜寂的清溪無聲的在橋下流過。只有一座荒城從東山腳下展開在眼前。那個秀麗的R山，山邊公園的叢樹，漸漸被濃陰吞沒。記得初夏時候同她一早來此地散步，陪她作畫。我已等不及明朝，就來找這個足跡！我差不多流出暗淚來。唉！我不會過於悲傷的。我正要尋些悲傷滋味來潤澤一下這個乾枯沉澱不過的心！

漫步回來，看見燈光下老姑母在那裏縫一條被服。等她縫好了伴我上樓，我馬上默默地橫到東房那張小鋪上。

是那晚的翌朝，我一個人辭別了再四叮嚀路上保重的老姑母從R城搭車來到初冬的北京。三個月前抱了滿胸的希望，揚長南下，此刻飄然北來，站在半夜的車站上冷等一件行李的是我。迎接這個我的也好像就



就是三個月前送我,此刻依舊候着我的那個冷車站。

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從寄宿舍驅車到東城大伯父家。走進前院,就看見你同平哥,平嫂,真弟,幾個小孩子,正對着我進去的院門口,站在金魚缸邊。你們同時見着我,同時招呼我“阿,蘭生弟來了!”

薰姊! 我何嘗防備你那天的那個眼色! 我們一起走進後院去見大伯母。不久就聽見門外車子聲,大伯父也從部裏回來了。留我吃了晚飯。在有說有笑的食桌上,在熱鬧異常的客廳裏,我時時注視你。覺得你也有注意我的神情。我更注意到你的表情裏有隱藏不盡的一抹淡寂味。在大伯母正房裏,我們三人談話的時候,我更感覺到 you 消沉的臉色。我想“她一到北京就是那樣消沉麼?”

大伯母偶爾走到後房去,我就對你搭話了。我說“此次見到薰姊,怎麼覺得瘦了點?” 你沒有出聲。我就輕輕地,可是帶着哀惜的口調對你說道:“無論怎樣,  
身

身體要保重的呀!”

薰姊! 我對你說那句話元來含有兩種意思。第一是回答你從R城寄到B鎮那封信我已收到,表明我已一無怨意對你。第二是看你那樣消沉,想來鼓勵你,將身體注意,專心從事你的學業。

實在話,我那天不想同你多攀話的。看了你的消沉,我就來安慰你。我差不多回轉了心腸,用軟言來安慰了你。

那晚回到宿舍來,又是舊病復發,一夜睡不着。我千思百想你那晚的神情,初見面時的眼色。我想不會的了,不會的了,薰南姊是幽婉深靜的人,雖只大我一歲,關於世俗人情要比我明白多多了。併且她因為舊痛未愈,所以要有那封信的。然而今天那個神情,那個眼色到底是什麼意思? 呀,不錯,不錯,她到了北京後來的信上,有一封說“天天望你來,刻刻望你的信。”

從

從去年那時到此刻又是半年多了。我重回北京後，同你經了許多次心的戰鬥呀！有一天，我打了電話給你，以同到市場買物爲名，再同你一起到中央公園。我就對你說我想發表日記，就將在B鎮時整理好的一本稿子交給你，請你先閱看一遍。如果中間有不願如此寫露的地方，只在上頭做一記號，我務必修改到使你滿意。

我在B鎮已決定即使不得你的愛，也發表日記的態度，所以在那個大伏天裏揮汗去整理稿子。一到北京就交給你審閱。然而我那天交稿子給你時，我已直覺到你一定可以愛我的了，不單是允許發表我的日記。從東安市場出來，在皇城根走着，看見你穿一件錫紅薄襪。那天風大，我回過頭來問你身上冷不冷。我看見你的額髮吹亂在冷風裏，臉上露着一鼓真摯表情，同我走進公園。你用了那種真摯表情接受我的日記。果然不到兩天，你就交還了我。打開看時，有幾處，你用紅鉛筆札了一個尖角。知道只要改竄一下就可發表。

就

就在那天我們又重新盟愛。那是去年十月十二晚上的事。有誰知道半年後再接你這封信!

薰姊! 我仍舊不怨你! 我仍舊體諒你! 我知道你此刻還在迷路中,還在煩悶中。從我重到北京,從我們重新盟愛以後,中間經過了許多次運命似的爭執。本來戀愛是兩個人格完滿到沒有絲毫虛隙的溶合;但是我們從不曾到過那種地步。

有一次我們決裂了,你用信來對我說,你還忘不掉去年的瘡痛。你要我給你排解,給你安慰。你說“我很覺對不住蘭生弟。無怪蘭生弟要說完全沒有熱度,不幸的蘭生弟碰到了我,這是運命。但是我除了蘭生弟的愛我之外,還能有什麼幸福,什麼希望。蘭生弟想奮鬥活下去,但是我沒有了蘭生弟,有什麼意思再活下去?”這是薰姊去年十一月九日寫給我的信。我那天接到那封信時,心裏的悔痛呀! 唉! 我對薰南姊太殘忍了,太苛酷了。薰南姊是個性強烈,好勝心過人的人。

她

她對我寫這封信！我這近於惡魔的殘忍者呀！我接你那封信，連忙奔進城去對你賠罪，彼此寬恕了和洽下去的。從此以後，我並不是完全不感着你“沒有熱度，”但我終是委屈求全你。因為在去年暑假以前約有四五年的戀愛史裏也有我一個沈潛迂迴的心。

薰姊！我真的專爲了想得寫在水面上那樣虛幻不可靠的文名來拿這部日記發表麼？我在去夏未回南邊決定發表日記的動機，我在R城住了四天回到B鎮後繼續整理，決定發表那日記的動機，以及九月底，一個人回到北京後請你審閱一道後想發表日記的，這三個時期的動機都是完全沒有不同。三次想發表日記的動機都是假定我還沒有得你全部的愛爲立腳點的。

薰姊！我這發表日記的三次一樣的動機都是第一是請你閱讀；使你確實知道這四年間對你迂迴沈潛，迷離情恍，而最後還是歸依你的我這個心，以之求你的愛。第二是給我最親近的，有內生活交涉的幾個朋友閱讀。

我

我們四年間的交涉,大都沒有對他們宣述過。我爲你  
我未來計,不肯告明他們。我想得了你的許可後給他  
們一個明白。因爲常同我們往來交際的朋友中要知道  
我們的事,而我厭惡他們的穿鑿,因之難免毀傷了純  
潔友誼的有幾個人。我們兩人間的戀愛本來不是說  
恐怕要被人當作揣疑的中心,所以有公開的必要。在  
戀愛的神聖潔白上,在我們的人格上也覺得不妨有了  
機會,對他們公布的。第三是想給你的父母親讀。你  
的父母親在二十年前,我們還在R城讀書時代,要算R  
城第一流的開通人了。我們讀書的R城小學校,R城  
女學校都是大伯父大伯母第一年從日本回來創辦的。  
R城最先實行“文明結婚”的就是大伯父家。平哥同  
平嫂在結婚以前,已見過面,交換過戒指的。元來大伯  
父和平嫂的父親湯老伯是同科又是通過譜的;要在我們  
此刻的眼光裏看,便是太舊的人物了。你我間的戀愛  
或者要被看爲破壞倫常,或者竟遭阻止。但是假使  
我們兩人間有了一個堅決不破的心,因爲他們反對,就  
能分開的麼? 我們兩人間既有了四五年間一段事,因  
爲

爲他們不理解就能含糊過去了麼？第四是我個人的想發表。薰姊！你是知道我的煩悶的。我也是想在藝術裏寄託生命的人。我幾年來的心血都傾注在這部日記裏面。有我內面生活的動搖，蛻變，及我的人生體驗中種種的悲哀，焦燥，寂寞，尤其是戀愛漩渦中得來的一切，都是赤露露的一筆一筆刻印在那裏。我的發表日記就是拿我的全人格，全生命向社會拋擲，向你的父母拋擲，向最親近的友人拋擲，尤其是着重在向你拋擲！

\*

\*

\*

薰姊！我這四五年來的心跡除非用我的那部日記發表，也無從使你具體的知道。如今我略一回想，去浮現我們過去的一頁一頁的歷史時，胸中實有忍耐不住的悲痛！

去今四五年前，我們同住在東京使館後面那個木樓裏，那是我們極年輕時代，極快樂時代。那年春天我應在一個高等學校畢業。如今想來，那時是我思想動亂

亂的第一步。快近畢業，我漸漸加深了憂鬱病。畢業那個關口好比一個人快要走進實社會，接觸實人生時胸中抱着黑雲片片似的懷疑，不安和種種的虛想，在這個 arch 口邊窺望一下，猛然覺悟到一向還認作虛想的，此刻一個一個都有了實體的具現在那裏，那一瞬間的精神動搖實在帶有震碎全生存的熾烈性。

我是民國八年底從東京本鄉搬到你父親家裏的。我帶了這個動搖，和大伯父，真弟及薰南姊四人同住在那個木樓裏去迎接一千九百二十年的元旦。

你隨了大伯母最初到東京，我在那個高等升進了二年級。大伯母是早年到過的。你適巧是方才長足，輕盈活潑的美麗開始時代。我每逢星期日終喜歡從學校出來看你們，陪你們玩，陪你們買物事。然而除了當你是我的姊姊或是妹妹，給我表示一下先出國的優越以外再沒有旁的心思。這是你初到東京時給我的印像和感想。

你



你到東京的前一年暑假，我初進了高等，得意極的  
回國到 R 城，那天適巧你從外面回來，好像是久病初愈，  
看得很瘦。一件白夏布短衫的大領圈，更形得你的頸  
骨細極了。你招呼了一下就羞澀澀的躲開了。你到  
了東京後，我往往拿那個大領圈細頸骨的印像來形容  
你，使你不好意思。

再早的，要回溯到十八九年前，我們同在 R 城念書  
時候了。我因為從小失了父母，八歲那年從 B 鎮的故  
家送到 R 城大伯父家寄住讀書。你也初從北鄉領養  
你長大的小姨母家裏回來念書。我第一次見到你的  
印像，你是從小隔離了母愛，臉上留着憂鬱的一個小女  
孩子。

你的姊妹兄弟極多，而我每從學校回來，不大在家  
同你們遊玩。我在那時候已經認識了孤獨。在 R 城  
小學校裏又認識了兩個同學，能夠交換友誼。這是我  
在那時惟一的安慰者，彼此都是推心置腹的相愛。一  
個是你大姊的丈夫周鴻年，一個是此刻 R 城第四小學  
的校長吳廣育。

我

我是有早熟之兆的人。記得十一歲那年從R城到上海之前,我已經在心目中貯藏了一個意中人。那是和你大姊同班姓O的一個小女孩子。她在大伯母的女學校裏是最聰敏最美麗。我是從小非常害羞非常胆怯的人,只在心裏納悶,從不曾出頭露面的對O表示過我的心。每朝務必挨到老晚,等到O女士(那時還只十一二歲)來邀大姊上學時,我偷看一下以為無上的滿足。有時脫班看不到,那就是我最覺寂寞的一天。

那時候的軍國主義吹到了R城,印進我們小小的腦筋裏面。你的長兄平哥進了南京陸軍小學,你的二兄元哥進了煙台海軍小學。我也決定一二年後考進陸軍或是海軍學校,馬上在大伯父或女校長大伯母前提出求婚書,勞駕他或她代我轉致O女士。那時候你的平哥已同湯家訂了婚約,你的大姊也同我的至友周鴻年交換過了戒指。但是我終究沒有將求婚書提出,在十一歲那年的冬天,有一天被送到上海外虹口地方一個高大洋樓裏當徒弟了。

總之小時在R城讀書時代,你只給我一個憂鬱印  
象

象，離了上海，在國內飄流了一二年到了日本，又隔三四年考進了高專學校，意氣揚揚的回到 R 城時，你也只給我一個細頸骨的印象。你到東京來的第一二年也只不過當我的一個姊姊或是妹妹的印象。

到了我畢業那年住在你們一起的時候，我仍只當你是我的姊姊或是妹妹。然而我那時的內面生活已不是在 R 城讀書時候，不是重回 R 城見你時候，又不是你初到東京那個時候的了。

愈近畢業，我的憂鬱性愈深。交友中除開杜審言，江潢溪，朱湘幾個親友之外可以說沒有交際。就是這幾個親友，有時和我談話不入港，也只有不快的分開。

到搬進大伯父家時，我的內面生活動搖得最厲害，加以外面生活預恐的壓迫，益使我的胸中變了墨黑的沈悶。我還想畢業後繼續下去讀書。第一是怕回到現實界的祖國。其次是對於家庭的不諒解發生憤怒。愈近畢業，沈悶得愈厲害，而家裏的人竟沒有半點同情心對我。只是連一接二的寫信來催我回國。好像我這個人是為他們家人而生存的。聽說我還要讀書，他們

們都起來反對說中國不必要那麼高深的學問啦，又說家中要我協力啦等等。每接家裏一封信使我隱隱地心痛一五天或是幾天。同時我猛覺得自己的空虛，自己的無力。

併且我對於人生的根本上起了懷疑。到底有什麼意義，一個人必定要臉上起了青筋，心上蓋了黑霧，不顧品格，不惜身價的唏噓呻吟去僅僅維持這個乾燥無味的生命？覺得自己的年紀增加和心的純潔適成反比。照此下去，不到三十歲，不是成了一個枯朽的髑髏麼？我抱了這個煩悶搬到永田町使館後面的木樓裏和你們同住。

我是生來面嫩，容易害羞。在上海時代，在飄流時代儘只在心目中描現個把意中人，或是這想一下 R 城的 O 女士。在上海時代我照例要有一個親友來傾吐我的心腹。我在徒弟中找到一個王佛航，比我大兩歲，是浙江嘉興人。他對我訴說了他的意中人的事。他

縷

縷縷絮述他對於一個表妹的眷愛。說恐怕表伯父母不會允許。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我那時聽了，滿腔對他同情，種種的安慰他。同時我也將貫注在O女士身上的悶悶之情爲他傾吐一二，好像她是我真的愛人。

在上海當了三年徒弟，中國革命了。我同那位王佛航決心去尋放浪生活，相約飄流到了揚子江中流的W城。到了不久，遇見也是上海的伙伴陸書喬，還遇見他的戀人查女士。他們是後我而到，存心來訪我以我作借靠的。當晚他們對我訴明了兩人的關係及求我爲力之處。我立即拍拍胸膛答應了。我抱了對待親哥哥親姊姊那樣的敬愛，做了犧牲似的在客邊的W城盡力護持他們。

也在那個W城的飄流期間，我實現了上海以來想對王佛航盡力的宿願。那時已經民國元年了。和我最投契的你的元哥改進了南京陸軍小學。我將王佛航寫給他的表妹祝女士的一封信，加封轉寄給你的元哥。再請元哥星期日去訪那時在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的你的大姊。由你的大姊交到祝女士手裏。我在事前

前寫了信給元哥，又寫了信給大姊，問明了她的上一班可有祝女士那個人，問她有沒有相當的交情，不致交信時現出唐突。凡此等等都由我層層想周到後，一步一步做去。話快說到題外。關於王佛航和祝女士間的事，嗣後終究不會完滿。你大姊信上說“王君之事誠恐無望，以彼方無意於此也。”我到了日本，聽說祝女士首席畢業後嫁了人了。又過幾年忽然接到王佛航一封長信說祝女士死了。附有一百首悼亡詩，哀艷悱惻之至。那封信，那些詩還保存在一隻舊皮包裹。

我在那時候已對於男女間的什麼消息什麼秘密都像已經心領神會了似的。但是生性是一個害羞家，只在夢魂裏惆恍，從來不會對於異性有嘗試的勇氣。

我的初戀還是在東京時代顯現的。那是初從飄泊生活中隨了大伯父的友人嚴參事到了東京，做他家的食客時代同嚴太太有交際的一個日本人家的女孩子入了戀愛。關於那段事的詳細，如今大半遺忘了，除了長是新鮮幽麗，略帶悲哀的一個夢幻似的記憶之外。只在那時的短短的一段段日記裏，畧畧找得見幾個痕跡

跡。她叫杉崎智惠子。只和我握過一次手，比過一次身高，交換過幾封信。在日記裏也找不出和她交換過信實證據的接吻記錄。我至今時時想起她，在滿胸的無聊賴裏，在默默祝禱她幸福生活的寂光裏。我和她清麗得到今天還不能忘記。

我從那件事以後，斗然改變了行徑。在那時的日記裏有我失戀的當夜奔到理髮舖去剪成一個光頭的記載。我從那時候起警醒了偉人夢，腳踏實地的做了預備工夫，方能在三年後考入一個高等。我在國內W城時代也有幾分政治熱。那時共和初定，國內分成兩大政黨。我雖未入黨，確是傾心於國民黨。然而我已先進了社會黨。在民國元年冬天到日本時路過上海，因為不滿足於已入黨的中和性的國家社會主義，改入了那時在上海法租界初獨立的急進無政府主義社會黨。等到經着失戀打擊以後我連這種野心也拋棄了，入了文科的純文學科。我在W城飄流期間已經愛好文學。簡單行李中保存着從上海帶去的一部石頭記。讀到晴雯被逐後寶玉去訪她一段，眼淚迷糊了視線，再也

也不忍卒讀。在舊日記裏還找得出W城時代,東京時代許多短詩可以瞥見那時候的感情生活。常在大家的傳記裏,在朋友的述懷裏,有許多經了戀愛後驟然拋棄了想做政治家實業家等的實際家的野心。因為他們感到了生的空虛,要求精神的充實,於是轉入哲學,宗教及文藝的部門裏去。我所以進文科的緣故,此刻知道是出於自然的。

民國九年春天同大伯父真弟及你四人同住在一起時候,離那個失戀時期相隔已經七八年。我在那個高等的第二學年時,對於以後到底做一個文學家或是教育家兩個問題,着實起過煩悶。這也可以證明我受了那個學校特有的空氣,漸漸想從茫無涯際的純情生活的大海裏,看看自己缺乏游泳力了,想握住幾條原理原則做一個整繩他人的教誨者,再不想做自關途遙,自伸個性的先驅者了。

在本科時曾經得到在南京讀書,你大姊的勸告和推



推薦；我在一年暑假回國見過一次面，就允許她爲我向一位才貌兼長的她的同學 T 女士提出求婚之議。雖然沒有成全，這也可以證明我有一時不想在純情生活裏游泳，想照了社會固有的制度，能有相當的人我便與之結婚，完納一個人生義務的，抱過那種常識紳士然的思想了。可是我在民國九年的春天，漸漸明白自己就是想做一個教誨者，想做一個常識紳士也已不可能了。併且我已看透他們口裏只講“第一章哲學之定義，”“第一章道德之意義”的金邊眼鏡八字鬚的人們對於青春的煩悶，人生的意義上沒有半句直截了當的解答。

然而我究竟自問到底高出那些金眼鏡八字鬚的人有若干；我究竟想做怎樣一個人，我自己也不能解答。我對於自己已失了自信力！

我不過意識到我是想要擺脫由數千年傳統思想惰性維持的硬化物。可是我自己沒有將任何思想打定根底作爲我的中心。於是我感到暴風雨夜海上失了舵機的一隻小船那樣顛搖動蕩的狂亂。平常我有一個和善可親的稱譽。可在那時完全失掉了心的平衡



衡。動不動就會發氣。就是對於大伯父,有時也要激白了臉抗聲爭執起來。對於我一生的恩人,那樣慈祥的大伯父!爭執過後自己痛心的懊悔。然而隔不多時又使他老人家滿臉濺朱,說了兩三句,避我走開了。有一次他老人家實在忍耐不過了,叫我還是搬到外面去住罷。我當時一口答應他。

那天打開箱子檢好衣服,又站在書箱邊一本一本的檢書。決定明天自找下宿屋了。陰沉了一天,晚上也沒有到德文學校去。大伯父帶早回家,叫我到房裏去。他對我耐着心氣諄諄的指摘我那種脾氣之不好。說可以不搬就不要搬了。末後他說照我這種性情不宜再在外國過那種乾燥生活了。否則越到狹隘的路上將有瘋狂的危險。年歲到時了還是回國去成了親,找一件事體做做,養養身體罷。唉!他老人家那一鼓至誠的訓誡後,我驟然胸口湧起了激浪似的悲不自勝起來,就此放聲大哭!

薰姊！我想你還不忘記我那時的渾沌狀態罷！我在那個渾沌裏，不經意的傷害了你！薰姊！我說是我不經意的傷害了你。我在那年一月八日的日記上大大的寫道“照了全人的要求而生存是正常的麼？照了理性的制裁然後生存是正常的麼？”我已不經意的傷害了薰南姊——

如今想起來，我那次在你父親面前放聲大哭，已經在一月八日以後的事了。如今想起來那是我在不意識中，對於自己遭遇的運命發出來的痛哭！

自從遭遇到了自己的運命以後，我內心的苦悶煎熬得更其厲害了。初搬進你家時，我還能和你只有兩人談心的時候。你那時已進了美術學校，已漸漸覺醒你的知識慾。你像很有興味聽我給你口譯那時我喜歡讀的英國哈迭氏 (Thomas Hardy) 的小說。你每每要我為你解釋島崎藤村氏的詩句。自從一月中旬，我們被運命抓住以後，我們有時真像讎敵似的仇視過。

你

你原來有一種憂鬱性，那時更其厲害的對我。我那時的苦楚寂寞實在超出了言語形容！我在一月十一日的日記裏說：

“接觸到了現實界的悲哀！ 接觸到了  
人性銳利點的悲哀！ …………… 唉！ 過後  
的追悔！ 良心的譴責！ 祈禱的默示！  
宗教的權威！”

那年五月七日春雨連綿的一天下午，我抱了滿胸的悲哀將兩件行李擺上人力車，我隨在後面，悄然告別了那個木樓，搬到市外池袋地方去住。大伯母快從國內出來，房子不夠住，這是大伯父要我搬家的理由。但是幾個月來我從大伯父對我拋投的疑忌眼色裏，知道這不過是表面上的理由。

實在我自己也要另找住處了。我要一個清淨地方做升學的預備，這是我表面的理由。但是日記爲我說明另一個理由：

“今天搬家了！ 五個月的生活沉溺到  
幾乎不能超渡。 拍拍身子滿身是銹屑。

朝上收拾行李時衷腸百結。臨別時我真欲哭！雨還不止。二時半，喚人力車出門上我新生活的路上去。脫去舊皮必定有血斑淋漓的苦痛的！我須耐得住這個苦痛！”（五月七日夜）

在大伯父家裏實在有居住不下去的苦處，所以忍住了苦處搬出來的。不久大伯母從國內出來了，買給你幾件新衣服，幾件新首飾。我隔了幾天再到麴町區來看大伯母時，看見你像快活了點。但我終是浸在激烈的悲悶裏，逃回池袋的隱家去。

陽曆八月底我又從東京出發到京都去了。我本想在東京升學的。有杜審言朱湘等近十年的好朋友。然而我決定到京都去。因為我並沒有意識到你我間有離別不開的戀愛。總之我自己說明不了那時的心狀。我只想拋棄一切，離開一切，向荒山野地裏投奔去。我自然沒有知道你我間有不可迴避的運命。

八月二十八晚上(民國九年的)東京驛月台上,你穿了國內新做出來的白綢衫裙,伴着你的母親,真弟,雜在我的朋友杜審言,朱湘等一羣人裏,嬌美活潑的和我作別。我也覺得此去京都就有光明的天地等候着我,也對你極酒脫的告別。車子快開了,我記得故意要給朋友們聽見,高聲對你說道“爲我向琴子春子候好呀!”她們都是你的同學,和我只有一兩次的見面。但我對於那位琴子實從初次見面起,得了一個可愛玲瓏的印象。那是那年陽曆三月底到美術學校參觀成績展覽會,及帮你招待她們來家晚餐的四月三日間的事。

薰姊! 不知你那時候有什麼感想。我和你那樣酒脫作別,似乎可以證明我對你沒有戀愛意識。對於見面只有兩次的琴子,倒反爾留了印像。然而我並不是完全忘記你的呀,薰姊! 未到京都,住在池袋時候的七月二十七的日記裏敘述一個夢景:

“……………家人都在,怎麼能够談話呢?

只有神會罷了。……景致一變。是綠草平蕪的原野。同遊的人很多，又不便談話。……景致又一變了，只有我們兩人在那裏看雪景。我手指前面遠山給她看。她不看遠山，回過頭來看我。凝視了我好久好久。似有無限情緒，只是說不出。唉！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我就擁抱她。……醒來了……是一個夢。……空虛……夢幻……悲哀……沈想！”

到了京都的隔年三月十八日（民國十年）的日記裏說：“昨夜四點夢醒忽然想起一件傷心事。儘是想了下去。帶着眼淚想了下去。愈想愈流淚。忽然想做詩，很自然的立成三首。這都是心頭話，沒有造作一個字的呀！”

重到東京後偶爾被杜審言見着，他很驚異這詩的來歷，至今沒有對他明告。前年用了別的名姓登的‘創造’雜誌，把我刊錯了字，如今再寫出來給你讀罷：

我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又是春來,日暖鶯啼。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夢後流淚,流到心裏。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沉默以終,他生記憶。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京都有我景仰的白村博士,有我的朋友江濱溪。

我滿望到了那裏有一個光明的世界等候我。但是我終究得不到光明,愈走愈向黑暗裏去。京都太沉寂了!受了傷的靈魂是最怕透視到底的。我在秋雨的岡崎

町

町黑谷寺邊的下宿屋裏時時注視到自己的影子——自己過去的影子。東京近十年的生活中滿身長了鐵銹，還留下一個血跡不乾的瘡口。我以為可用距離，或是時間來忘得掉的。誰知到了京都要我用寂寞的燈光時時去照看。

京都太沉寂了。固然我在沈寂中間得了自己反省的機會。但是無底的反省在素性陰沈的人，更迅速的驅進自己否定的深淵裏去。從東京以來，已有了神經衰弱的症候，在京都不到一年已成了不願見人，不願談話的人了。在下宿屋裏一天只有數得清的“請拿茶來，”“請拿火來”幾句話。對於下宿屋裏的一個小姑娘，像對她害怕似的，就是有正經事也不敢麻煩她。從下宿屋走到學校去，很怕在路上見到熟人。有時忍得滿身大汗，回來自己發惱。入浴怕，理髮怕。到了無可忍耐的時候，到了晚上悄悄地揀不大有人的地方進去後，草草了事的回來。對於一個理髮匠的自由寬舒的態度，都覺得有一種威嚴或是壓迫。因為怕去麻煩或者觸犯那些苦學生的圖書館員，連要看的書寧可不借來看

看。到了快離東京的一個月間，已超出了普通的害羞或是陰鬱了。有時暗夜裏，一個人披上斗篷，不戴帽子，赤腳踏了高屐，穿過冷落街道，隱進一個山邊的森林裏去。在沉默無光的枯林裏瞥見天空的小星，遠處的街燈。一回又發見自己走了出來，站定了腳，在一個有狐狸精出沒神情的陰風慘慘的古廟口，儘是向裏面的黑影子窺望。不知怎樣，自己又走下山道，站到街邊一個有燈光的紙窗邊，聽裏面有兩個小女孩子唧唧噥噥伴着一個母親似的婦人談話。人類間最寶貴的母愛流露到那面紙窗外了。我在那裏捉住了抱在懷裏，三脚两步的回來，跑上樓去，鑽進那個京都小女孩爲我舖好的被服裏去。但終是睡不着。

民國十年底，我又回到了東京了。我的身體再不能繼續學校生活。一門第二外國語不能及格。學費也不能使我繼續了。我到底被冥冥中的一隻手揪住了後髮拖到運命的路上去。我說運命就是說你！我重

重到東京方才意識到對你發生的戀愛！然而決不是如此簡單。

回到東京後，有一天我和杜審言到池袋郊外去散步。我略略告他京都生活的大概。他對我鄭重說道：“你能逃了身子回來已屬大幸的了。”我也覺得不打寒戰不能想起京都生活來。元來杜審言在仙台高等學校時和一個日本女子入了戀愛，因之又入了很深的神經衰弱。他也幾乎逃不及性命回到東京的。他就說我的拯救還是在戀愛。於是兩人心中暗暗指着琴子身上開始談話了。一致說只有請薰姊從中為力。我那時並沒有感到什麼不可能處。還想你一定為我出力的。薰姊！你那時實在還是天使樣的純潔。你竟其允了我的懇託，最先使我和琴子有幾次談話的機會，其次你使她知道我急於要一間安靜房子養病。

我重回東京再看見琴子仍像是兩年前美術學校及在家裏見面時得到的那個玲瓏活潑的樣子。她聽了

了我的困苦,馬上回去向她母親要求,由母親轉商於父親,竟其得了借住的許可。我就在十二月底搬進琴子家樓上一間西洋室裏住了。她父母親對我的慈愛,她姊弟對我的親熱,她家的書生都是衷心招呼我。但是只有我和琴子間的格格不入,決不是初次見面時所料,又決不是搬進她家時所料。住進她家不久,我漸漸發見琴子的本態。她不過是被母親戲愛壞了的一個富家女孩子。我實在覺得幻滅的悲哀。無論怎樣我苦於發見不到心弦上的共鳴。我是千想百念打疊心懷想和她有這個機會,可是機會有了也是徒然的。看她也時有用了些努力想對我拋擲她的心。但是我奏她時,她給我反撥,她奏我時,我給她反撥。結果中間仍留一個很大的懸隔,徒然增加了焦燥。不到半個月,我決心另找住處,免得使初見面的印像也歸消滅。那是十一年正月初旬的事。

薰姊! 我此刻方才想起那時候你每到琴子家望  
我

我時，臉上示露出來的一種說不出的枯寂！此刻手邊有一張你，我，琴子三人合照的相片，上面還可以認得到你那種枯寂表情。我到了此刻方才覺察到那種枯寂表情的意義。那時我只觀察到，可是沒有推度覺察過那個意義。我那時要求做我的愛人來安慰我乾枯心靈的還是琴子而不是你呢。但是我到底從琴子家裏搬出來了。我搬到適巧到琴子，到你家裏等距離的一家日本人家樓上去住。我搬出那天，(十一年一月十日)最初琴子有像對我發氣的神情。我就將那天一起身來對她寫就的一封信交給她。裡面說：

“我重到東京，做我中心燒像的只有你一個人。我竭力想拿我的全人格向你拋擲，但是終恨不能夠。我如今去了。你若還能愛我，請你仍舊愛我。等我有一天向你拋擲全人格時，你付之一笑也罷。”

我在這個態度裡和她分別的。但是她接了我的信反爾滿足似的，和你一起為我整理行裝，再和她的姊姊

姊一起送我到新找的下宿屋裡去。我也每晚在你家吃完晚飯就到琴子家裏去玩,和她喜歡我的母親雜談。直到十一二點,在她家裏入浴後才回。我雖沒有得到飽滿的戀愛,但是天天在那種平和溫暖的空氣裡,我的腦病痊好了大半。固然我從那時候起已經在慶應病院,間日去受注射服藥是最大的效果。

然而運命的深淵早已等候在腳跟前,不論何時就是輕輕的一扯使我一脫腳的,翻落下去。那時一步一步朝那個深淵裏走,已經到了懸崖絕壁處了,而一個凶惡的惡魔只是衝着山風在後面大聲的趕來,於是我就半帶死狂的落進了那個深淵。

我最親近朋友之一的朱湘,突然之間對薰姊求婚來了。隔夜他對薰姊寫就一封信,那天先來問計於我。我當時沈下了臉說請他自己交給薰姊。我當時被他怪

怪怨說對他表示了冷待。我實在對他表示了冷待。但是我的冷待還用了鎮靜努力後才能表示的。

我看朱湘是結婚爲重,求愛爲輕的態度。那時大伯父的代理公使爲國內政局變動之故,牽涉到了卸任。趕辦移交,遣散用人等,家裏呈現了紊亂景象。大伯母憂慮過甚得了歇斯的理病。你那時爲了自己的求學問題,時和家中衝突。我爲你非常同情,非常擔憂。朱湘對你提出求婚信的前晚我偶爾和他到日比谷公園去散步。坐在池水邊藤棚下的長椅子上又偶爾對他說了薰姊的近狀。隔天他拿信來的時候,對我說昨夜從公園回去一晚沒有睡着,決心寫這封信的。

然而我看透朱湘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計,逞你的家庭動亂,你的生活煩悶時候,立刻達到訂定婚約的目的。

朱湘是我愛敬的一個親友。他有揚子江中流湘江衡岳間人剛健質朴的氣質。有一年暑假回國因阻於匪亂,我就邀他到B鎮的故家和我的兄妹玩到初秋時候才一起回到日本。那時如果有可能性,我情願爲我



我的妹，爲朱湘說服母親的。然而我對於那時候向你求婚的朱湘懷着不滿。因爲他輕視了一個少女在訂婚以前應先享受的愛的幸福。這也是我的心裏留存着的對於薰姊的一點愛着。平時不注意，因爲朱湘的求婚，就使那個愛着猛然的抬了頭。最後再將這個愛着擴充到對你意識運命的戀愛。然而中間還有高低起伏的惡浪滔滔幾乎流失了我的生命。

我的心的平和，自從朱湘對你提出求婚那天起完全失掉了。只有傾覆生存的動亂。朱湘辭了我的下宿屋到你學校裏交信給你的那天，我的日記裏是如此寫的：

“……………聽完他(朱湘)交了信再來我處的談話後，我請他到附近洋食店內晚餐。席間我將自己姑細分析的想去：前，後，左，右。我只有依照理路走去。……………和他分別後，我再到大伯父家挨了一下。

薰姊已回來在那裏。看她臉上多了點  
蘊潤。我對她有了溝渠似的客氣。我  
趕忙辭別了大伯父家奔到琴子家去。  
……(二月十七日)

隔了半個多月,又有一段日記裏說:

“…………… 朝飯後到大塚朱湘那裏去。  
一進門,他就是不愉快的樣子對我。我見  
了朱湘那種消沈樣子,心中很對他可憐。  
我何不爲他完滿了呢? 我的心理要用  
言語說出來是如此:“薰姊還沒有獨立  
的穩固的意志識見。須使她同老朱繼  
續交際多時。(昨天如此對朱說,他誤會  
了我。)我想薰姊的內部有做一個女子  
應伸張而沒有伸張的東西。我須護持  
她使她生長發展出來。” 但是我有條  
件的。什麼條件? 如果薰姊真心愛了  
朱湘,我就憑我的心去助他們成功。……  
……天呀! 朱湘誤會我了。我但願薰姊

能衷心愛他。然而我不願在薰姊未決定以前，對她專說朱湘一方面的話。因為我愛薰姊。我認薰姊將來有自覺的一天。將來她可以自己負責。我有不能勸她愛朱湘，嫁朱湘的苦衷呀！我對於朱湘也不能裝作無假事去表示熱心盡力的態度！”（三月五日）

三月十六那天裏面有一封寫給朱湘的信。得到朱湘的信說薰姊已有允他向父母親求婚的表示。所以我回他下面那封信。

“若水兄：

接你那封信後更使我深知你近來的心狀。你真是有愛的人呀！你也無所不用你的愛，你的寬恕對我。其實我近來腦子太壞，寫那封回信時不免對你帶了怒氣。若水兄！快快追求你的愛好了。人是由愛而生的動物。我近來大大的徹悟了。可求人愛，求

人愛；不可，求神愛。我又說錯了，我求能愛人，求能愛神。總之愛是這世界的源泉！櫻花開時，我一定如你的約，同薰姊，真弟到你那裏玩。

羅蘭生。一九二二。三，一六。”

以上是從二月半起到三月半間關於朱湘對你求婚後我所持的態度中幾個重要點，一氣摘錄了下來。其實我從二月半起，內心差不多要失却中樞似的顛倒動亂。我真是被驅之鹿，撞進了一條塞窰胡同。也不管撞得開撞不開，我用了全力想撞出一條血路逃生。我的態度還始終想不失理性的道路，良心的依據。但是我的血戰實在太苦了。我想我能和琴子間得了根深蒂固的愛，我能脫出這個危險地帶。我想不如將我和薰姊間兩年前的事實對琴子告白，請他寬宥我，嗣後能够深強我們間的愛。一方面我又恐怕你已允諾了

朱

朱湘，那末我和朱湘是近十年推心置腹彼此敬愛的朋友。你們既然成立了愛，須允許我這個罪人的懺悔，以輕減我近於肉體的苦楚。對琴子告白的好呢？對朱湘懺悔的好？我被夾在這個締聯魔（dilemma）裏絲絲的牽刺我的神經，使它一落千丈的壞下去。

我從來沒有像那個時候痛切的感到良心的作用。有時實在煎熬得太苦了，想道我可不是自己欺蒙了自己？我在三月九日的一天日記裏說道“幾朝來總被苦悶纏繞。從肉中生出精神上的苦悶。我是受了概念的欺蒙麼？”這裏之所謂“肉”又另有所指。

朱湘對你提出了求婚書，我覺醒了對你的愛着，痛切的要求良心的依據，理性的道路等等在上面已經說過是二月十七日（十一年）那天的事。我在十八那天的上午到慶應病院去受診察，遇見一位同學C君。看完病後，兩人說到明治神宮去散步。春陽已照得很暖和了。C君很驚訝似的問我道何以那樣消沈。又不知道

道怎樣起頭，說他最近讀了倉田百三氏著的“父親的憂慮”一本戲曲。

那部戲曲我曾遇目過。好像是一個青年男子同時發見了兩個女子。他同樣愛這兩個女子；那兩個女子也是同樣的愛他。他起了一種焦悶。他想在兩個愛人中選擇決定一個。他覺得非常苦悶。他是一個純潔青年，他耐不住這種苦悶。於是他決心用肉的刻印去決定他父親朋友家的一位B女。他在舞臺上出現了。他斷然在父親面前陳述他的所信，報告此刻就去實行他的所信了。同時他的母親也在旁邊，聽了非常驚恐。如何在未結婚前對B女家那樣無禮。雖然他的母親是極端贊同他兒子能與B女結婚可以完滿兩家的交際。她是極端反對兒子和養在自己家裏的丈夫的私生女A女結婚。父親此刻是一個牧師。他深信一切都有神的意志驅使着。人是沒有裁判或禁止他人自由意志的行動。他明明想到兒子實行所信乃是給侮辱於B女的家。但是他不敢違反神志。他情願委託於神。所以他不禁止兒子。兒子說完了話，  
去

走出去了。父親坐下來沉到憂慮裏去。……這是“父親的憂慮”一部戲曲的要旨，這是我十七的翌朝十八那天遇見C君偶爾得到的暗示。

十八晚上我照例到琴子家去。在大門內書生室裏只有琴子陪我談話。她忽然湊近臉來對我低聲說道“要不要告訴你那天在慶應病院裏說過幾乎陷入戀愛三角關係的那件事？”

這是半個月前，我同琴子到慶應病院去望我的同學C君的病那晚的事。她的表姊春子先在那裏。我們去後玩了一刻紙牌，吃了一些茶菓。不知那一個提議道各人說說各人的初戀史罷。於是很開放的C君第一個說道他會有過初戀的。於是他爲我們說他的過去。第二輪到我。我說我初到東京曾入了初戀。我就在琴子她們前說述一遍杉崎智惠子的事。第三是春子。而春子兩手捧了臉只說她沒有那樣清艷的戀愛史。她說她的過去是薄夢，是黑暗。最後輪到琴子，琴子很老實的說她的不能說是初戀。只不過有一次她幾乎入了戀愛的三角關係。她沒有說下去，我自  
然

然也不便追問。那天晚上離了C君春子,出了慶應病院走到琴子家裏那條青山暮地的通路上,我同琴子告白了彼此的戀愛。這是半月以前的事。忽爾十八那天晚上,她對我重提那晚的事了。我正在俯下頭去聽她說的時候,裏面母親叫琴子,說L樣來了,請他進來喝茶用菓子。於是我們就此打斷。

翌日的二月十九那天日記裏就有“Love strengthens by flesh”一句話寫在那裏。那天朝上近十點,琴子突然來訪我。她毫不打扮,併且一無客氣樣子隨我上樓。看她真是擺脫了墻壁對我補說昨晚的話。她說三角關係的成立,最先是她家的書生姓神山的和她的姊姊君子入了戀愛。被母親覺察了硬令斷絕。於是神山就來對琴子投信。她說此刻神山同她的姊姊似乎有敵不過環境,願意將來分手似的決心。我言下說他們沒有誠意。

我的房間裏那天正是滿照着春陽。我明明知道受了反射的心理作用。但是自然力驅使我。我就服從自然力。我就實現了那個暗藏心裏的一句話“戀愛



愛由肉而堅牢。”我對她謝罪說蹂踏了她的神聖。她輕輕的否定。我說我預備向她父母親求婚,她說,父母親想將來給她招婿,作為老來的依靠,所以恐怕不能允准。我對她的如此的率直,也覺得滿足。我那天是滿心的愛了她。

在大庭廣衆之中,連生來的傻子都不願脫開衣服,將身上的瘡疤給人家去嗅的。我不是特意來列舉自己的不德足為誇示自己的勇氣。觸着了我的過去就是觸着了我的隱痛。我忍了隱痛來說我的過去。因為我的現在是由過去生出來的。我說我的過去是要使明白我的現在起見。

我在不知不識之間又陷進了一個深坑。我的苦悶更其加增了煎熬的燃料!

我更發見琴子沒有對我增加戀愛。一方面你同

朱湘間的問題時時在我和琴子對面時候襲擊我。在那種瞬間,琴子現露從來看不到的凶惡相。對我吐露了毒舌也有好幾次。我和琴子時起爭執了。就是她和薰姊也像有暗鬥的形跡。

有一天我邀了你到琴子家,合了琴子君子一起到三越吳服店去看 Pastel 畫展覽會。起初四人一路有說有笑的到了會場。因為是你的專門,我就和你走在一起多說了幾句話,琴子驟然不高興起來。回來的路上,她更是苦澁不堪。從此以後我和琴子的衝突連接不已了。

三月十日的日記裏說:

“昨夜到琴子家等到她十一點還沒有見她回來。今朝十點鐘,小雨天氣。要坐電車到本鄉去,順便過她門口問說還沒有回來。在飯倉停車場遇見神山君,手裏另拿一把雨傘。說琴子不久會從

“電車上下來。等我自己的電車順帶等了她。過了三四輛，她在一輛停着的車上下來了。穿得非常鮮艷。頭面也打扮得光潤極了。她一下電車，馬上走近神山身邊去取傘，又是殷勤的犒勞他。我發見她在故意冷待我。後來她才回過頭來向我行一個鄭重的禮。禮是有時可以用作抵制人的手段的。看她同神山並肩撐着傘走在南葵文庫前的櫻花樹下回去了。

“今晚我還是到她家去見着她，見着神山。外邊還在下雨。三人對着火爐。琴子和我是冷冷的。我對神山說道藤村有句話道‘有了熱情無所寄託乃是最苦的事。’我說我真覺同有此感。說了，我覺得我同琴子間更其冰冷了，我立起來要走。神山留住我。我對琴子說‘再見。’她也是冷冷的回說‘再見。’

“撐了雨傘在暗夜裏回來，上了樓，鋪好了被，還讀了幾首詩。心裏覺得非常平穩的睡着了。因為我在路上決心和琴子此後斷絕。”

明天是三月十一。日記裏說：一早醒來不是昨晚那樣的平靜了。惱筋轉得厲害！苦悶，苦悶！我此刻是要想和琴子脫離也不可能了。我怎樣對自己說明？我不知怎樣做才好。我完全失了主意。我起初是想愛琴子，想得琴子的愛，但是此刻發見我不能愛琴子，她又不愛我。然而我此刻不能脫離她呀！空虛呀空虛！呀，煩悶！起來後走到那個荒場邊的高坂上向西邊高臺上望望，滿城是春天了，那些遠遠的櫻花不久快開了。但是我這個空虛如何填埋！這個煩悶如何解決！

“我真想那裏去找一個牧師對他懺悔了我的煩悶。我苦悶不過了。我自己不會解決。

“上午在到病院去的那條坂路上遠遠地似乎是琴子在那裏走來。正要睜眼看時,她已躲開了。

“到病院找神經科的S部長診察。我說因爲近來有一章憂慮事,所以病又加重了好多。那S部長用他職業上的冷靜口調問我道:可是婚姻一類的事。我說是那一類的事。他就換了嚴厲口調道不先解決憂慮事,病不會好呢。”

就是那天三月十一日從病院裏回到寓裏,真弟來在那裏。他說薰姊說的,她並不滿足於朱湘,她說蘭生弟當了她真的像朱湘信上說的那樣了。說她何曾對於朱湘示露過允他求婚的口吻。我在那天的日記裏說“這又是一個波浪打來了!”我不想對真弟說我已和琴子決裂,但是一不留意,我對他說了。我只對他說不要告訴薰南姊。

那

那天晚上我到大伯父家。是晚飯過後，都出門去看戲了。只留薰姊一個人在樓上。我走上樓去看見薰姊在那裏臨石膏像。我又是口不由心的對薰姊說同琴子決裂的話。薰姊聽了露出驚訝不安的臉色，帶着同情的口調問我爲什麼緣故。薰姊也將朱湘信上說的已有允諾他求婚的話否定了，說這是朱湘的誇張；說已見了他責備他過云云。

三月十二是星期日我一醒來讀倉田百三氏著的“愛，及其認識的出發。”先前讀過那部書，那天驚心動目的見到下面“失了愛的人所走的路”一章裏面的幾句話。

“我到此時爲止想拿在本能裏找尋自由的那種自然主義的態度來建築生活的根本方針，並且認爲最確實的生活。我的失敗是開始於此。”

我在那天的上午走進靈南坂的教會。

三月十三的日記上大書“入門”兩字。下面記一段事實：

“又是五點前醒到空虛裏。胸中又像刀絞。讀聖經及“愛，及其認識的出發”古人說“若芒刺之在背，”我的性格何以那樣真切！平常我是很隨和的一個人。何以到了此刻那樣拚命！我想前想後到處沒有路走了。記得池袋有一個隱者。他門口掛一塊招牌，說青年男女有什麼煩悶可來商談云云。我今天真像一個殺人犯投奔衙門去自首似的，沒有想好什麼話，就出門搭上電車了。在新宿驛換買市外電車票時，被一個女事務員罵了幾句。大概我臉上露了憂鬱顏色使她發怒了。犯了罪的弱者是無論何人可以欺侮的！到了池袋。這是兩年前我煩悶的營養地。那個隱者那時時常看見的。今天重來此地了。走到

“只隔幾家門面,我心裏着慌了。如果那個隱者不在家,我已沒勇氣回去了。那時怎樣辦?我真是飢者求食渴者求飲似的那樣切迫的投奔他。到他門口,看見那塊招牌仍舊掛在那裏。我推進門去。一個目光不像常人,毛髮蓬蓬骨格粗健的老人出來迎我。我仰面對他說道,“我是有話要來告你,你沒有什麼不方便麼?”老人說“喔!沒有什麼不方便,神正期待你來呢!我脫靴上去。他極懇摯的迎到裏面火爐裏去取煖。我連忙將我今天的來意告他。我說我還沒有信神。他就拿幾本聖書翻開給我讀。他只在嘴裏說讀幾章幾節。他像都能背誦似的。我覺得忍不住了,我就對他號陶大哭起來。我一頭哭,他一頭禱告。我說我當你是神,我對你告白了我胸中要說的話,請你給我一條路走。

他



“他說他先使我信了神，神自然會給路我走的。我說我想如果我覺得對於一個人做了壞事，我就對他告白了好不好？他立即回答說不好。他說告了他一定要遭他輕視。（阿呀！這同尼采的話一樣了。）他說不如給那個人一本聖經，讓他也做了信徒。他說一個人所有的罪惡只要在上帝面前懺悔。他就領我到外裏間的門闕處。他跪在外間，要我跪在裏間。他說他在亮裏，我在暗裏。他和我握了手。他教我說一句悔罪的話，要我同樣說一遍。我將那句話說到末尾處，怎麼抽出了氣力似的完結了。我似乎覺得還不能深信。他似乎覺察，似乎還沒覺察。終算完了懺悔的形式。兩人還是回到火爐裏，再讀聖書，唱讚美歌。他說今年七十六歲了。一個人獨立傳教，不做一項職業。得了上帝的

“力量不慮生活的斷絕。他說他的家在信州(?)某村。本是大酒商家的兒子，年輕時酒色都來的，忽然一天大悟，覺得聖書裏句句話是爲他而說的。從此立志傳道到如今云云。十二點了，我辭別他出來。走在路上，覺得一草一木都像另有生氣似的，實在心胸寬鬆了許多。”

我一向對於宗教極冷淡。尤其是對於基督教信者帶着一種輕譏。到了京都，江濱溪每到星期日來邀我到岡崎町瑪利亞教會去聽聖經講讀。講讀者是一個美國姑娘。我那時已讀了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對於基督教生了反感。那時固然感到深刻的寂寞，然而我想在寂寞裏面可以建立自己住的殿堂。所以每禮拜到教會去不過聽聽那位美國姑娘鶯兒似的喉嚨而已。有時自己也覺輕薄，不應該在祈禱時候，我一個人開出眼精去偷看那位姑娘的粉頸。

我

我在京都時代終以爲歸依宗教是喪失人格的事。至少是屈膝哀求的事。所以我在不輕薄時候也是硬着頭頸的不恤爲此。

第二次回到東京後，我漸漸轉了風向了。在京都臨走時江濱溪送我一本基督傳，搬到琴子家裏讀完後，每朝一起來，即扭開電燈按定讀一章或是兩章聖經。直到陷入了幾重夾板的締聯魔，我恍然我已失却了統一的個性，我已失却了統一的人格。我明明不是故意懷了欺騙心做下來的事，我照了自然的要求做下來的事，那末中間不應該生出矛盾。但是我痛切的感到了矛盾。我已左右前後不能解脫這個矛盾中生出來的苦悶。

我之所謂矛盾再沒有比這個再厲害的，就是我对薰姊早已淡然的了；起初又並不是不想愛薰姊所以去愛琴子的。然而等到朱湘對薰姊求婚時，我像突然之間胸口受了一拳打擊後似的苦悶。在普通常識上立論，我應該爲朱湘爲薰姊盡力周全的，然而我須十二分的努力方才做到不破壞的工夫。併且一不留神，或在

無

無意識中我就對你行干涉行動。我認這是矛盾！於是我想在人的行爲中，一定有一種人力以外的力量來解決矛盾，和防止矛盾。哲學史上教訴我們說，人所意識得到的不過無限中的一部分。我想能够參入無限，才能免去矛盾。我想要到這個無限境地須從敬虔心出發。我的宗教欣求是出發於深厚我的敬虔心。我當時到了走頭無路了。然而既有生命不可無路。如果宗教說是一個石門；石門後面有條路；有人說拿我的頭盧去撞開這門便有所走的路；那我也不辭拚命的一撞！這是我當時切迫要求宗教的理由。元來需要是往往超出理由的。

訪池袋隱者的隔天朝上，我在我的身體上感着絕大的異狀。又是烏青青時候，我醒來了。爲了鎮靜苦悶起見，我照例又是醒在床上，馬上翻開書讀。讀了一回，起來走下樓去安頓洗臉的。方才走到水道管邊我驟然覺得眼前一暗，我的心裏突然一空！阿呀，無地可容

容,無處可逃! 呀,要有一個活着的人在我的旁邊救我一下! 三脚两部走進房主人的臥室裏去。他們還沒有起身。我喊那個老頭子說“仲田樣! 請你鎮靜我一下腦筋。”那老人坐了起來,還在夢中似的只對我支吾。我方才回到自己意識裏,知道這是我的腦貧血症又發作了。於是趕忙自己再走到水道管邊去,將頭上澆灌冷水,將打濕的毛巾罩在頭上。老媽子也起來了。招呼我再進他們的房裏。床被都已疊起了。教我橫倒在席上靜臥一下。老媽子襯了兩個座褥在我身背後怕我着涼。我不做聲,靜臥了好一刻,才敢坐起來謝她們。她們老夫婦對坐在火盆邊對着吹烟。老媽子說道“L樣幸虧有親人在這裏可以托胆。要是一個人遠在外國,那真是寂寞害怕呢。”我在這句話裏得到莫大的安慰。她又繼續接下去略帶探詢口氣道“心裏有什麼憂慮事麼?”又接說道,“人間的事只能達到所能達到的地方呀。”那老頭子坐在旁邊只是鎮靜的吹烟。

那天晚上我到好幾天不會去的琴子家。我是去

討她一個明白的回答。走進她家,說她在樓上。我走上樓去見着她。她似有悔意了。我說“琴子樣! 請你相信我,我一向沒有對不住你的心。請你牢記這句話,請你相信這句話!” 我是對她不懺悔的懺悔了。她雖然允我擁抱,但是我終得不到着心的感激。

我在那個時候,在薰姊口裏得到琴子曾經說過戀愛是戀愛,結婚是結婚的話。於是我方才了解二月十九那天她在我的下宿裏回我的話的意思。

薰姊! 我的日記在這三月半前後已寫得有你時時訪我住着的房子裏來的話。三月八日下午四點左右你來訪我了。三月十六有你來我下宿的記載。我給你寫給朱湘的信(上面參照)關於朱湘來的,說你已允他求婚的信也給你看了後,你竭力否認。你說不會有過這件事。我後來告訴朱湘說我已給薰姊看了那封信,他大跳說不防備有此一着。於是我看透了朱湘的用計了。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你下課後回來訪我。這是你

你來同我商酌國內一個學校想聘你去教書的事。看你很想去似的。我爲你談了些閒話。我說你生長到今一直依靠父母,此刻必須自尋天地了。我說人是戰勝一切而生存的。我對你說我和失戀戰,和失學戰,和貧困戰,和病苦戰,到處是苦戰。說不多話,我已亢奮了。請你早一點回去。三月二十四下午你又默默的來了。仍舊談你國內學校的事。我給你看一本印象派的畫集。我說我期望薰姊真能成功一個畫家,我勉勵你到了那個學校後好生用功。三月二十五我和你的朋友F女士和你一起到上野美專去看畢業成績展覽會。極快活的玩了半天公園。二十八那天日記裏說“下午正是孤寂無聊的時候,薰姊又突然來了。和她談話時情韻可掬。”三十那天下午我正靠着樓窗極無聊賴的時候,下面來了薰姊,對我嫣然一笑的上來了。我又帶着亢奮爲她談藝術和人生問題,覺得內心的憂鬱爲之一掃云云。

我總是對琴子不滿足。我愈是十分去遷就她，她就遠離我這幾分。有一天我到好久沒有去的杜審言處。告他戀愛這件事何以如此不能滿足。他像很有覺悟似的冷靜的說道“大概詩人氣質的人是不易被女性理解的。”我也不客氣的受了他，再聽他的後文。他說“你的戀愛者更其不敢頌揚，完全是一個財主家的公主小姐罷了。”“你以為可以教而致之的麼？錯了錯了。理想的女性須有滾滾不絕的東西流出來方能饗宴詩人。只有永遠的女性才能做得到。”他又說“有詩人稟質的人，失戀以後才能緊張，做得出東西呢。”我到此刻方才回答他道“你未免太是女性悲觀論者了，我們對於女性似乎應該有點謙虛心。”這是我還沒對琴子絕望的證據。

然而畢竟我和琴子是走着下坂的路了。四月三日是我和她初見面的紀念日也在不快意中過去了。於是一瀉千里的到了我和琴子最後斷絕的四月十二的



的一天。

隔夜在杜審言下宿內開了到德國去的C女士的送別會。有你有琴子,春子等一羣人。他們仍以琴子是我的愛人,像女王似的待她。然而我和她兩人之間早是冰炭同樣的了。只有春子一人獨占勝利,唱了許多好聽的歌來款待我們。大家都感激她。回來時候,我們三人同坐電車。我送你到家後沒有送琴子。第二天是十二那天C女士在東京驛出發。我又是奴隸成性的走到琴子家邀她同到東京驛去送行。她一見我就沒頭沒腦的頂我。我頓覺悖然要走。穿上了木屐。神山出來對我說他也預備出門,和我一起走罷。我頓覺得腦漲不堪,像插進了一隻長釘,差不多要失神似的亢奮。走到快要和神山分路處了,他對我看了看臉色,說道“L樣你預備到那裏去?”我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到那裏去才好。琴子真可恨!”他說他深知琴子的壞處,最喜歡作弄人,給苦人家吃”我和他兩人站住了腳了。

他說和他一起到坂道下面珈琲店裏去罷,他要去  
看

看新聞紙。我就跟了他走。他說話了。他說“一向恐怕說不得,所以不會說……………此刻看你太被她作弄得苦,所以說了罷。”我頓時直覺到裏面有話了。我問說“什麼話?”我就拿琴子告訴過我的話對神山說了一遍。兩人走進了珈琲館。他說他和君子戀愛確是事實,但是琴子在中間嫉妬。後來被父母察覺硬令斷絕後,琴子自己對神山投信。神山說那時實在寂寥不過,愛了琴子的。但是不到半個月,看琴子不能心心相印,於是宣告斷絕的。於是琴子更是毒視君子和神山。此事不久適巧有我出現了。於是神山認為盡力我和琴子間的事,足以平琴子的心。他說近來看你們又不和了。他說琴子有一時說過L終是外國人,終是不能永久的。他說琴子在和我不和時候又曾向神山示露過意思。

我聽完了神山的話,頓時覺得如見天日的那樣豁然開朗了。呀!我一向是被欺的過日子。我一向以為踐踏了琴子,戕賊了琴子,而又發見不能相愛,但是表示棄絕,實在覺得良心上所不許。我一向被這個締聯

魔攻伐得苦極了！我一向像置身陰黑的地獄裏呻吟到今天。我帶了亢奮對神山說道“我今天非常感謝你，是你救了我！”我將兩杯珈琲錢歸我慷慨了。出來走到分路處，我對神山又帶着感激道“我真感謝你！”我一面伸手去握他的手。他說“那裏，我自己覺得對不起你。”我說“沒有，沒有。”我堅握了他的手，說道，“我決不將今天的話告琴子，請你放心。”

和他分別後我回到廬中躺在席上想道“我已出了地獄！”滿懷是清朗。同時我又轉想到琴子真是不幸，她要受運命的酷虐。她還不知自救，以後不知要怎樣墮落。我以後如果可能，還想保持友誼去幫她的新生。

那天正是日本歡迎英國皇太子到京，東京驛上非常熱鬧。我抱了失掉了好久好久方才回來的清朗心境和在幾個朋友中送別了到德國去的C女士。

我在回來的路上想道：“我已脫離了那個水深火

熱

熱的締聯魔了!” 安知道第二個締聯魔。又緊緊的追了來。

隔朝醒來,我猛覺得我已沒有了愛。我是一清早醒在空虛裏。去洗臉時又被狂疾的前兆脅迫了點把鐘。心中一空,眼前一暗! 阿呀,我想逃到琴子家去! 那裏可能? 我已決心和牠從此斷絕的了。

大伯父辭任後逐一遣散家族。四月十五送了大伯母回國後,第二天朝上我到你們家裏。看見大伯父坐在樓下客廳裏一個人靜靜地吹烟,他老人家對我說道大伯母她們走後,倒覺得清淨好多。實在大伯母爲了憂慮家事煩碎不堪。我也看得出那天大伯父寂寞中的安閒。不久你從樓上走下來對我滿含愛意的招呼道“今日は”我一看家裏已被你收拾得清清楚楚,客廳裏都換了一個樣子。我心裏想道:“薰姊的性格是表現在一個人獨當一面的責任裏的。”“我關於這些地方對薰姊表示敬愛。”“但是”我在日記裏寫道“我

不能對她表示心裏的敬愛。”

薰姊！我在那個時候起，心中有一個自己都不敢肯定的思想。我對你意識到了強烈的愛！那時我的宗教色彩沾染得很深。我認爲這是上帝的誘惑。我時時在你面前警戒示露我的真心。一方面我想你和朱湘間要有一個解決才好。

四月二十的晚上我在你家裏吃了夜飯走上樓去和你閒談。我說薰姊，我已歸依了神。我已得了神的拯救，神的撫愛。我說我以後無處不可犧牲自己來幫助你。你說你已寫好了一封信給朱湘。我問什麼內容。你說可以不必問。最後我將神山對我說的一段話教訴了你，將我已同琴子斷絕的話也教訴了你。

四月二十六的日記裏發見一段事實：

“呀！今朝醒在枯寂裏。起身後完全是狂亂了。呀！那樣狂亂的心潮！不能忍耐，不能忍耐！走出去，走出去，我還

是

是走出去！發見自己走出了大門。走到那片荒塲上去。又走下了坂道了，到大伯父家圍牆邊。從清朝的空氣裏透見樓上薰姊房間的那扇北窗開在那裏。隱約看得見綠紗帳子。呀，怎麼看不見薰姊的一隻手！”

那天晚上杜審言爲朱湘餞行。你我都被邀的。我先去見着朱湘。他說已得了薰樣的回信。他說措辭很簡單，因爲學問不够不配見愛云云。我聽了暗想“薰姊真是厲害，那樣直截！那晚薰姊到底沒有來。我看朱湘在席間默默的保持絕望到底的鎮靜。從杜審言那裏出來和他分別時，我更對他在臉上表示出沉痛的表情感到悲惻。翌日我們之中除了你，都到東京驛送他畢業歸國。使他感到寂寞的畢業歸國。

五月三日那天我從仲田家搬到你們家裏。一是大伯父的意思，一是我已到了水盡山窮了。那天晚上我

我就戰不過誘惑！我的個性，我的人格分裂之後再行分裂到不可收拾。

有一天你默默不作聲。等到午飯後，你忽然要同真弟去看法國美術展覽會。我說好，你們去看罷。你同真弟出門後，我走到廚房裏代你將浸在水裏的飯碗洗了。又將房內掃了一掃，院子裏也掃了一掃。提了一桶水來，將地板着力的磨擦了一下。好像我想拿苦役來補償罪孽。

在大伯父的人格裏，我感到威壓。他老人家正在難中。我是不暗世事的，尤其是不暗官場的公事。他老人家一天到晚伏在辦公桌上趕辦移交。我一点也不能幫助他。他手邊的人，因他失勢，都已另找枝棲了。我心裏對他老人家非常抱歉。併且我在他老人家面前，覺得非常卑劣。他老人家是認真着實的辦公事，和愛體貼的對子女。在他任內，我知道有好幾個人存心害了他，欺了他，騙了他。有好幾件事因他失着，他自己負責擔當了。他老人家是極軟弱的人，但是胸底像鑲了鐵板似的含耐得起不義，欺侮和污辱。人家愈污辱他

他愈欺侮他，他愈能發光他的靈魂。他老人家像燭照了我的心底似的，在他日常生活的枝枝節節裏分泌出那個靈魂的光芒來，使我惕服，使我寒戰。但是一不經意我又戰不過誘惑。

我是竭力想做一個人格統一的人呀！我是竭力想保持我純潔的呀！

有時你對我非常憤怒；有時我以爲你必定發怒的了，而似有寬假我的意思。呀！我天天在煉獄裏，被煉獄的猛火燃燒。我那時正讀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裏面說托爾斯泰青年時代有三個心的戰鬥。第一是賭博，第二是虛榮，第三是情慾。我在日記裏說“我要戰鬥！我要戰鬥！”

我在那時的一天日記裏說“我想逃生！我情願捨棄！我情願捨棄後再求！我情願捨棄！”

五月八日的日記裏，印像的記出下面一段。

“荒漠無邊的沙原裏來了一露清泉，流瀉到一個單獨騎士的腳下。這是那騎士渴仰了好久好久的清泉。那騎士早



想俯身下去暢飲的。但是還躊躇不決。他懷疑這到底是飲得的清泉麼？他想這決計飲不得。實在說，那騎士還沒有飲取這清泉的準備。那清泉儘是滾滾的流到騎士的腳邊來。”

另有一行說道“今天因爲天氣的關係，腦筋壞極了。薰姊對我互天帶着怒容。晚上我走上樓去到她房裏。我先問他爲了什麼緣故，她儘是不說。過一回，我對她說道“我了解你了，薰姊！”她極依順的受我一個接吻。她的頰上流着眼淚。在那瞬間，我心裏斗然覺得冰冷的對她。下面聽得有人來。已經八點過了，杜審言來訪。邀了薰姊下來，一同到後面高坂邊的荒場上散步。月光冷冷的照在薰姊肩背上。薰姊默默不語。我對她終覺和月光一樣的冷淡。”

五月十一日真弟也回國去了。我從那時起直到六月七日和杜審言到伊豆半島去旅行以前，中間一個月光景天天在靈肉的戰鬥裏過日子。十二那天的日記裏大書道“自己凝視自己才知道自己是這樣一個不成的東西。奮鬥，努力得到如此一個結果！愈想統一，愈易分裂。將如何收拾這個分裂！”

十五那天日記裏面說“呀！天上的神！你爲什麼如此苛酷？你一步一步逼到我如此！逼到我發狂！我忍住！我咬定牙齒忍住。我從死中求生，求光明，求愛！但是仍舊一步一步逼我到死，到黑暗，到絕望！”

五月二十七那天是初夏蒸熱天氣，我實在離狂亂只隔一層薄紙了。隔夜薰姊的朋友F女士來家止宿。都睡在我的隔房。朝上，我先起身，後來再上樓來，你們漸漸起來。我看你們正在穿衣服。我聞到你們的肉香。我那一瞬間幾乎自己也止制不住我的狂亂。連忙走到病院去。又幾乎在街上卒倒。我用全力禱告。我說“神呀！我以神爲第一。一切都依靠神力。對於

於人呢,我盡人的愛。不雜一毫私念私慾!”那樣想定後走上電車,心中頓然光明,有了主宰。那天,以後我拿那個禱告擺在心頭口上時常禱告。於是我漸漸可以冷待薰姊。然而有時一不留神,適巧走到房裏看見你橫臥在那裏,我就走上來強制接你一個吻。

我的好朋友杜審言時常來望我,安慰我。時常拿些畫來給我看。有時晚上走來談話。六月七日我們兩人在東京驛出發作伊豆半島小旅行。一清早你也到東京驛送行。我那天非常萎靡。我和你一起到東京驛時,我感覺到我的萎靡使你生了不快。那天杜審言非常領神。你和我們一起坐車到品川驛才下車回去。你在品川驛上和我們高揚手帕作別時的那種活潑姿態,至今還是印像鮮明的記憶着。

我和杜審言是十年來的好朋友。但是時時吵嘴。在那次十餘天的小旅行中,知道他也是極厲害的神經衰弱。我又知道好朋友不宜久居,這句話是真的。兩人

人都不肯彼此示弱。走路時務必逞強走得快。時起爭執。

在旅行中杜審言提議說每到一處,各人輪流先寫一半明信片寄薰姊。我就沒有深思的承認了。而每到一處,總是杜審言先說“要寫一張明信片給薰樣了!”我聽了很不高興。我不高興他那樣表示熱心寫信。所以我就寫也沒有好意思。杜審言一路又喜歡穿鑿我和琴子間的關係。又時時探試我和薰姊間的交涉。在出發那天的車上,他就說“很想將薰樣介紹給老畢。”老畢是他的朋友。說時他窺視我的眼色。關於我和琴子間的事他說“我終不明白你何以斷絕琴子,只有以後等你死後看你的日記了。”我當時想“杜審言何以知道我一定比他先死。在這旅行中,莫非他要置我死地麼?”

旅行的第一天到了熱海止宿。第二天朝上起身後浸在溫泉裏,我熱烈的感到對於薰姊的愛。同時又感到我這個愛是不能獲得的。我胸中的憂悶呀!從溫泉裏走出來,同杜審言散步到海岸。見着路旁蔓延着

着的黃瓜藤。那黃瓜藤上的尖嫩細縮好像觸着了我的神經似的覺得難過。走到海岸邊看了海浪的動蕩，我覺得胸中的苦悶也快要動蕩起來了。回到旅館內做成一首詩：

“呀，神經質的海！

請你暫莫如此澎湃。

滿胸，我含着的悲哀

也要隨你澎湃。

“呀，神經質的海！

你也定有絕大的悲哀

所以這樣不停的澎湃，

過去，現在，未來。

“呀，神經質的海！

請你莫問我的悲哀，

我已沒有光明的未來

——未來只是過去沈默的悲哀。”

我們是六月二十六回到東京。那次旅行,我只化了大伯父的五塊錢。杜審言的五十幾元完全化盡。在回京的火車上杜審言將剩下的八毛多錢,除了他到家的電車費,兩人平分得三毛多錢。記得在旅行中,我爲了旅館的房飯不好曾對他提出抗議過。在我現在已經是不可再得的過去了,非常可悲!

經了那番小旅行,我的健康像好了一點。可以不吃睡藥也得安眠了。但是那個心的戰鬥仍舊有繼續在那裏的痕跡。有一天的日記裏說:

“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在家,心地非常清徹,寫着隔天的日記。胸中暗藏的那個宣誓忽然浮現上來了。於是潮湧一般的動蕩了起來。正在那時薰姊從學校回來,說身體不大舒服。我教她睡在大伯父床上。我熱切切地爲她蓋被。

我熱切切地感着對她的純愛。這一瞬

間是戀愛了。腦筋頓時亢奮了起來，可是我沒有對她告白。大概還不到燃燒焦點罷。到了焦點，自然會洩露的。我一任天去按排。如果沒有等到天的啓示，加上人工去硬做，那一定沒有好結果的。我和琴子間就是如此失敗。此刻成了抹不滅的火星，時時照在眼前。一想起，面就發熱。我不知道真的戀愛可用神來代替不能？”

我那時對於琴子的態度如何，有下面一段話寫在那裏。

“六月二十六晚上突然想到旅行回來後還沒有到過琴子家裏。晚飯後看薰姊也閒空在那裏，問她願否同去。她很自然的說道有點眼痛，不能去了。我一個人走去。先見到她的姊姊君子。她說

呀

“呀！L樣好久沒看見了。”琴子也出來了。呀！我真覺得擔頭不起。覺得過去都是罪惡的堆積。到母親父親的起居室內，她們老人家仍舊是那樣款待我。知道我不久將回國了，她們說了些惜別的話。琴子像低着頭沉思在那裏。我告別時候，琴子送出來問我可有一天空工夫，想談幾句話。我記不得怎樣回答的。”

隔天二十七的日記裏說：

“一早起來照例到永川神社散步。想到昨夜琴子問我可有一天工夫，這是她頭腦明晰態度正大的地方。她要來責問我了。雖然我痛感到這是她理知發現到十二分的地方。我想無論怎樣我不能含糊過去。我要對她表示一個態度。但又想到我已約了神山君不將他的話說穿。我又輪進了出處進退的關鍵裏



不能自拔了。真像夢遊病似的在神社旁轉來轉去。又想到看琴子昨夜的神情，好像她已悔改了對我的態度。我也像恢復了對她的熱度——可恥說這些話！但我又何能瞞自己呢。到底感情這個東西可以壓制得住的麼，由意志？我仍舊不得要領的回家。”

那時的健康狀態，那時的精神狀態本來都已超出尋常。對於周圍的凡事凡物起了懷疑。既沒有愛，又沒有希望。一切只是懷疑。對於貼身的做人問題上已有一個巨大的疑團。我沒有一分鐘立志想做一個惡人，而自己回顧一下過去的行爲裏發見許多罪惡。我以爲痛改之後做了好人可以給人滿足了，誰知也有時招人的不滿。我實在沒有一個標準。有一天朝上，我照例到氷川神社去散步對於這個問題猛烈的想了進去，等到走回來時，一進大門馬上拿起筆來寫出下面

## 一首詩：

## 一

強ク生ク	ブツカッテ行ク	強ク生ク	生キテ行ク
強ク生ク	ブツカッテ行ク	ブツカッテ行ク	生キテ行ク
思フガ儘ニ	何モカモ	ソレガ本當ニ	ヒヨット目ガ醒メルト
強ク生ク	ブツカッテ行ク	生キテ行ク	ソレガ道ニハヅレテ居

## 二

薄ライデ行ク	減ッテ行ク	薄ライデ行ク	消エテ行ク
薄ライデ行ク	減ッテ行ク	減ッテ行ク	消エテ行ク
自分ノ蔭ガ	自分ノ魂ガ	自分ソノモノガ	人々ニ踏ミ躪マレテ
薄ライデ行ク	減ッテ行ク	消エテ行ク	ヤウヤウソレガ分カル

呀！我如今痛切的感到被人踐踏後的怨憤。所以要被人踐踏，緣由我想不做惡人，示露了善良性的軟弱處。於是我覺得一向太正直了，一向太守本分了。如今變成了萎縮性。如今自己弄到了不適於生存那樣的軟弱。人群生活完全是戰爭。能够發揮殘忍而不感不安的人乃是最適當的生存者。如果中途反悔，那

那末只好被人落刀下來結果自己的性命。這個惡濁世界上看來不容饒悔的！從前以爲文學是最清潔的世界。文學家都是脫盡烟火氣的聖徒。如今也看透了。文學本身是築在虛假的想像上。文學家愈會說假話愈得人家的歡迎。自己的苦痛是不能直接說出來的。文學家的成功也同政治家事業家一樣基礎於利害打算上。我的路已走盡了，我已無所適從！

我做那首日本詩不僅是空想，還有我切身的實感。七月五日 is 夏季大掃除日子。我照例一吃朝飯就要到圖書館的。那天想道這是薰姊一個人太累的事，我決定不出去，換了短衣，頭上戴一隻舊帽子，臉上又結了一塊手巾，防備灰塵微菌的緣故。本來自己在鏡子裏照照也類乎一個聽差的打扮。帮你掃完了室內，我又跳下院子裏掃清雜樹下的瓦礫等物。提了水桶拖了地板後，我再到大門口在兩扇玻璃門上用力揩擦。正在那時，我的一個朋友霍司金走來會我了。他是初夏的輕裝，拿了一根手杖。他在大門口站住了腳對我招呼。我說“喔！請進來，請進來！”我自己忘了自己的打

打扮。看他儘是站住了腳對我端詳，我才覺得了；我才對他說道我很喜歡做這種事。我說我從這種雜事內可以發見自己的忠實處。他說他可發見不到，他可不願做。他一進來說走得太熱了，要吃水菓。我就奔到水菓店裏買了半塊錢香蕉請他。我洗了手後留霍司金吃中飯。薰姊教我去買幾種現成的醬菜。我去買了來。薰姊忽然盤問我起來了。說這一種幾毛錢，那一種幾毛錢，最後說還有一毛錢呢！好像我藏了錢起來似了。我不自覺的頓時板轉了臉，於是你方才知道自己的過分。我因為霍司金在家，又看你已下了壇，所以沒有和你一般見識。

因為痛切的意識到我對你負了重罪，只當在眼看不見的牢監裏忍着羞恥作苦役，我凡事對你忍氣。然而我不止捺住了羞恥心去做眼看得見的苦役，我還要忍受死一般殘酷的嫉妬！杜審言時時來望我的病，我非常感謝他的友誼。但有時覺察他也爲了他自己的寂寞。霍司金那時是近代主義的渴仰者。他否定善惡，否定最高道德，否定宗教，又否定友誼。他說世間沒有友

友誼,只是一種共同的趣味。但是我喜歡他,我愛同他放談詩歌文藝。有時彼此推賞各人的詩作。他是任性直行的人。有一天他來看我。你也在一起談話。他約你明天去看法國美術展覽會,你滋滋潤潤的答應了他。到了明天下午你真換了衣服快出門了,我也顧不得什麼了,就哀求你快一點回家來。你答應了我出門去,又是很快的回來。但是我已煎熬了大半天。以為霍司金和你戀愛了。我並不怪你;這是你無意識中給我的苦楚。自然我此刻也不怨他們幾個朋友。我們那時候都是未脫浪漫空氣的貴公子。

此刻還是很鮮明的有一個記憶。我們後面住有一家父親在公署裏當差的,兩個兒子服務在電氣局裏的人家。那個大兒子是基督徒,又曾經對我告白過他的失戀談。他們是回了國去的真弟的朋友,還時常來談話。我們平常當他們是小人家,不大看得起他們。至少不拿自己去和他們同等看待。然而我看你那時

喜歡和他們兩弟兄閒談，一起吃閒食。有時我從外邊回來見你慵懶的神情坐在樓下和他們談天。我往往注意到你的膝肉露出褲腳管外來你也不知檢束。看了這種情景，我心裏覺得戰慄！一個是比較可信的基督徒，一個還太年輕。可是我因為想起了斯得林堡的“幽麗姑娘”一篇戲曲。幽麗本是良家的成年姑娘，因為知道了和一家人家的兒子談婚不就，遂從失望而走入墮落，被家裏的飯頭蹂躪了貞操後拋棄不顧。所以我覺得戰慄。但我自己知道沒有規勸你的資格。我只有隱忍，以待罪期告終的日子。

七月中旬大伯父決定回國。先到南邊然後再到北京。薰姊也定奪同行，我在那時也已決定北京來了。七月二十六日先送你在橫濱出發。一清朝，琴子也來送行只到新橋驛為止。有使館的C秘書夫婦，後面的兩弟兄。杜審言說睡了晚朝，趕到橫濱埠頭，已離開船時刻不到二十分了。C秘書帶了照相機，在頭等室前

甲

甲板上爲我們照了一個相，留你那個淡寂的臉容在我此刻的照片簿裏。那天還有至今是一個疑問的印象，用下面一段話說明在日記裡。

“準十點了，大家走下船梯站到埠頭上來。薰姊一個人站在船舷邊默默的對着我們。船身離岸了，愈離愈遠了。大家脫帽揚手帕。眼看她和我們愈離愈遠了。她起初還是高高興興的撐強對我們。船身轉換方向，她快要看不見我們了。我遠遠地注定了眼精看見她臉上驟然現了一陣蒼白。船身在海面上愈離愈遠了，她的臉影漸由淡而入無。

她真的入了無麼？我要問神！”

我至今還拿你那一瞬間的蒼白臉影當作對我表現的。  
薰姊！我認錯了沒有？

隔一天的七月二十七送大伯父到神戶和薰姊同船。他老人家也要回國了。我在十一年前隨了大伯父的朋友嚴參事第一個到東京的。其次是嚴參事代理

理公使時代大伯父當使館的秘書來東。再次是真弟和我自己的竹生哥來東求學。再次是大伯母和薰姊們來東。大伯父代理公使時,平哥平嫂也來了。如今一個一個的零落回去。十一年以後又只剩我一個人。大伯父是王朝時代的人物,具有那種人物的性格。只靠恪勤兩字立身處世,由秘書而到公使。代理一年之間實在勞悴萬狀,不特不能見諒於當時的權要,並且名利兩敗幾致不堪收拾。這由老人家以忠厚待人受人愚弄欺侮的緣故。那時的實情可以拿大伯母憂慮得了歇斯得里病來說明;可以拿大伯父卸任以來居常鬱鬱的沈悶來說明;又可以拿他老人家臨別東京留下幾首感懷詩來說明。

“子女長成情景異,親朋契闊信音稀,”

“家無半畝憂天下,胸有千秋愧此生,”

“中年哀樂渾似夢,異國風花不當春,”

那些沈痛愴涼之處,連我在新橋驛送別他老人家那一瞬間得到的悲痛感情也說明在裏面了。

送別的那天,我早早押送了行李到新橋驛。坐在客



客房裏預備招接幾個中外的送行客人。最先來的是杜審言。我正在客房裏思前想後沈鬱無聊的時候。他帶了一大簍水菓，對我說明道這是送給大伯父吃的。一看我那種沈鬱樣子，他的臉上驟露一種輕笑似的得意，被我覺察到了。於是我更沈鬱了下去。我和杜審言是十年故交，何以彼此要如此刻削見血！這原來是我神經質的苦處，也是我太要他人慰安我的弱處。我知道他也在大暴風時代。

送別完結後，杜審言和我一起走出車站來。他對  
我說道“你大伯父的粘強力自有我們所不能及處。”  
我說“是呀！但是他老人家這次也非回去一走不可  
了。”我心裏暗暗想到有好一向，他老人家憂鬱得厲  
害，也有點舉動異常的神情。這次至少可以散一散他  
老人家的心。我對杜審言說道“他老人家閱透人情，  
但是仍沒有捨掉他最後的 Goodness (善良性)。”我知道  
杜審言聽得觸耳朵，他沒有回話，搭上電車回去了。我  
一個人回到你們歸去後的木樓裏。到明天有 C 秘書  
夫婦搬來同住。

隔天送薰姊，那天送大伯父時，我都像靈魂出了軀殼，感覺不到什麼沉痛入骨的悲哀。我自己對於自己也起了懷疑，我何以弄到了這種地步。好像人類間留不得一點天真，有了一定要彼此戕賊乾淨似的。自從你和大伯父回國後不到幾天，時時有‘死’的閃光在我的腦中瞥見。每逢它走到我的眼前，我對它凝視數分鐘。送大伯父的明天下午，C秘書夫婦還沒有搬來，我一個人吃了中飯坐在樓上沈想時，第一次見到‘死’的閃光。那時我正在寫日記。停了筆對它凝視了幾分鐘。不久我又提起筆來在日記上寫道“覺得死也是近乎兒戲。”又寫道“運命這個東西就是死也逃避不掉的。我切切實實感到這一點。”

八月一日清朝又接到那‘死’的閃光。在氷川神社散步，走進後面小山上叢樹裏去聽蟋蟀的清音，一瞬間又想到了‘死’。日記裏說“終覺死也不能了結我這段因果。”

八月二日那天醒來時覺得做着了你的夢。日記上說“今朝醒來時還記着一個刻印心肝的夢！心肝

“心肝的夢呀！我今生爲此夢而終了！”

從此以後我天天到圖書館去歸集幾種材料。天天冒了九十幾度的酷暑在擁擠不堪的人群中往來。有一天我在暑氣人氣蒸騰的電車中開出眼來，看見一個約莫八九歲的女孩子，問長問短的和她旁邊的大人刺刺不休的說話。我注視到她說話時臉上的真摯表情。我覺得這種表情使我感謝。同時我像把自己的目光反射到了自己的臉上，照見了個性分裂萎靡不振的臉容後覺得慚愧。

有一天我到了圖書館，發見我的腦筋突然失了效用。對着白本子呆坐了一整天寫不上一頁字。我猛然覺得我的危機臨頭了。我離死期不遠了。但是我還沒有決心自殺。我在那個時期體驗到失了一切光明，失了一切希望的人還不能對於現世否定生存慾的那種人類的確執性。我在那個時期，意識到自己雖是力竭聲嘶還不肯放手，硬要和現實抓攬勝負。我像認定了到圖書館是我唯一的逃避法，又是我唯一的生存法，每天冒了酷暑進去。等到腦筋清徹時候趕忙寫

寫一點，渾沌來了，走下樓去到空場上樹蔭底下橫臥着。有時又發見自己懶病劇烈的侵襲來。無論如何不想上樓去看書或是動筆。心裏明明想道“一天快完了，工夫未做。”但是懶病告我道“管它什麼，管它什麼。”

又好像我的心要我上樓去，而我的身體硬不肯聽話，躲避一刻好一刻。又想走上樓去卷了書包出去逛熱鬧地方，將身邊所有的錢蕩費淨盡然後玩味一下那種痛快！我在那種瞬間體驗到了故鄉幾多不成材的無賴漢們的心理。

我那時又何嘗有什麼希望。對於北京去那件事，只看作免得回家或者住近薰姊所住的地方再去過我的地獄生活罷了。我那時重新精讀一道易卜生的一部戲曲。那裏面的主人公是被虐於運命，失掉了豪華的藝術家生活的希望，失掉了和暖的家庭幸福，又失掉了戀愛，在一個荒冷極北之地結果自己的性命。我那時真的拿那個主人公譬成了自己，寫在日記裏說我是到北京去等候運命。

\*

\*

\*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離別東京西下。前晚到琴子家告別，本預定得了她母親的許可，陪她看一晚戲的。心裏元來是答應她前此對我要求的意思。預先打了電話去約了，她說等回再說。那晚去時，她回說走不開。那晚臨別時，她說以後不見得有信給我。那天只有她的弟弟到車站見送，我已並不覺得失望。其餘的人還是壯了我的行色；C秘書夫婦，日人兩兄弟，杜審言等。那天杜審言爲我奔跑減價車票，幫我裝札行李。也是照過了相，上車後，鈴聲響了。我和杜審言熱切地握手，我說“善自珍重。”他用日語回答我道“還想奮鬥下去的。”車子開了一兩丈，我們還是真摯的注視着彼此緊張的臉色。十餘年當作第二故鄉的東京從此長別了！翌朝到京都，訪江濱溪兄弟們的空廬。那裏有寄存着的四箱書籍。在他們清適的客廬裏安住了一夜。看看我四箱書籍由他們爲我管理

理得好好的,好像見着了親人的無恙一般歡喜。隔朝帶了書籍又趕車到神戶上船。八月二十五過門司港。下午五點,船離日本的門司港,漸從北緯三十四度北進。晚陽作金紅色照在淺綠的波面上。呀! 那個落日底下有我運命的人住在那裏! 回顧船尾,門司港已隱約在紫紅幃幕的列嶼中了。我的生活上也下了一層幃幕!

四天的海路在孤獨和昏沈中過去了。殘暑的海航,實在沉悶得厲害。在艙中挨倦了,走上甲板來。帆蓬下坐着幾個中年的日本婦人,在那裏小聲說話。看她們的臉上經了幾天的海風,像塗上一層黃油似的厭醜。轉眼去望船舷外的水景,也只是一個無邊無限,無變化的黃濁濁的海面。人生的苦海! 人生也是那樣單調,荒漠的橫渡一次海航罷了。

八月二十八薄暮船已到了大沽口外停泊着。沈靜的海面上有好幾隻海輪停泊在那裏。走到甲板上望望黃昏的海面。從那樣高的前甲板上還嗅得到極強

強烈的水腥氣。船員們沒有了工作，聚到甲板上來雜談航海中的經歷。旅客中也有明天可到目的地的一種安慰顏色在臉面上浮現着。那些黃油臉的日本婦人那晚都薄施粧飾很快活的走上甲板來眺望晚景。那晚我在寂靜的大沽口海面的甲板上追想祖國史上在此處發生的幾件重大戰事。我換一心境去嗅一下那種極強烈的水腥氣。是二十九的朝上，我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天津港的街道。進了天津的客棧，和棧司打了幾個交涉，我驟然感覺到一種不是一向生活中呼吸得到的安閒味。這是從棧司們的赤膊大圓臉的表情中得來，從四方烏木棹椅的地板房中得來，從石砌的天井角落裏擺着的幾盆草花上得來，又從那些大圓臉赤膊的棧司們緩慢樸訥的會話中得來。

八月二十九的薄暮，車到正陽門。得到江潢溪教授的迎接，我從烏鴉亂散的三等車中走下來同草帽白夏布長衫的江教授熱誠握手。感謝他“一路平安麼？”

從

從友誼中迸裂出來的一句短話。我提了一隻皮包默默的隨了他走出東車站。仰頭望見那個正陽門。我那時覺得有許多灰塵可以掃去，許多閒人可以趕去。但我還是坐了江教授爲我殺價雇好的車子，從灰塵閒人中經過，到江教授爲我先時盡力好的宿舍裏去。先到江教授自己的書房裏稍坐。在沈默之間我已閃見了由這個書房的空氣傳出江教授到了北京以後安寧而饒清味的生活。我想我也有這樣的生活等着我麼？……江教授破我的沉默了，他說葉教授家裏今晚舉行七夕祭，知道我今晚到，非常歡迎我去赴會。說離此很近，可以走去。我和他就走出大門到淡月光的街上來了。穿過幾條灰白小胡同，在月光下走到了兩扇朱漆舊紅門前，兩人站住了腳。江教授用手杖將金銅的門環“嗒嗒”的敲了一下。裏面有了響聲，“呀——”的一聲紅門打開了。

過了一個滿栽花木的前院，走進掛着竹簾的一間房子裏。滿壁是書。像葉教授的書房又像是客室。知道我們來了，最先出來的是葉教授的令弟Y教授。



一股至誠的問我途中平安。我還是和他初次見面。其次是葉教授穿着白夏布長衫出來。我在日本初次認識時直到此刻還用“先生”二字尊敬他的。再其次是江教授的老弟 T 君及 T 君的夫人。他們從京都來望江教授。我和 T 及 T 夫人在京都時所住，相隔不遠。此次還是在他們的空廡裏止宿一晚來的。葉教授全家都是不裝待客樣子的招待我。使我非常安寧。再一起走過初進的院子，經過一個屏門，走到裏面較大的院子裏，我方才看見了北京的居家房屋。同進一間廂房，裏面坐着的人一一由江教授爲我介紹。一位是 B 教授，一位是 T 教授，一位是 S 教授，還有一位是我在三四年前的新青年雜誌上讀過他大聲叱咤的文章的 K 教授。不久入座，大家晚餐。

初下海船，初下火車，還沒有振蕩定的腦子更辦不明白葉教授家是怎樣的方向，那幾位是家族，那幾位是客人。在一種新奇的渾沌裏過了一刻，忽然 T 君走進來說院子裏已經設備好了，請我們去看看。我不知看什麼，隨了一羣人走出廂房，穿過方才的大院子，走過一條

條朱漆欄干的迴廊盡處，又是一個院子展開在眼前。對面像是內院的上房了。房外有朱漆柱的迴廊，廊前有幾株大的馬櫻花樹。院子正中放着一張長桌，是紫紅漆的。我們一羣人走近桌前去看桌面上的陳設時，好像院子裏已經有了人了。桌面上放着五六盆鮮花，鮮花間點一對蠟燭。燭旁安放着兩碗清水。我仔細看時，桌上兩盆草花中也點得有燈。幾盆鮮花中，一種是晚香玉。我仰起頭來向內院的房子望望，也是北京殿院式的住屋。紗窗上面撐着有格子的橫窗。窗前有朱漆的圓柱。兩邊的走廊前面院子裏也有幾顆暗綠葉的馬櫻花樹。我畧畧看見樹蔭下有葉教授的內眷們站在那裏靜默着。我趕忙掉過方向來仰望高懸中天的那七夕的彎月。長空中有幾顆較大的星星閃爍在那裏。目光又注視到走廊邊的紅漆格子，紅漆長門和露現在淡月光裏一棟廂房的屋頂。想道這是王朝時代遺剩下來的建築物。看此可以想見那時候住在這種房子裏人們的幽閒靜寂的生活。忽而又想成了一個不是現實界裏所有的夢幻景來娛樂自己。

夕祭開始了，於是隱在馬纓花樹底下的一羣小孩子破了緘默，喧奔到長桌邊來了。裏面雜幾個較大的姑娘。我避到長桌這一面的教授們後面。看那些小孩們吹息了兩對燭燈，用手去折下一枝花或一枝葉來投入盛着清水的碗裏。“呀，一個葫蘆！”“呀，一把寶劍！”又聽說“好！好！”她們折了花枝投進水內再看月光映那小花枝在碗底成一個什麼影子。我在那個時候看見葉家的太太，姑娘，小孩們。

她們投完後要我們客人投。一個一個輪着投去，給站在旁邊的姑娘們批評。大家都說“好”“好。”輪到我了，我也只好折一枝晚香玉投進去，她們說“羅先生的好，像一個寶塔。”

投完花枝後，幾位教授回去了。小孩們還在月光下比穿針線，只准借一枝線香的光力。！又輪到我，我比她們穿得快了點，又承她們的贊譽。

七夕祭完結後，大家回到中間的大院子裏來坐在馬纓花樹下安放着的籐椅子上。姑娘太太們也都來了，在樹蔭深處靜默地坐着。小孩們也因為院子裏有

我

我們一羣客人，不多出聲。我從淡月光中隱約透見四五個姑娘都是身裁適度，面貌娟好。三個是披髮的，兩個挽着髮結。披髮的三人中兩個都戴黑玳瑁邊的眼鏡，年紀稍大身裁較長的一個在薄羅衫上罩一件黑紗背心，襟上的水鑽扣子在夜陰內閃光；最小的一位披髮姑娘，看她最活潑，時時去挽其餘的姑娘太太們談話說笑。

我們乘了好久的涼，然後告別，和江教授回到宿舍來。葉家都到朱漆牆門邊送我們。那晚睡在自己的房裏，橫到空空洞洞的一張板床上。想道不防備第一晚到北京就是七夕，就是這樣熱鬧。江潢溪，葉教授等那樣至誠的待我。我也在個性分裂的臉面上凝聚了胸中所有的誠懇對答他們。我還覺得配不上他們的那種待遇。……誰想一到北京就有那樣一個花園展開在眼前！人也要像蝴蝶一般的天真才好呢。那末可以到處翩翩的飛舞到花叢裏去忘却自己。

第二天醒來是北京的秋雨。清朝走到院子裏。江潢溪像還沒有起身；他愛賞的玉簪花，美人蕉，秋海棠，  
夾

夾竹桃等都沾濕在雨裏了。站在走廊內望望對面江濱溪的住房，及全院上下也是昨夜在葉家看到的那種畫棟雕梁的宮殿式子。我最喜歡那綠紗窗，竹門簾，非常饒於詩趣。我應該換穿輕爽的夏衣，手執宮扇坐在這種清潔齋舍裏翻讀精印的中國書，方才玩味得到另有一種的生活滋味。但是初秋的雨朝仍舊驅使我侵潤在過去的悲哀裏。江濱溪起來後走到我房裏，看我呆呆的坐着。他對我說話了。他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是我說“人要那樣做得到，可以省却無數的悲哀呢！”

下午到東車站去取了六件行李來，在房間內整理。看了一本一本讀過的書去聯想讀那部書時自己內心的平安和讀時的快樂。想到此刻那裏去找這種心的平安！我連對於這些書籍都覺得可有可無的，消失了愛護它們的心。因之感到薄愁，隨又轉入悲哀。發見了自己的日記和信札來了。坐在亂書堆裏稍為翻讀一下，阿呀！禁不住這種悲哀！趕忙收拾開，不再使它們入我的眼睛。正在那時，T夫人領了昨夜一群姑娘從

從

從細雨裏來訪問了。手裡都拿了幾束鮮花。今天才看明白她們各人的長短,各人的年紀,各人衣裝的花樣和各人美麗的相貌。都是美麗得和她們帶來的花束一樣。最後我才知道那位年紀最小最活潑可愛的是葉教授的女公子,其餘四位中兩位披髮的是T教授的姑娘;梳髮結的是B教授的姑娘,她們和葉家是親表關係。在江教授房內閒談,玩紙牌。分成兩班來競爭。我同江潰溪適在對面的班裏。我的班裏有兩位玳瑁眼鏡的姑娘,年紀最小的姑娘。T君也來了,也加入我的一班。玩的“Two-Ten-Jack”。我素來不大利手。可是最初我們這班贏了點數,害江教授急得臉都漲紅了。我覺得頭昏,出錯了幾張牌,到一盤臨了,我們這班輸了點數。那位昨夜不穿黑紗背心的玳瑁眼鏡姑娘有点不大高興。我想是我害她們輸的。於是我說“是我出錯了牌,班裏本來多一人,讓我不加入罷。”那位最小的姑娘就裝出大人氣出來打圓說道“元來是玩的,輸了也不害事。”我聽了自己覺得慚愧去競競於輸贏上面。那位身裁纖長戴玳瑁眼鏡的披髮姑娘也停着眼

眼珠,對我現露驚異的眼色,奇怪我的認真。再玩到近四點,她們都要回去。送她們走過雨裏的院子,看她們連車而去。

那晚和江潢溪兩人靜靜談話。到了我們京都別後的事。他早知道我和琴子間的事。他只以為我為琴子悲傷。他說不妨為他談談。我說不願說着那段傷心事。我說“我此刻怕與女性接觸。”江潢溪也說“是呀!動不動就是給人傷害。”我說“不僅如此呢。我覺自慚形穢。”彼此都是印象的說話。

有一天葉教授爲了京都T氏夫婦在中央公園請吃中飯。葉教授Y教授全家都去。T家B家的姑娘也來的。席間非常熱鬧。散出來,我們隨便遊逛。我和江潢溪,T夫人,T家的兩位姑娘同到水榭附近的荷花池邊。我們登到假山石上對着盛開的荷花坐着。我兩眼遠遠地注視到東邊池畔的鐵絲鳥房邊來來往往的人。隱約看見一個身穿淡紅上衣的人影。我哀切

切切地想起了東京看美專成績展覽會時的薰姊來了。“呀，薰姊此刻想必已到了學校。她不知怎樣？”我突然回顧江潢溪用日本話說道“我此刻生了切要戀愛似的心地。”江也用日本話詰問我道“你不是說過怕同女性接觸麼？”那時本有幾位姑娘坐在我們近旁，我也不曾去辯解。

九月半左右，京都的T氏夫婦從北京動身了。在東車站送別後，看看江潢溪非常寂寞。下午又是秋雨天氣。Y教授來，我們三人就坐車到什刹海去。進一家面對廣疇的酒樓上去看鄉村景致。稻黃柳綠的單純景色，到了北京已經不能多見了。在那酒樓上，忽然談到了女姓問題。Y教授對我說此後可以物色了。他說雖與我見面不久，而嗣後可以知道他是有幾分任俠氣的，很願對朋友盡力。江潢溪也在旁邊加上“好自爲之”一句話。好像我已被他們祝福了，以後一定有一段艷史成立似的。因爲他們認我是一無阻碍的人。那個話題一直延長到從什刹海回來，三人站在秋雨庭院的走廊裏。我們說Y教授正可從事着手了。他說



說他是過來人,不願輕談再婚。江教授說他自己是有  
了羈束的人。於是大家一致認我是最有希望。我着  
力的否定道“我有眼中看不見的羈束。”

陽歷九月底,北京的學校才有開學消息。一天上  
午我決了心去會見那位M校長。元來我和M校長是  
學生時代往來很熟的先後輩關係。中間疏隔了好幾  
年,但還覺得無需客套得的。我們那天是四五年以後  
的初見面。他表示了至誠的歡迎我。但我發見他已  
不是我四五年以前的先輩,是此刻的校長了。在校長  
室裏同他談了點把鐘話,都是教授上功課上的話。他  
說下午有教務會議最好我能出席。我匆匆告別回來,  
走進宿舍,何以說不出理由的流了很久很久的眼淚!  
島崎藤村在一部作品裏說主人公初入社會時往往  
“淚流滿頰”的。我那天的眼淚否則也無從說明理由起。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認識北京的風威。在夾西服  
上加了冬天的學生外套了。提了一包東京以來積好  
的

的講義稿子,再走進那間校長室。一推進門去,中間一張長桌子上坐了一二十位大教授在那裏開議。M校長照例很歡迎我,爲我介紹。內中有在葉教授家見過面的體軀圓大的B教授,秀面長鬚的T教授,大聲叱咤做文章的K教授。幸爾K教授對我開玩笑的說道,提了一個“東洋包。”於是我才寬鬆了緊張的神經,隱藏了幾分狼狽。我對M校長說今天有點旁的事體,並且初次不懂什麼,不能列席會議了。K教授說“是呀!領你去辦個交涉罷。”這是有一天在葉教授家見他,和他約好,那天又先打了電話給他請他領到講義室去辦交涉的事。我真是半逃走的和K教授出了會議室走進樓下一間黑沈沈的屋子裏。看見許多黑沈沈的人俯伏在那裏抄寫。見了我們進去,大概是K教授的威光,他們都站起來迎我們。辦好了交涉,謝了K教授,走出校門來到風沙刮着的街上。一路想道“我方才在教授會裏的舉動太現輕忽了麼?”自己又否定說道“已經過去的了,想也沒法。”

那天晚上的編講義時,忽然在講義紙上寫了給薰姊一封信。那天從學校裏回來接到薰姊一封信。那是九月初我初到北京時對S地方薰姊學校裏發過一封信的回信。我在那封信上問薰姊在S地方的學校裏可有永住的可能性。我那時還希望薰姊能在S地方有永住的可能性呢!你回信上第一句說“星期日在學校裏很覺寂寞,所以提筆來同蘭生弟談話。”我在講義紙上回你那封信。直寫了三四張講義紙。我差不多不能制止我洶湧的心潮。寫好後讀一遍,我又片的撕破了。

雙十節那天我和江潰溪,y教授三人去遊公府。站在南海瀛台上望了望西邊一帶水上的柳岸。走到中海紫光閣前面,望了望太液池東岸的柳堤。我心中聯想到了南邊去。想到故鄉也有這種柳岸。她也許朝朝暮暮站在那裏徘徊罷!我站在柳蔭拂地的石岸上對着水面悵望了好久好久。那天回來我又將舊曆中秋在葉教授家見到的熱鬧,雙十節在中南二海見到的景致,由景致而生的感想為薰姊描述一道寄到S地方

方的學校裏去。

從此以後學校開課了，天天和現實界接戰。那種乾燥的生活呀！那種倦乏的生活呀！我就是這樣絕叫幾聲也是發洩不出胸中真正的苦痛來。好像驟然之間押進了一個黑暗的礦山裏逼迫着天天作工。我明明知道力竭聲嘶了，但同時又意識到這是無可逃避的運命。我還是乾挺的接戰下去。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月到了十一月初，我得到大伯父要和大伯母從東京回國，在北京謀永住之計的一封信。大伯父在暑中到了北京再回南邊後携了大伯母到東京的。此次說來永住北京了。我得了這個消息，極清醒的意識到我驟然加了勇氣。我真覺得站到講台上也加了力量似的振足了起來。同時接到薰姊從S地方來信說S地方的學校裏，發見不能久居，要我爲你想法。我當即回你一封長信。起初我還是鎮靜的寫。末後不好了，我一瀉千里的對你連擲爆烈彈似的，信中撒滿了熱情的結

結塊。我那天想道：“我決定明天寄給她！”我在信內，說明白了我的本心。我又在日記裏說道“生命的本態何以要否定？只有卑怯者才去否定！”但是第二天只將那信發出一半。一半還是留了下來。

十一月三號的晚上在東車站接到大伯父和大伯母。久歷風塵的兩老人能够無事到京着實安了我的心。一同到東城H家。H是早年大伯父的同事，也是南邊人，此刻在部裏供職。我們在他家裏一起晚飯後，我才告辭回來。在車子上想道，看了H的生活，H家的情狀，好像我自己的生活在不自意識間抬高了起來，對於H家可以居高臨下看他們的生活。其實我何嘗滿足於自己的生活！我的內生活依舊建築在空虛裏呀！

大伯父母的來京只不過給我片刻的安慰。我從那時以後，仍舊是一落千丈的消沈下去。在東京那種狂亂時代，一天之中還能够鎮靜了心眼去觀察自己，接續寫自己內生活的日記。前年冬內那幾個月實在比之

之東京時代還要淪落進深一層的不側之淵裏去。我已沒有那一時的日記；我已失了觀察自己的鎮靜力！只在十二月五日的日記欄內有下面一段話：

“朝晨真的想‘自殺。’昨夜在江濱溪房裏談話，那時 Y 教授也在座。大家談起‘自殺’的話。江濱溪說他已想過了，他是無論怎樣不自殺。我說今天在學校的歸途中也想過這個問題：‘自殺’也覺得不是一條路。可奈今朝又真摯的想了起來了。一時茫然的想了下去。……起身來，提筆做了一首自殺詩。題名為‘屍首，’做完後，心潮就下落了。

“城牆邊小河裏，  
浮着一個自殺的青年。  
灰色的河岸旁，站了  
許多許多‘可憐’的人面。

“人人的心裏都有  
‘可憐的青年’瞬間，  
人人的心裏不知道青年  
因為不要人的‘可憐。’

“那青年何以要自殺？  
怕彈他人生苦的琴線。  
說被人們聽見，  
反要對他‘侮謔。’

“灰色的人們臉上  
還有‘可憐’的瞬間。  
不知岸上人的‘可憐’  
要變作河裏人的‘侮謔。’”

十二月六號那天的日記欄裏寫得字體模糊，可以表示那天精神的動亂。大書道“這幾晚睡不好！”又接下去寫道：

如

“如今才真的明白了人世！ 人世是填滿了惡毒，險詐等種種不堪的東西。 有一派藝術家先要咀嚼到那些的渣滓，在那些渣滓裏淘出一點潔淨的東西來。 另有一派的藝術家是迴避這種苦楚，專從人生的優美方面去找材料，專表現優美的東西。 我到底屬於那一派？ 呀！ 我已走入了前派罷！ 我禁耐不住這種惡毒，這種冰冷！ 禁耐不住只有死！ 我也不想回頭走第二條路！”

從那天以後日記欄內是空白的繼續。 九號那天的發信欄內寫着“薰姊快信”沒有寫寄的什麼信。 不知是不是將十一月一日寄了前半，留下後半的信寄給了薰姊？

記得那一時告了半個多月的假，差不多有從此放棄的想頭。 一個人鬱悶在一室裏儘是對自己凝視。

有



有時只將隨在身邊的幾本愛讀的詩歌翻開來朗讀。有時實在覺得無可排解。深冬午后的北京城內有死樣的沉寂籠罩到我住的院子裏來。隔巷的賣物聲漸漸走近牆外的砂路上來了。那一頓一頓的脚步聲震動了牆壁內的靜寂。實在不能耐了,披上外衣走到灰色的街上去。逞着脚步繞過了幾條深巷。看見有幾宅古式建築的大院,全沒有時代風的震撼,依舊保持着前世紀的威嚴尊倨在冷靜的街頭。我在那個高大的朱漆門前站定了脚步,去描想一下那宅大院中生死起伏了種種的浪漫史。往往被一個老弱的洋車夫突然間用他職業的口號叫破我這個閒人的夢想。

有時踱進城去,走到保存着元樣的四牌樓邊,站定了脚,呆看車水馬龍的往來。有時看到幾個長面古裝的老人,又將對面街角上的木格紙窗的市樓作了背景,一剎那間,好像自己在不意識間落進了一個古代人的市鎮裏去,在那裏驚奇惆恍。再或拿那幾個古裝老人作中心去幻想我小時候跪拜在祖宗神軸前認識的幾個異樣人物。再或走進未到北京以前聞名過的東安市

市場去。看見許多營養過分，入了耽溺生活，打扮不脫泥土氣的太太們站在糖食店或醬肉店門前，在那裏自己和自己作戰。後來畢竟敵不過貪吃心，伸出瘦白的手來，一塊一塊精揀到伙計們盛着的紙包裹去。那個時候做一個附隨印象，刺戟得很深的是站在太太身邊將欣羨快要垂涎的表情直截率真的表現在寒顫銳利的目光裏的一個乞丐。又走到一家照相館門口站定了腳去看看玻璃內許多照片都能活現出他們她們在照相的一瞬間竭力想表現的英雄美人的氣概。英國近代有一個薄命詩人。他是多傷多感，終想逃避他的自己意識。有時他特為混進人群裏，自己空想道，他已不能找見自己了，於是方能寬慰自己一下。我也是不意識間用了同一方法來遣解自己。在人家不覺察的範圍內給他們一點輕譏或是驕慢來娛樂一下自己。然而有一天，我已脫出了娛樂範圍了。

那是十二月十八日的事。朝上起身朝飯後，照例又打了電話請假。將自己的日用東西，書籍信札日記等收拾一下。雇了一輛洋車，決心到中央公園去。將要

要動身了，忽然一陣心酸，淚珠索落的掉了下來。想道我何曾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去罷，去罷！進了公園，靠東從來今雨軒一直往北去，轉過兩個紅圈洞，走過了古栢下的通路，到了目的地的御溝邊來了。在那瞬間方才發見濠水已經結冰。呆立了一下，回到長凳上坐下。儘是沉想。好像又被什麼東西追趕着似的轟然站起來再到花房前的池水邊。看見也結了冰。只有鐵絲網內冰塊間有一個水塘。一群鵝鴨，雜有鴛鴦在那裏無心的遊叫着。冬天的淡陽光照着池邊的蕭條景象。在我旁邊隔開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少婦在那裏打絨繩。一個學步的小孩子繞在身邊。我想道不一定那些水鳥才能無心，人也能有無心的。我何以做不到？那些太樂天的水鳥固然無論怎樣不能使我欣羨，併且也不愛儘看它們。於是踱過木橋走過牡丹壇，在一所紅牆壁房子向南的門口站着個黑衣男子，在冬朝的淡陽光裏兩手向前並伸的一上一下的對着太陽體操。哈，他不單能够享樂於生，而且還想擴充他的生。

我畢竟悶着心懷順路到東城大伯父家。他老人家

家見了我的樣子，走來寬解我。他說不要太悲觀了。又說須想法子安慰自己。他老人家又繃了繃眉說道親事是此刻的第一着了。我又只好默默的回到宿舍來。

晚上偶同江濱溪談話。江說我們此刻是站在戰場的前線；我們是被逼得要幹下去的。而且只有勝利或是失敗兩途。他說生活是戰爭，戀愛也是戰爭。他說要生活下去，要得戀愛，只有刺傷人或是被人刺傷的兩途。我說我是再不想刺傷人的了。我說我們已走到了英國詩人許麗所說的“最後之步”（Shelley's “last steps”）了。以後的路要走一步想一下了。還是走自我爲本位要求別人爲犧牲的路呢，還是走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路？我說我大概走後者的路。

那天以後又是空白了。直到十二月三十一的受信欄內寫着得了薰南姊的信而沒有寫信內說的話。在“歲末所感”一欄內寫得有一段話：

“我已不是掉在黑暗的大海裏了。我像已走上了岸了。我像我的手和腳已

在太陽光裏晒乾了。回想我今年春間  
那種生活！那種無邊無岸的黑海漂蕩  
生活！

我還是凝視着人生進去走路！

我還是要自己找光明呀！現在除我自  
己以外一切都不能當它們作光明了。

從前——今年之初，我還以為可有外的  
光明。如今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明了。

自己的光明是什麼？是創作！”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的元旦了。我一清朝仍舊醒  
在空虛裏。心裏隱陣陣地覺得枯寂的焦痛。滿房還  
是烏黑，窗外看久後隱約看得清幾個巨大的屋影子。  
這是對面江濱溪及隔壁人家的房屋影子。醒後儘是  
躺着，憂悶愈深了。烏暗中摸索起身，走出外房，開了  
燈明。在書架上拔取一本書來讀。取了一本白萊克  
(William Blake)的詩集。坐在將息的火爐邊，靠在椅背上

翻讀去,真是驚心動目的讀到下面一首詩:——

“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Love that never told shall be;  
For the gentle wind does move  
Silently, invisibly.

“I told my love, I told my love,  
I told her all my heart,  
Trembling, cold, in ghastly fears.  
Ah! She did depart!

“Soon after she has gone from me,  
A traveller came by,  
Silently, invisibly:  
He took her with a sigh.”

詩題爲“戀愛之秘訣。”大意是:——

“切莫告白你的戀愛，  
戀愛不是告白得的東西；  
因為是軟風樣的傳移  
輕輕地，隱隱地。

“我告白了我的戀愛，  
我告白了我全部的心懷；  
惴惴地蒼白了神色的恐懼，  
呀！伊就棄我而他去！

“末後來了一個過路人  
輕輕地，隱隱地：  
卒爾和她結了婚，  
他還嘆了一口氣。”

我在東京時代不能說對薰姊沒有半點愛着。第一我和琴子間先有了一番瘡痛。不容易恢復我那個瘡痛，所以我對於薰姊只是瞬間瞬間的覺得愛。而又因

因

因為薰姊先對我告白了，使我心冷。這是我們在不知不識間輕視了白萊克所說的秘訣了。而此刻覺得再不能掩藏我對於薰姊的愛了。此刻是我去向她告白了。（薰姊！我此刻重招你的唾棄。這是我輕忽了白萊克告我的秘訣！近來又讀了英國史都潑女士的名著“結婚之愛，”（Mary Stope's “Married Love”）又使我省察到我對薰姊又輕忽了一個重要的秘訣——性的秘訣。悔之莫及！悔之莫及！）

我從東京初到北京時候還是這樣想的：“我已害了薰姊，以後決再不去害她。”所謂“不再去害她”彷彿是說“在薰姊未得愛的對手以前，我決不去求旁的愛或者和旁的人結婚，因之去使她感受痛苦。”我想寧可我讓薰姊先得愛的對手，或者先我結婚，使我感受那種熾烈的痛苦來贖我的罪孽。這是我初到北京時候的決心。所以在信中有問你可能在S地方的學校裏有永住可能性的話。我在一月十八的日記裏還說“我此刻是在思過時代，或者說在懷疑時代。我不知幾時可以通過這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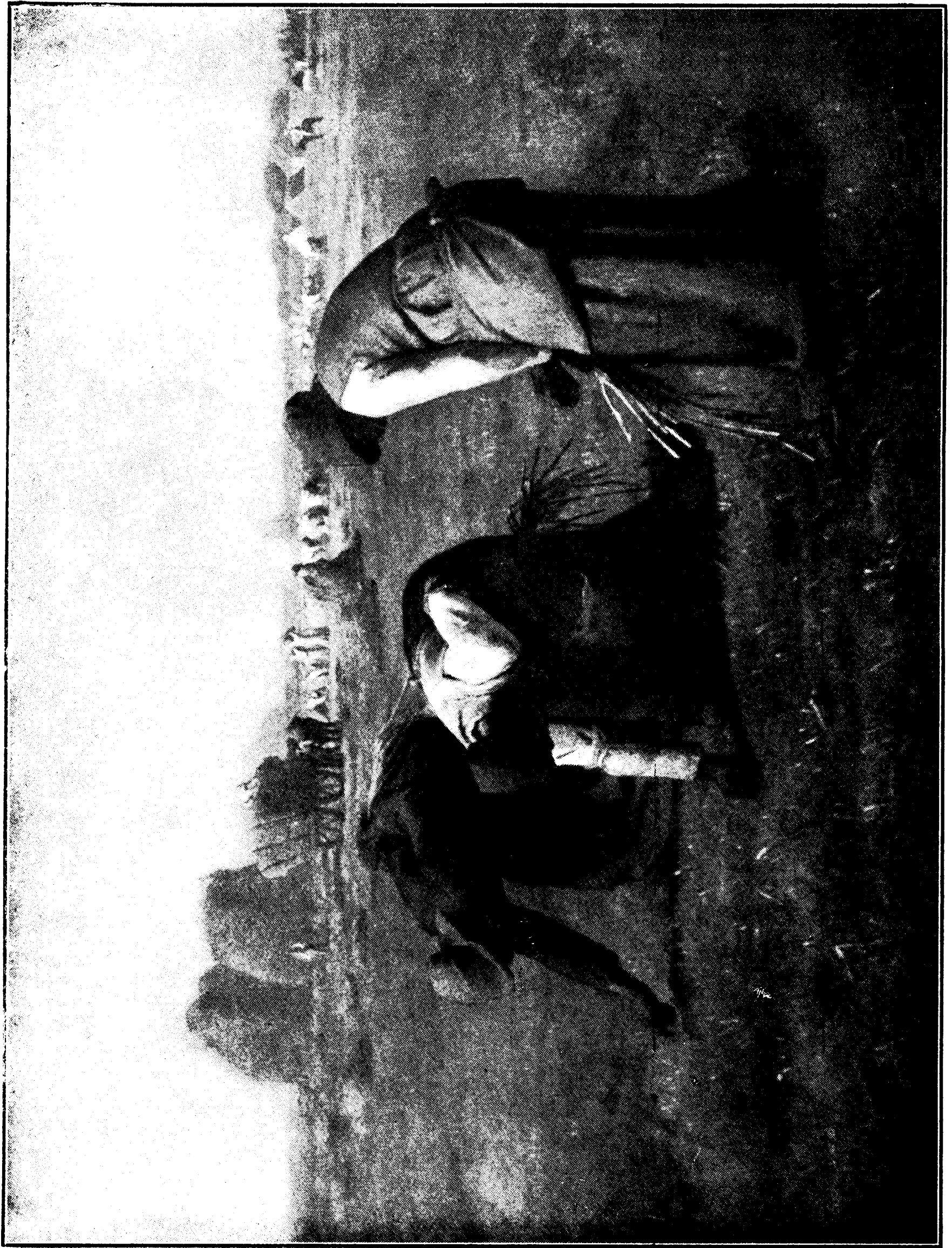


一月十九日的日記裏還能得到一個更明白的態度：

“昨夜夜半醒來，萬籟無聲。開眼望見玻璃窗外的明星。記起一個夢。在不知什麼地方的大伯父家。只有大伯母在家。我在那裏遇見薰姊！滿懷是辛酸。我和大伯母不到幾句話，就和她老人家爭執起來了。薰姊在旁坐立不安的樣子。一回醒了，醒來去看那個夜景！心胸清澄極了。‘呀！我仍舊沒有忘你呀，薰姊！我此刻是宗教的潔淨心地來想念你！薰姊！我還是愛你！前天在大伯父家裏看見你的來信，你大概不會來北京的了。你不是說要到蘇州去麼？那蘇州一條清瀝的齊門塘上有你的倩影照着。此刻的齊門塘兩岸都是乾枯的蘆葦罷。你也太覺荒涼了。薰姊！請你恕我罷。我害了你像受驚的小鳥

一般不敢飛近你須受保護的父母身邊來。我自知對你犯下的罪過，並且又保不到你來後要起什麼風波。所以我不敢着力要你來。我願我此刻所受的煎熬苦楚足以淨化我的罪孽！……四面靜極了。仰起頭來又望到窗外那顆巨大的啓明星，在那裏亮晶晶亮晶晶地照着我。呀，薰姊！你是我那顆星星！……，仍在烏黑中起來點上燈明看書。突然起了回南之念，非常急切。想道對於現在的職業辭却了罷！翻讀但丁神曲。”

那天接到你從R城故家來信說年假回到了R城。我知道R城的故家只不過幾間空冷房子。於是我想你必定非常寂寞。我寫信而又寄錢到R城小西門的周鴻年，要他和你的大姊在年內邀你去過年。一方面我寫信勸你不要太消沈。我說藝術家只有寂寞可以產生作品。我勸你讀羅曼羅蘭的米樓傳(Millet)。又勸你讀幾部日文作品。我又和你相約每星期通信一次



次。這是去年陽歷二月半左右的事。

三月初，一天到大伯父家，知道你已不到S地方的學校了。大伯母的意思很想要你來北京。我在三月十一那天，寄你一封快信。我在那封信裏告你大伯母有要你來京的意思。我又在那封信內詳述我的鄉思。說R城的綠水橋，宮巷，百花街，山塘上此刻都有了春花春草了罷！我說那些街上都有我少年時代的記憶。我說想到此刻有你朝朝暮暮在上面走着，我像回到了少年裡去。我說山塘上那個青真寺裏幾顆玉蘭花想必開汎了罷。我說記得少年時代有一天在那個廟牆邊彷徨之間忽然抬起頭來見着了那些白嫩的花瓣，孤獨的多年心坎裏也驟然來了一點春意。

三月二十前後，北京的春天也是爛漫得媚人。有一天，我和江潢溪，Y教授到中央公園。不久，葉教授也被我們用電話請了來。春色滿園了，我們在鹿圍西面的古柏林下的幽徑裏藉草而坐。我和江潢溪還倒下  
來

來橫到地上仰臥着注視古柏頂邊的蒼空，心地也隨之悠久了去。忽然見到一隻鷹鳥，雙眼注視它盤旋空際，於是和江濱溪暗誦白朗寧(R. Browning)的Saul篇中描寫鷹鳥的詩句。正在那時，站在旁邊的葉教授忽然用他的手杖着力的敲了一下地面，“蘭生！蘭生！”的叫我名字。我仰過頭去看見他一副大圓眼鏡對着我！他用手杖指着我們身邊的青草說道“蘭生！我們要好生看這春草呀。你此刻無論怎樣踐踏它，不久還是豐順還元的。”我知道葉教授一向見我消沈，今天是借喻來鼓勵我的。可是我今天實在暢性恣情的領了神。走到御溝邊去看了長橋下的春水。站在那條長橋上好久好久。我對y教授道聯想到南邊的春水來了。又走到前面的荷花池畔。岸邊一叢綠竹反映到了水裏，輝映得更其碧綠。呀。這個池水！幾個月前，深冬的一個朝上不是在這裏發見不到人生的意義的麼？生之足樂呀！只要肯定了生就可享樂於生了！那天回來又突然向薰姊寫信，催勸薰姊決心來京。日記上說道“我好像已走到了一條路上來了。雖沒有認清

清是條什麼路。走過去一定有路，這是不容疑惑的！”

四月十三那天，突然之間，我向江濱溪告白道：我的愛人是薰南姊。他也突然之間一呆似的。不久他就用他充滿了至誠的目光對我說道，那麼好極了。他說薰樣一定能够了解你的。我說這是一個致命問題呢。並不會多說話，我已亢奮得帶了痙攣了。倒在藤榻上，眼中已堆滿了淚珠。

從那時候起，我的胸中有了一種光明又像一種溫暖。對於職業上漸漸感到了興味。一方面又非常焦燥於創作。自從前年冬天以來想了好幾個短篇題材，寫了好幾篇只止一個起頭，中途拋筆後再也接續不下。於是又懷疑到我的職業是妨碍我的創作了。我從那時候起，每星期必定對你寫信，一寫就是洋洋千萬言。薰姊有時也回答我。但是我總不能在你的信內得到要得到的東西。

我從那時候起，健康也日漸恢復。併且恢復了四五

五年間失掉了的自信力！從民國九年以來沈進了一個黑暗世界。又像一個失了人形的幽靈，到處閃避隱藏苟延殘喘的過日子。自然在我的專門內也找不出一個世界。到了北京，初遇了現實世界。我在那一瞬間就打了通身的寒戰。於是更其失了自信力。站到講台上去，都覺得胆怯。平常是極熟的外國文中的語句，偶然經學生善意的質問，我也像失了記憶似的茫然不知對答，只得照實回答說“一時記不起來。”等到下了堂來，回進休息室，那個單語浮上心來了。於是第二堂時再叫了那個學生教他。在那瞬間，在那個學生臉上沒有發見異樣的表情時，我真得到了宗教的感激。下課回來，想道我快成低能者了。既說了記不記來，又何必再在大眾之前教他。爲什麼那樣不會藏拙！

然而我真實的焦悶還不在那些小不謹慎的失策上，我實在對於漸從一向獨行獨步的高岸上瀉到妥協因循的泥海裏去那自己的萎靡隨和的態度上發生痛切的苦悶！回到北京來第一感到不滿足的是見不到表現個性的臉面。圓滑隨和本是群居生活中唯一的護



護身符。我也做成了一隻蝙蝠子，將翅翮隱沒了自己的過去，隨了一群薄暮的烏鴉，雀噪飛鳴的上那高枝去麼？

我一向沒有肯定了自己的生。我一向沒有肯定了和薰姊間的愛。沒有肯定自己的生，是自己沒有走到路徑。沒有肯定對薰姊的愛，乃是根源於我沒有勇氣！我在日記裏隱喻一個武士和清泉的一段話裏面，還隱喻說一塊巨岩石當在清水的出口處。那是隱喻大伯父的。我說我在大伯父的人格裏感到威壓，這是我在東京時代的實感。那時我還沒有確立自己的人格。我對於大伯父體行了中國千數百年來傳統的思想精神，在代理任內表示的堅毅清真的性行上懷着尊敬。那時候我沒有爲了薰姊的愛去反抗他老人家的立足點。所以我情願回絕薰姊的愛不願昧了良心去欺蒙大伯父。但是一方面我痛感到我的軟弱！我爲了這個最後的戰鬥，直將腦筋撕磨到瘋狂的薄膜上去。

我從去年的那時候起，肯定了自己的生，同時肯定了對於薰姊的愛！我明白到我不得薰姊，我不能生存。

我

我已迴避到了不能迴避。我方才回過頭來知道眼前的才是我唯一的道路。我除非自殺可以不走那條路。但是求生之念畢竟是最強的。於是我就肯定我的生，於是我就肯定我的愛！

\*

\*

\*

薰南姊呀！我經了這許多年月，這幾次迷陣方才確定了我的意識，毅然來向你求愛的！

那封信是去年六月四號用快信寄你的。我在那封信上直截的說明了我對你求愛的心！寫好那封信後，我禱告了上帝。我禱告上帝使你照上帝的意志來回答我。

我發了那封信，進城到大伯父家裏去。適巧那天是大伯父請客，來了許多客人。都是部中的顯官。在那裏打牌的有S次長，T司長。還有和我同過學的或在

在國外認識過的幾個顯官。我看他們非常熱鬧，非常和樂。我想我方在做下的事，方才懷抱着的思想，如果一旦暴露在這些次長司長等的前面，他們不知要怎樣看我？方才的是我的理想世界。此刻眼前的打牌景像就是我免不掉要遭遇的現實世界了。我有一天能够在這個現實世界前侃侃諤諤的為我的理想世界擁護麼？我有我行我信的勇氣麼？理想須有實現的可能性方才不是空想。抱了理想的人須有徹底理想，追攬理想的精神，方能表示他理想的確實性。我在日記上說“我每到大伯父家好像水底一條小魚跳上了乾岸似的覺得胆怯。”我說“我須不怕岸上的怪禽異獸！”

我在對你發出的快信上面說道可以不必回我的信。說只望薰姊暑後回來北京。我已決定暑假南歸時再對你當面告白。併且再對你商量發表我四年以來的日記。

六月半頭你的姊丈，我的好朋友周鴻年從南邊到了北京。我在十六那天進城到大伯父家會見他。第一句他告訴我說薰姊已決定暑後北來。我和周鴻年

本是睽隔四五年以後的會面；然而沒有薰姊北來那個喜信，我那天還不致和他那樣痛飲到昏醉。

幾年以來失敗繼之以失敗，挫折繼之以挫折。鬱結到瘋狂自殺，都只隔一層薄膜的我，已嘗盡了暗黑世界裏的滋味，此刻居然有一盞照得耀目的燈火點在那裏候我。我是一步一步向到光明裏去！

也是六月半頭，大伯母也決定南歸一次，決定和我同路。我那時已決定了日記發表的種種手續。

六月二十七那天是我從北京動身的日子。清朝起來走到院子裏，看見一顆白夾竹桃開得非常鮮艷。我摘下兩朶來夾在記完了朝上那段感想（見前第一頁信紙）的日記裏。

下午三點鐘，我換了輕快的旅裝，帶了兩件隨身行李辭別了住慣的宿舍向東車站出發。大伯母早由周鴻年等送上了車。我也承y教授代表了江葉兩教授來站見送。大伯父也來在那裏。同一車箱裏已有了兩

兩位女客。準四點了，車身移動時我探出窗口向大家告別。忽然注意到大伯父臉上表現着的憂鬱臉色。車子出了外城，一望是青綠田疇覺得滿胸舒暢，因之也不多在意。大伯母和對面坐着的兩位女客攀話。我將上裝卸下，只穿一件帶領的襯衫，坐在大伯母旁邊，在靜默中享受年青人隨了女的年長者在自己年齡相仿的女性前那種濃軟的幸福。一個穿水色細夏布上衣帶四川口音的婦人，約有三十多歲了，說是青年會的幹事。一個戴圓眼鏡的學生裝束，約莫二十多歲的婦人，手裏拿一個蒼蠅拍，非常敏捷的拍死了許多。聽出她是湖南口音。大伯母有時不能懂她們的地方話，她們也不能懂大伯母的R城土音時，我假裝偶然注了意，為她們拆衝尊俎的當翻譯差使。那位水色夏布衫的青年會幹事非常善於談話，拿我也引進了話渦裏去。我先從三峽瞿塘之險順流而下到了那時候津浦道上的客人心胸中顛顛不安的抱犢山下臨城之阨那些話題上來。她真善於談話。她說這次從四川來，歷遍大江南北，來京已經一月多了，此回是到濟南去。她說她生性

性慣於旅行。丈夫在四川教書。一年中有大半歸她一個人在外旅行。說如果半年不出了門的話，心身都要鬱結，臉上也要發瘦。說只有跋涉山河時覺着愉快。她說話時用兩手向胸部一扇一扇，真能表示出她的愉快神情。那位女學生半帶矜持，不大接嘴，只是拍蒼蠅。有時也拍到我們的座席邊才止。那晚過天津，車箱裏又增加了一位頭髮半白帶有牧師夫人眼氣的老婦人。翌朝車到濟南，我代那位青年會幹事提了兩隻皮靴送她下車。車過徐州時又上來了一位師範畢業的女先生。車到浦口了，我代那位圓眼鏡的女學生在半夜的浦口車站上爲她辦極麻煩的行李交涉。因爲她先預備在南京擔擱，沒有把行李直運上海的。行李取得後，我衛護着那位牧師夫人，那個女學生，那個女先生和自己的大伯母坐到渡江船上擺到煤炭港的滬寧車上去。走上夜行的寧滬車時，那位牧師夫人向我道“你可是信道的？”她說“昨夜以來聽見你吟着幾隻讚美歌，一句都不錯。”我覺得有抑止不住的熱心和勇俠對着我同一車箱的幾位同伴者。然而那個女教員也許

許覺得我熱心得過分，懷了危懼了，渡過江以後進了寧滬夜車，辭謝了我流了熱汗爲她們在車內占領的座席，她和那位牧師老夫人坐到遠遠的車角裏去。

六月二十九朝晨，我和大伯母安到了R城。從車站進城在馬路的車子上，見着兩旁的楊柳，綠遍眼界的稻田，前面的R城及城牆上聳出的R山。我像暢開了胸襟被歡迎着的人一樣，坐在直通城裏的車上，經過似曾相識的街巷，橋亭，到了R山前面的宮巷。在許多石碑坊白石大門中間，我還認識大伯父的故家。進了大門，經過一條暗甬，然後走進一個天井。再過一個圓洞門，又是一個較大的庭院。對面有螭殼窗格的廂房，右手裏面着前庭的是正屋的廳堂。走進那個廳堂抬眼就看見屏門上掛着一幅三十號的風景畫。畫的是R山。我坐定後，只見姑母從屏門內出來招接我們，心裏想道薰姊那裏去了，只留那幅畫來迎接我？我想這是她寂寞中的作品呀！默默的留心看去，全幅是寫實筆法，描現出那個秋盡冬初，枯荒蒼勁的R山。忽在西山角上老人峯處的懸崖石形上發見到好像貼倚着的兩個

個人影。又像在那裏委抱着絮語。老姑母對我攀話時，我才從畫裏回出來，聽她老人家說薰姊到了小西門大姊那裏，邀同一起到車站去迎接我們了。

我們正在廳上中飯，薰姊手牽着大姊的大外甥從那個圓洞門裏進來了。適巧第一眼看見的是我。撐了白洋傘，穿了淡藍條子的上衣。黑紗裙，白皮鞋。綺麗模樣，含默神情，還是當年眉目呀！我們招呼過後，我已直覺到了一種滿足。中飯後，大伯母出門去探望親戚了。姑母適巧領了大外甥到門外隣家去閒談，我在那幅R山的畫面前畢直對你告白了我要說的話。我拿那本日記簿請你讀我二十七朝上北京臨動身前記下的那一段。你像極其滿足，讀完後，默默地親手從日記裏取了那一朶白夾竹桃。

那晚下了急雨。堇官自要回家去。我就撐了傘和你送堇官到小西門。已經十點過了，山城的夜靜，迴繞在我們皮鞋脚步聲邊。從宮巷出門上綠水橋，又走過幾條幽靜的石路，在學宮前小石橋邊遇見拿着周家燈籠火的僕人。將堇官交去後，我們仍在雨裏走回來。

在



在百花街的石駁岸邊經過時看見對岸人家沿河濃密的竹林搖曳在雨光裏，現得非常陰森。隱隱地聽得到犬吠聲，我們不多說話，加快了脚步，經過看得見粉牆影子照在河裏的街上走回到家。姑母大伯母都已上樓去了。我們關上廳堂門，關上屏門走到樓上，姑母已在東間睡着了。走進西房去，大伯母已睡到裏房床上了。外間有薰姊常睡的一張小床，正中有特爲大伯母設備好的一張大床。大伯母不知何以要讓出來給我。

山城的夏雨到半夜還是不止。螻殼窗格上亮幌幌的閃着電光了，一個隱雷從山後震響到了屋頂。一陣陣又起了疾風。我等到又一個隱雷響過後，偷偷地起來下了床，在黑暗裏摸到了你睡着的小床邊去。揭開帳子，湊到你的枕頭邊低低的問“一起睡了說話好不好？”你點了點頭，把身子移動出一個空處給我。

睡不多久，忽聽內房睡着的大伯母似乎起了身，走到外房來了。我在夏布帳中隱約見到大伯母亂了頭髮披着睡衣，手裏拿着一盞燭台，走過我們的小床邊，到靠壁去上馬桶。我們都不曾出聲。我在那時發見自己

已沒有半點狼狽,半點害怕。我在那瞬間已有了成竹。如果她老人家揭開我們並睡着的帳子,我就當夜對大伯母說明了我們的決心。那晚並不曾被大伯母覺察,而我已試鍊到了自己決了心以後的勇氣!

\*

\*

\*

我們間的過去事,就說到此地爲止罷。因爲我不忍說下去。在去年 B 鎮的故家接到你和大伯母臨動身時寄給我那封宣告斷愛信時,我已經驗到了此刻接你到了北京後給我的這封斷愛信時一樣的苦悶。我在那時的日記裏面說:

“我從日本到了北京後一年以來的操守是怎樣對她的? 我也可以說對得住她的了。如今她既如此對我,我就和她從此分手走路,這也許是一個段落罷。要分手走路就在此刻了! 晚飯後抱着沈悶,走到鎮後廟前去散步,再想到 B 湖邊

去

去望望夕照。在廟門口遇見一群鎮上的紳士，從廟裏出來。內中有我早年曾和他詩文酬酢過的一位姓T的醫生。聽說他近年醫道昌明，人也極有長者之風。他和我極鄭重的招呼。他只穿一身白布短褂褲，手裏拿着一把鵝毛扇。和我立談三四分鐘之間我在他的舉止臉面上感得了他溢於內心的一種和平寬厚的心境。他的年紀不過三十二三左右。走到了人生半路上有了思索的人應該有他那種超脫圓熟的境地了。我是被他們稱譽讚仰的人。而我還像保有學籍的中學生年紀，專在婦人胸中討生活。併且去眷戀一個有姊弟稱呼的女子！夕陽正溢滿了磚砌的街道，身世之悲也溢滿了我的胸口………………。”

這是去年八月半左右接你那封信後不久的日記。直到九月半頭，我還羈留在B鎮的故家。竹哥，蘅妹已經出

出門到了學校。在家鄉早已沒有半個可說是朋友的朋友。要在一二年前遭遇了那種打擊，那種岑寂，不待說我早已沒有心思再來北京，也早沒有勇氣生存的了。大概苦悶到了頂點，岑寂到了底邊的時候，另有一個明淨的境地。我像已經到了那個明淨的境地。有一時清朝起來就到B鎮近旁的水鄉景致裏去散步。有一天清朝，走到市梢頭的荒塘邊，望見旭日正在衝破朝霞，露到靜寂的河面上。我覺得滿胸清徹滑潤極了。好像一不留神，我的一個心會瀉出胸口浮游在水面上去和那個旭日擁抱似的。每到旁晚，我從廟門後穿過，走到B湖邊上去領略晚陽過後的湖光，和遠處綠蘆邊的野趣。我那時的心裏並不會忘却薰姊，自然也並不怨恨薰姊。我以為終有一天是薰姊的回心轉意日子。

九月底回到北京。不久又破壞了那種明淨的心境，但我以為薰姊原是愛我的。誰知道此刻又要給我打擊！我自己也不知道何以那樣傾心於你。我已仔細

細分析過了,還是說不清楚那個理由。好像你是故鄉水清山秀靈氣所鍾的一個人。我是從小失了父母,在極小時候已經沒有了靈魂的寄託所,去發見無可依賴的自己。在B鎮三里多路的L村母舅家住到五歲,方才回到B鎮的故家。八歲那年到R城大伯父家裏。孤兒的悲哀與孤獨往往驅使我惆恍到近村近郊的大自然裏去。因之早能理解自然的美感。至今還留着八歲那年,舅父搖了船從B鎮送我到R城大伯父家的印象。船在山後繞着城牆從荒冷的水北門搖進山塘的。是晚秋時候,舅父一個人搖着,我呆呆的飽看了從B鎮到R城那條豐潤塘水邊白蘋紅蓼的秋景。進了北門後,方才領畧到山城冷落地方的景致。那條山塘兩岸都是坍塌頹廢的石岸和荒基。塘水是碧清的,上面浮着幾隻丹頂白鵝在人家河灘邊。我忽而抬起頭來去看右手裏高聳着的那個正面的R山。我肅然對它失神似的惆恍了一瞬間。我在L村時最喜歡去翻看舅父案頭一部木版着色的芥子園畫譜,對之不厭的欣賞。那天的一瞬間好像那個R山是從舅父案頭的

畫

畫譜裏搬出來的，那樣嶙峋奇秀！我在有那個R山影子的清水邊發見我最初想對異性呼吸的少年心。我抱了這個少年心被送到上海外國運送店裏。我抱了這個少年心被時代風吹送到揚子江中流的W城。我抱了這個少年心投奔到東京去。我在東京想拿這個少年心拋了，而又沒有拋去。

去年從北京動身回到R城的第二朝，我一起身來從大伯父家走出宮巷到山塘盡處的山前公園裏，在我們小時候，那裏不過是山王廟前的一片青草地。如今已有了公園的設備。站在園內一條青石橋上，從清朝的空氣裏仰望R山腳邊的草石，石級的山道，道旁的石碑坊，半山亭，西山頂上朱砂牆的山門，高聳的古塔，塔邊翱翔的山鷹。又轉眼去望橋畔的藕花池，池邊的豐草，草際隱約見得到的石碑坊，假山石，古廟，和廟前的古柏。覺得二十年前背叛了這個安靜幽古之處去找自己的天地，如今是滿身瘡痛到處不得安靜又轉輾到了這裏來的一個人，今天方才明白認清了一向不在心上的故鄉的山容，故鄉的水色。同時我在潛意識中漸漸

會悟到那個少年心此刻也已回到了故鄉來了。去夏回到B鎮的隔天,我曾對北京的江潢溪寫過一封極長極長的信,對他累述這個感想。在北京時候曾和江潢溪談到各人的過去,各人的少年時代。兩人都是不約而同的說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少年時代是黑暗時代。我在那封信上對他說道:黑暗的少年時代遺棄下來的故鄉,如今發見了一種不可忘懷處了。

第二是我和薰姊的性格中有一脈相同的地方。在同胞九人中,你同你的大姊兩個女姊妹間的性格上比較,你是多受父系血脈的人。一條宮巷兩邊的石碑坊所旌表或是紀念羅家先世代代傑出人物的那些我們的祖宗,我已不認識了。只說我們的祖父,只據大伯父處一本家乘中當時有一位顯官做的傳上面說:他是謹嚴果敢,在洪楊之亂,家鄉亂離中間,他適丁憂在家,他能鎮靜處之,做了許多急公好義之事云云。如今宮巷橫街上,有我家祠堂的前面,那個題有“里仁巷”三字的碑坊,就是當時的邑紳爲了紀念祖父而建立的。關於我的父親,只有抱在膝上用長指甲在我小鼻孔裏爲我挖鼻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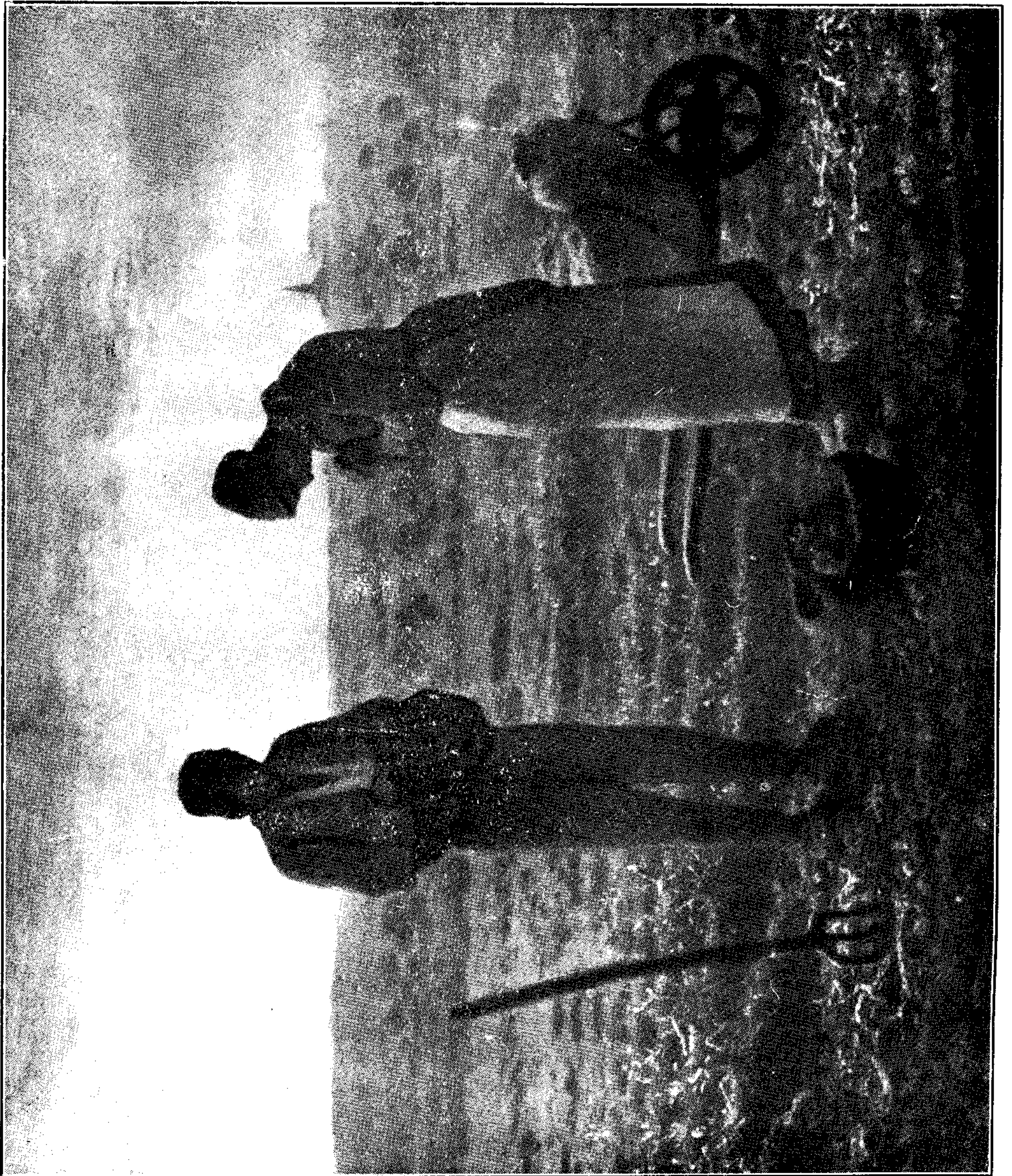
涕乾,使我厭惡的那個稀薄記憶之外沒有半點遺存了。據此刻家裏的母親說,我的父親是面貌性格都極像大伯父。我在薰姊的性格中好像捉摸得到一種不可侵犯的嚴毅性。併且我們都有從小由於養育不周的境遇中沾染得很深的憂鬱性。我們在東京時代,往往同居一室中半天不講一句話,而彼此仍能心心相印的。

第三是我們走着異逕同途的專攻道路,豐富了普通男女性間所要求的相互理解的一點了。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春天我們在東京使館後面的木樓裏同住時,你方才進了美術學校。而你在那年春天第一次試作的那幅小品油畫,我命題爲“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我”裏面,已敏捷的發見了你藝術天才豐厚之處了。嗣後我看你每作一幅你必開拓一步你的藝術境。去年南歸走進大伯父家的廳堂,看見那幅三十號的R山圖時,我又暗嘆薰姊已到了自己開發自己的道路上了。

薰姊! 我絕對不是一個刹那主義的近代謳歌者。

我





我絕對不是一個缺乏中樞作用，專享樂於感官滿足的戀愛主義者。我又不是德國 F——博士所主張的形式嚴重的，結婚崇拜者。然而我是戀愛一元論的主張者！我是戀愛有永遠性的信仰者！

薰南姊！你的戀愛觀，你的主張也許和我的適成相反。究竟如何，我不能斷定。但我可以斷言的，你此刻實在懷疑摸索時代。我由我的過去，可以明白你，可以諒解你，又可以寬恕你。

半月前接你這封信，我着實怨忿你三番四覆的作弄我。更其在發見你在大伯父前將一切罪惡嫁之於我的時候。如今我也淡薄了對你的怨憤。

我的話大概寫完了，固然我也許寫不完我的話。如今再簡括的說幾句：

我那部日記此刻不發表了。回想我們間的決裂是開始於一個多月前我急急想發表日記的時候。想發表日記的動機上面已經說過決不是宣揚我戀愛成功

功的勝利,乃是發表給社會,給你父母親,給我們最親近的朋友,尤其着重在給你閱讀的一部我的洗心錄。你在一個多月以前對我示露不願發表的態度。我在那時發見你的變心。我們的決裂是開始於發表日記,然而我敢斷言說你變心的原因決不是爲了發表日記!我只說到這裏爲止。我只對你說我已決定不發表日記。我只用這封信來對你宣述一道我一向對你的心跡。這是我一個人所走的路。我的路上自然有我的罪惡,我的怯弱和做一個人世社會的紳士所不願公開,主張私生活神聖的人所不願宣洩的種種處所。然而我如今再不想對人隱諱,對你隱諱。因爲我還年輕,我對於人群還有信賴;我還天真,我對你還能說我的真心。

我此刻是在沒頂的失望,苦悶,和孤獨裏。我真覺得悲哀。我悲哀的去想此刻沒有可以訴說我失戀之痛的朋友。我又想到我已不是哭訴自己的失戀邀人同情的年紀了。在一向愛護我知我心事的K教授,有點覺察到你我間裏面的關係,我從K教授的口裏知道她非常對我們抱同情,萬一必要時願意出力的K夫人前

前,我也沒有洩露過半句內心的苦痛。

我斷斷續續的寫了這封信預備給你的,但是此刻還想不出怎樣給你的方法。大伯父全家好像都對我表示斷絕。我爲衆人所棄也許是我應該的覺悟。我們間從此是陌路人了,薰姊! 請你安心好了,我也不見得再會來纏擾你。

關於我往後怎樣,此刻自己也是一無成竹。日記不發表,我對於文藝的能力也無從證試。溯讀一下這封對你耍想盡情披瀝的信也覺得拙鈍得不能言傳於萬一。對於自己的真情緒還是如此不能狀述,看來沈默還是我的牢屋罷。我也甘於沈默。對於人生已經失敗了的我,還何求於文藝呢。

不過這半個月來的心的經歷使我感覺到一種意外的鎮靜和一種無言的蘇醒。我覺得像坐在從荒海裏方才進到港口的船上樣的一種心地。具體的說來,我已不像從前那樣的煩悶。我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容易感傷容易流淚。春花秋月只供我幽默的欣賞,不再使我牽情惹悶了。總之我已走到了道路。我真何幸得

得此人生的明淨境地！我也許在這個明淨境地裏能够漫漫走我的前路——固然這終究是寂寞荒蕪的前路。我此刻才感到了職業的興趣。我能籠着溫暖的愛和同情的心去和比我還要年青的青年們接觸。但是此刻我已準備去迎接任何狀態的運命。

\*

\*

\*

薰南姊！我們就此分路了。我還是衷心望你的成就——藝術的，人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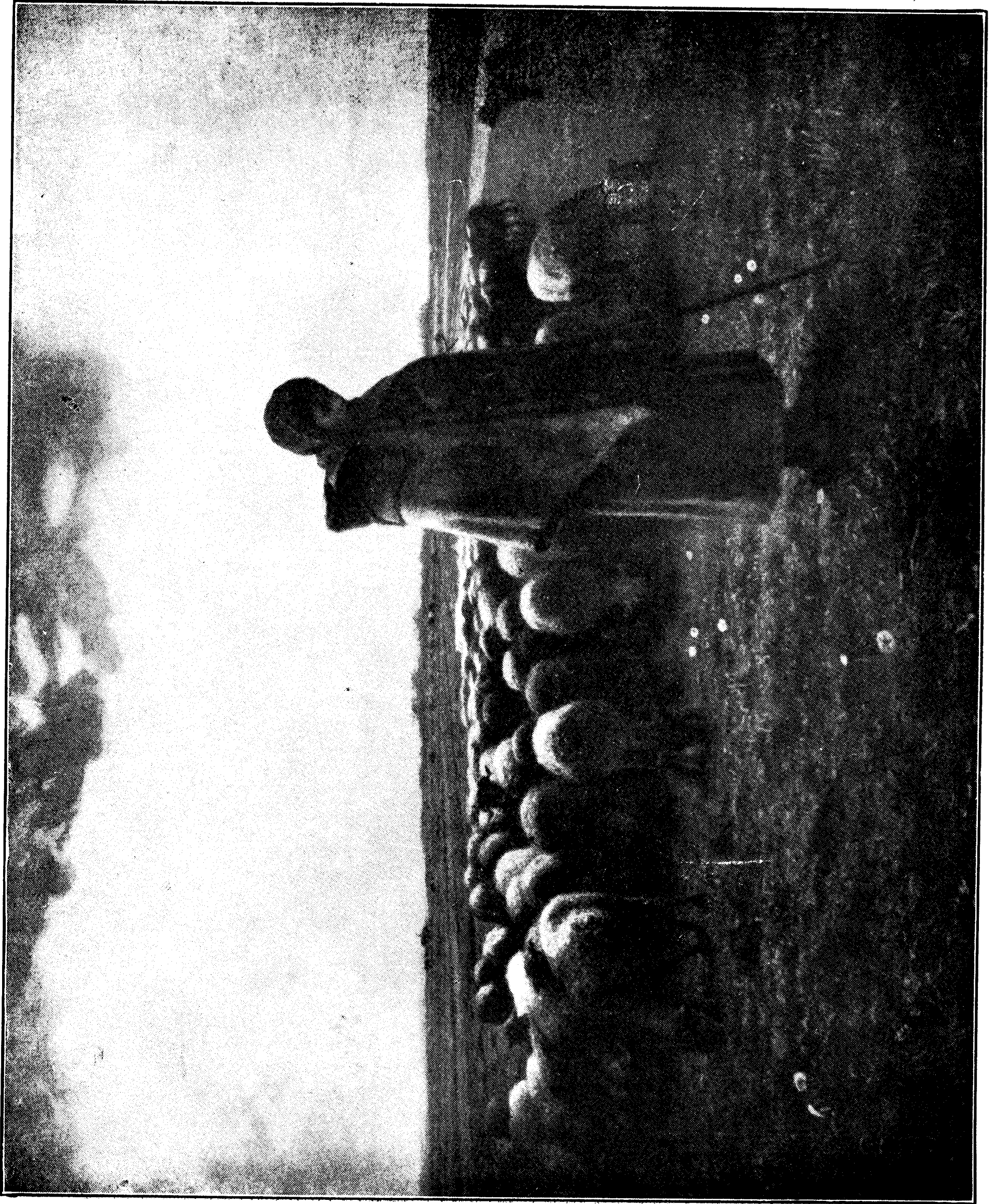
臨末我對你如此宣言：

“日記不發表了。我雖是滿身瘡傷，但還想追求光明，欣求我的愛，完成我的愛——也就是完成我自己。如今我一個人負着自己的運命走路。我想你不久也會知道你自己的運命！”

最後我爲我自己的運命祈禱！我爲薰姊的運命祈禱！.....

千九百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蘭生。

上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

老子上士聞道章。

(一九二四，二，二七，習作初稿)





秋明小詞

沈尹默

## 閒看

苔階深處無人到  
中酒獨來情緒少  
春痕滿地落梅多  
踏遍青青池畔草

看花歲歲傷懷抱  
飛燕未歸花事早  
更尋高處倚危闌  
閒看垂楊風裏老

# 對玉簪花

年時別

新詞一曲情淒切

情淒切

霎時兒雨

霎時兒月

藕花池畔音書絕

玉簪雖好何堪折

何堪折

少年情事

早秋時節

惟有

藕花池畔音書絕

二十餘年如電掣

當時總是有情癡

此日竟成無淚別

人間無計相拋撇

惟有春花秋夜月

花原長好月長圓

春去秋來情不竭

## 閒愁

海燕飛來趁歲華

認取春回却已堪嗟

無端風細雨斜斜

落了梅花

開了櫻花

望眼樓頭暮靄遮

欲破閒愁除是新茶

年年芳草遍天涯

送我還家

伴我離家

## 朝來

開到桃花愛薄晴  
溪橋流水夜來生  
掠波雙燕儘逢迎

又是一年春意思  
不堪幾日酒心情  
朝來籠被聽新鶯

# 盲腸炎

陶晶孫

(東京順天堂病院的一等室 手術後的胡亂暈在床上)

胡亂 什末戀愛是狂人做的 是痴人做的  
叫做神聖的戀愛是一個狡猾男子  
拿叫財的餽物來捉無智的心臟以處女的皮包的  
女子  
那個狡猾男子的全身的血  
全身的筋

全

全身的器官  
全身的神位  
都受一個命令叫準備  
準備如有必要  
就可以用武力把一個處女  
送男性的強毅於她的骨和髓裏  
(有間 從門外看護婦 A 向內偷看)  
男子這個物件,他一生下來就被母親祝福  
祝福他別日再可以去征服一個女人  
他被教着——  
他如着實地住在一個地方  
那地方便是他的所有  
他用他學得的詐術  
去尋得金銀的財寶就是可為他的財產  
然後他就被導到什末樣把一個女子做永久的老  
婆的  
道德的假面和傳統的盾牌之下  
所以不盜的人要進監牢



不强奪的要餓  
不征服女人的要被記姦淫的罪於胸上——  
女子一生下來就是下等人種  
你要把她好和男人平等  
就有人跑到醫學者那裡去  
出來說女人的腦量太少  
有人到心理研究室裡去  
跑出來說女人沒有獨創力  
不過平等論者毫不怯懦  
他孤獨無援地立牢  
他不知爲什末的捧他的一生於女性  
但是他要被人來掠去他所保護的女性了  
那個人就是女性  
男性的獸性教育好的女人  
被那個女人一攻  
他便緩步下了壇  
(有間)  
可憐的女人們呀

你們是男人的快樂的  
柔軟的器官  
所以你們美麗地活着  
可憐的女人們呀  
你們不要有智不要有財  
但有你的  
或者有你的美麗顏面  
但有溫暖身體  
一個笑  
一個媚如適男人的意  
就好了的  
以外還有也不錯的是  
嫉妬的慾和  
邪推的智  
和服從的道德  
以外不要什末  
  
討這種女人們

講戀愛的動物  
不是狂便是痴

男吊女的膀子  
是天真爛漫的

要拿什末戀愛什末道德什末結婚來  
包起來的人們——

他們一定是比狗們進步點

愚昧的女人們呀

快快到乘着操智和錢的舵的男人去

然後充分地覺悟男人可以靠

充分地嘗味男人的香味

像我們的物件要是

科學

和藝術的

忠寔的從僕

(看護婦 A 從外面偷看)

她

她們不懂

他們欲買金銀頸飾贈給女人

他們想少化錢

多獲女人的皮和肉

(看護婦 A 偷看 胡亂覺之)

有什末事體?

沒有什末?!

那末你可以進來

你們是偉人

叫什末小姐的在家中喫了飯

到學校去玩玩

有一天停他們的薪水

他們便要尋着餓

或者尋着情夫

兩者之中不尋着一個她們就要沒有路去走

(看 A 不十分美 不過尙肥 色黑 年輕

——笑)

你們偉大

你

你們獨立而勇壯  
 你們可以獨立地過去  
 不過你看病人暈在床上  
 醫師要錢了他二百三百一時可以付出  
 到了看護婦諸姑娘就不是  
 爲一些工錢她們不得不把  
 污穢的病人  
 瀕死的病人  
 二十四句鐘一同住  
 還有病人不上等而把你們做下婢  
 或者同你們講妓女的事情要你們同感他——

看 A 妓女的話——

我們也慣了  
 所以不碍事的

胡 啊你們是豪傑

男人先天的是大教育家

看 A 從前的病室裏

專門講那種話的

胡 ‘那種話’是什末話？

看 慣了所以不碍

胡 什末不碍

看 帶奇怪東西去的

橡皮的袋

他們說可以防壞病的

胡 什末橡皮袋

看 一吹可以放大的袋

胡 不錯懂了

可惜他不是那哥命波斯以來的病呢

看 唉是的

他說忘却帶去的

胡 我如做醫生

我不為他們治療的

看 那是錯的胡先生

男人是為一時的小小錯誤要生失敗

男人是志氣和能力要緊小小有一點過失總要寬

恕的

胡 —— 女子正是宿命的奴隸

自求向低去

有此種覺悟

可以無誤了罷

看 還有——

胡 不過那是有生意的職業

年輕時代

沒有那病的時代常常要輕蔑他

一旦自己背進那病去

那就要有革命來

就可以郎中先生大萬歲起來

看 還有—— 唉

我有許多要問

你是明年起爲郎中先生

我問的是你可能細細教我的

胡 什末?

看 小孩子

怎末生的

10

胡 有什末用途?!

看 因為我不懂

胡 那是很難說

看 你害羞?

你還年輕

毫沒有害羞

請你講我聽

你難為情?

醫生教看護婦不是一點沒有難為情的呢

唉——請你講

胡 ‘怎末生的’?

怎末生的也有許多解釋

要說怎末生的什末地方

看 要說一切

胡 一切是說不盡的

如要一切你要去進大學

看 阿拉不對

把看護婦的身分

沒



沒有人可以放我進大學  
胡 身分是什末?!  
看 所以我想我如生得爲男子便好  
胡 我想  
我如生得爲女子便好  
看 阿拉不對  
胡 你不好作嬌聲!  
你在此裏做奇怪聲音  
外面走過人要注意  
到處女人不想好事的  
看 啊—胡先生如是小胆  
要驚天動地的  
這裏他們都曉得  
胡 曉得什末  
看 是醫科的學生  
很親切的  
這裏她們都曉得的  
——還有

胡先生從前的看護婦我不曉得是什末樣人  
但是她是一等看護婦裏很能幹的  
是很好的是不是？

胡 然後有什末話——

那個人還不錯

她很懂一切

我不知幾回用雙手抱着她的頸上換車到手術場  
去過

可惜她一路不響

看 我聽她們說她說

胡先生是一路不響的不便當的患者

昨天我初到這裏她們就問我便不便

我說大概胡先生那時候是爲手術過後

太痛了不能多講話的

今朝我出去她們就調笑我

胡 她們調笑你??

看 是我不好

---

胡 什末你講

不講不懂你的意思在那裡

看 我交代胡先生來是昨天晚上是不是!?

我們講了太晚

(拖鞋之聲 看護婦長對各病室說‘有沒有什末?!請好’之聲, 對問壁房中‘有沒有什末?!請好’)

(婦長在門口)

婦長 有沒有什末?!

請好!

胡 沒有什末 謝謝

(婦長下)

胡 我們的話被她聽見了

看 (有問)

不要緊

我們講下去

我們兩人昨晚講話很多——

所以今天那個便桶老太說‘他們怕命的講話’

到了今朝

她

她們說‘你們很親密’  
胡 那個說的  
看 那個斜對面的女患者那裏的  
胡 真可笑  
看 不過有點不適意  
胡 啊你在悲觀？  
看 不得不悲觀  
胡 爲什末？  
兩個人親密也沒有什末  
別人無論說什末兩個人親密便好  
或者我們從此以後親密起來好！  
看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意思說的  
胡先生你錯了  
胡 從來聽過的  
女人是嫉妬的動物  
我是從女人自己聽着的，所以沒有錯  
她們都是這個範疇裏人  
但是我們兩個人被她們作爲親密是可笑

看 因為是親密所以要請你講剛才的話

胡 剛才是什么

看 那小孩子怎么生的話

胡 我們也算同學的‘狐狸’們專門講下等話

我不肯,我雖然不是宗教家

我是新理想主義

看 什么狐狸是什么?

理想是什么——

停說理想快講我聽

胡 從初講罷

女人一個人不會生的

有許多是叫女人生小孩子後自己恬然不去顧

我曉得許多那種人

看 我也曉得

胡 你先說起來!

到底女人為什麼要結婚

看 女人是到底有一天不得不去結婚的

胡 來了

那末男人爲什末要新娘子  
看 唉  
胡 我來教你‘要不要’好麼？  
是爲要一同廝的緣故  
看 那個理由講起來不是一定要新娘子的  
胡 不然要有哥倫破斯以來的病還不怕  
不過不能天天——  
我要問你的是  
女人爲什末要去做新娘子  
看 我不喜去  
我要獨身  
聽說男人不得了地兇的  
要痛到不得了的  
結婚的那夜  
胡 但是以後就可以不碍  
看 胡先生  
你教我月經太多是爲什末  
胡 我不曉得

我產科講義沒有到過  
看 不是產科是婦人科  
胡 產婦人科是一個東西  
我不歡喜所以沒有去出席過  
看 我時時有腫物出來  
因為我爹爹有過梅毒  
胡 我想他們輕蔑壞病之前  
先嘲他們的結婚制度好  
看 胡先生你專講自己的話  
一點不教我  
胡 我教你很多的事體了你不曉得？  
男人爲什末結婚我已經教你  
我已經教你所以你也要教我  
教我一個重大的問題  
問重大的問題之前先問你小事體——  
月經到底是什末；  
看 啊拉你沒有不曉得的道理  
我們小學時候先生說過——我們女先生說過

‘身體裏的壞血時時要放出來的 所以用不着擔心的’

胡 小學先生教過？

我在小學裡學過的是軍國主義

看 但是有人十三歲已經有的

她們很討厭他真用得等同情她們

還有我們間壁の間壁的那個 B 姑娘十九歲了從

來只有過一回

我不得了的羨慕她

胡 你們討厭他？

看 不得了的討厭

他一時滾出來的時候 啊討厭

胡 那末你把他洩出衣服上後什末辦

你可以說這個是患者先生的咯血

看 要變大不得了的事件

要變病院全體的笑話

我想要絕滅他

不曉得有好法子



胡 妊娠便可以

看 啊拉不對

胡 或者像我一樣到外科去開肚皮

——我們回我們的重大問題去罷

這個是必須問女人的——又是我的男女論中作  
一大篇的

我自古到今的困難是處置這個問題的方法

看 請你快說

快說你的問題

胡 我馬上來說

爲什末女人不強姦男人!

問題是這個

看 (言下而答) 那是不能有的事體

那樣做後女人的一切要變沒有

一生要變暗黑

‘受動’已經不得了

被生着傷痕已經是女人一生的沉淪

胡 所以我問你爲什末不欲‘加’傷男人

看

看 那是大不得了的事件

就算被殺也不肯被強姦的

胡 我說的不是肯不肯‘被’什末是何不‘去’什末  
——別說罷 結婚的夜被強姦也不碍的?

看 那是應該的

但是這裏他們時時要發生問題的 患者同看護  
婦——

他們被看護婦長曉得

就要喫一番大訓戒

胡 你被訓戒過沒有?

看 阿拉你不信用我了的

胡 信用的信用的

那末我做到你明朝要喫一番訓戒好?

看 ——你以我是那一種人?

胡 不不不 此刻是笑話

我除女人破壞我外 我絕不願破壞女人

看 要是妊娠起來真可怕

要把那個方面也想一想

懷有妊不得了的  
要變一生的恥辱  
但是自己強毅就不碍

胡 謝你我們太晚了

真有趣  
女人的全體!

看 還有話

我比胡先生曉得還有許多

社會裏的事體  
叫銘酒店的賣淫窟裏

我也看見過的  
你曉得他那裏什末樣?

晝夜沒有間斷的  
所以女人元來活十年的但可以活三年  
無論什末進到那種地方去是不願的

胡 社會不是我曉得的爲全體

上帝造社會  
造後命他們隨便存在

反抗他的我們是癡了

——四面靜寂了

碎冰的聲!

他們醉於高熱

好困罷

第三階級困在帳子裏

第四階級困在板床上

困了再會

看 請睡好 明天會

啊 忘去掃地

——再說罷

(看 A 以黑袋包電燈 幕)



## 希臘牧歌鈔

### I 情歌 (Kōmos)

我唱情歌去招引亞瑪呂利思,我的山羊在山邊吃草,帖都洛思管著牠們。親愛的帖都洛思,請你餵我的羊;帖都洛思,請帶領牠們往水泉去,你要留心那列比亞的黃的公羊,怕他會用角來觸你。

啊,可愛的亞瑪呂利思,你爲什麼不再從你的山洞裏窺望,不叫我進去呢?你真是嫌憎你的情人了麼?難道你近看時覺得我是塌鼻子,仙女,或者我是長下巴麼?你這真要使我上吊了。

看呵,我給你拏來十個蘋果。這是從你以前叫我

摘

摘的那地方摘來的，明天我還給你拏別的蘋果來。

啊，請你看我心裏的悲痛罷。我願得化爲鳴蜂，可以挨進遮著洞穴的薜荔和羊齒，飛到裏邊去。

現在我知道“愛”了，他是一個很心的神。他一定是吃了母獅子的乳，他的母親在山林裏養他的，所以他的火是在燒我，一直刺到骨髓裏。

啊，你看去是很可愛，却是一塊石頭；啊，黑眉的仙女，請抱我，你的牧人，使我可以親你的嘴；便在空虛的親嘴裏也是甘甜的歡樂。

你真要使我撕碎那花鬘了，那個我給你留著的，親愛的亞瑪呂利思，那薜荔的花鬘，中間編著薔薇花苞和香芹葉。

唉，我這不幸的人將怎麼樣呢？你不肯回答我。我將脫去我的皮裘，從那漁人阿耳比思守候鮪魚的地方，跳進那邊浪裏去；即使我沒有死，總可以滿了你的心願罷。

我早就知道了，那時我想念著你，要知道你愛我不愛，那罌粟花瓣並不發響，却只枯萎在我的柔滑的臂上。

而

而且她也說的很對,那個用篩占卜的亞格羅阿,那一天她跟著割稻的采藥草,她說我全心想著你,但是你一點都不理我。

我為你留下那有雙生小羊的白母羊,美倫濃家的那個黃皮膚的使女也想要牠;我將把牠們給她了,因為你這樣地侮弄我。

我的右眼跳了。或者我可以看見她罷? 我將靠著這棵松樹唱起歌來,她或者會來理我,因為她到底不是鐵石的人。

“希坡默納思要娶那處女的時候,他拏頻果在手裏,成就了他的競走;亞多闌達見了,風狂似的歎羨,便跳進了愛的深淵。

先知默闌坡思,從阿忒呂斯帶了牛羣到比洛思來,因此那聰明的亞耳菲西波亞的美麗的母親遂倒入皮亞斯的懷抱裏。

亞陀尼思也不是這樣麼,他在山上牧羊,使那美麗的吉諦勒亞這樣地迷戀,便是他死後還緊抱在她的胸前麼?

我



我想他是幸福的人，那睡著不動的長覺的安地米盎；可愛的姑娘，我又稱那耶西盎是幸福，他遇見那樣的事，爲一切凡人所不能知道。”

我的頭痛了，但是你並不關心。我不再唱了，我將倒下去躺著，讓狼來吃了我，——我願我的死於你很甘甜，如蜜在嘴裏。

諦阿克列多思 (Theokritos) 之三

註一 罌粟花原稱“遠愛花”(Telephilon)，民間用以占卜心事之諧否，用瓣置掌上，一手拍之，加發响聲爲吉，否則凶。

註二 斯柯諾思之女亞多闌達善走，求婚者須與競走，勝則得妻，希坡默納思投一蘋果於地以誘女，遂勝之。先知默闌坡思引牛羣贈比洛思王，爲其弟皮亞斯求婚於王女沛羅，後卽爲亞耳非西波亞之母。吉諦勒亞卽愛之女神亞孚羅迪諦的別名。安地米盎爲月神所愛；耶西盎爲地母所愛，在地母祕密儀式中有其事，非受戒者(Mystes)不得觀。

## 2 農夫 一名割稻的人(Ergatinai ē Theristai)

密隆

蒲凱阿思,可憐的莊稼漢,現在你怎麼了? 你不能一直的割稻像你從前一樣,又不能同別人一樣的割得快,却像一隻被荊棘刺傷了脚的母羊,獨自落後。你起手便割的不得法,等到中午傍晚你將變到什麼模樣?

蒲凱阿思

密隆,你能從早做到晚的人,你頑強的石片,你不會想過你不在身邊的人兒麼?

密隆

不會;做工的人空想念著不會得到的東西做什麼?

蒲凱阿思

那麼你不曾爲了相思睡不著覺麼?

密隆

沒有;教狗舔了油,便不行了。

蒲凱阿思

但是我,密隆,害了相思有十來天了。

密

密隆

你(好運氣),從酒桶裏吊了酒吃,我却是連醋也沒。

蒲凱阿思

爲了這件事,我的門外的田自從芒種以後都不曾耕過。

密隆

但是那一個姑娘使你這樣受苦?

蒲凱阿思

坡呂波達思的女兒,就是那一天在息坡吉盎的田裏吹簫給割稻的人聽的。

密隆

神查出了罪人了! 你已遂了你長久的心願,那個蚱蜢便將通夜陪了你睡。

蒲凱阿思

你來嘲弄我;但盲神不只是一位財神,那魯莽的愛神也是瞎的。你且不要說大話!

密隆

我並不說大話。你且只顧割稻,唱一隻情歌稱讚

那

那人兒。那麼你將可以愉快地作工,而且你本來是一個歌人呀。

### 蒲凱阿思

“你們比呢洛思山的詩神們,幫助我來唱那嫵娜的少女,因為你們神女觸著一切,即使一切美麗。

大家叫你黑姑娘,可愛的滂比加,又說你瘦,又說你黃,只是我說你是蜜白。

紫花地丁是黑的,有字的風信子也是黑的,但是這些花朵都首先被採用在花鬘上。

母羊尋苜蓿,狼追著羊走,鶴追著犁飛,但是我只昏昏地想著你。

倘若傳說的克洛梭思的財產都屬於我呵,那麼我們將獻兩人的金像給那愛的女神:你拏著你的簫,一朵薔薇或是一個蘋果;我穿著鮮衣,兩腳上著了亞米克拉地方的新鞋。

可愛的滂比加,你的腳是象牙,你的聲音是阿芙蓉,你的風姿,我說不出來。”

### 密隆

我

我們的莊稼漢真是一個唱歌的好手，我們却並不知道，你看他唱得多麼合拍。唉，我自長了鬍子，一點都沒用。但是來罷，你也來聽取這神聖的列都耳塞思的歌。

“地母呵，多果子，多五穀，願田稻成熟，大大地豐收呵。

你們縛稻束的緊緊地縛呀，怕路過的人見了說，這里作工的是木頭人，他們的工錢全都白花了。

留心那稻株要朝著北風和西風，這樣穀子纔是最飽滿。

打稻的切莫睡午覺，因為在中午那穀子是最容易脫開了稻草。

但是那割稻的，讓他們戴勝醒時一齊起，戴勝睡時一同歇，當著那熱的時候得休息。

孩兒們，那田鷄的生活真快活呵，他們喝酒不用問那管酒的，因為他們都自有無限的酒喝。

你吝嗇的管家，還不如去煮扁豆。你要小心在劈茴香的時候，怕割了你的指頭。”

在太陽下作工的人應該唱這樣的歌纔是,但是蒲凱阿思,你的空肚的相思,只好等你的阿嬤在牀上醒過來的時候去念給她聽。

同上之十

註三 黑姑娘原文云敘利亞人。

註四 列都耳塞思據希臘傳說是古代的王,善於割稻,後人舉以代表割稻者,併以名割稻時之農歌。

註五 木頭人原文云無花果木的人,無花果木係無用木材。

### 3 私語 (Oaristys)

女

巴黎斯搶去了聰慧的海倫娜,他也是個牧人。

牧人

海倫娜是更願意了,她現在親了那牧人的嘴。

女

不要誇口,小胡羊兒;他們說親嘴只是虛(惠)。

牧

牧人

便在空中虛的親嘴裏也是甘甜的歡樂。

女

我擦我的嘴，把牠吐去了。

牧人

你擦你的嘴唇麼？那麼拏來，讓我再親牠一下

女

你只配去親你的小母牛，不是未出閨的處女。

牧人

不要誇口；你的青春不久將如夢似地過去了。

女

蒲萄變成了蒲萄乾，枯乾的薔薇也未必消滅。

牧人

怎麼讓這個衰老呢？這是我飲的蜜和牛乳。  
請你到那邊的野橄欖樹下去，我給你講故事。

女

我不去；你以前用了好的故事騙過我了。

牧人

請你到那邊的榆樹下去，你聽我吹簫。

女

你自己聽罷；悽惶的聲調沒有什麼好聽。

牧人

啊啊，好姑娘，大約你也想躲避巴菲亞的怒罷。

女

巴菲亞去她的罷；我只要亞耳台米思和我好。

牧人

不要說，怕她會罰你，你將落在不能再出的陷坑裏。

女

讓她隨意地罰罷；亞耳台米思會救我出來。

牧人

你不能躲避“愛，”別的閨女也沒有能躲過他。

女

憑了牧神，我要躲避他；但是你當永遠背著他的鞭。  
鬆了你的手，再來我將咬你的嘴唇。

牧人

我只怕他將把你給了更壞的人。

女



女

許多人來求我,只是沒有一個中我的意。

牧人

現在我又來在許多求婚的人裏湊一個數。

女

朋友,怎麼辦呢? 結婚有許多煩惱。

牧人

結婚並沒有苦痛,也沒有憂患,却只是跳舞。

女

唉,但是我聽說妻子都怕她們的丈夫。

牧人

倒是她們常佔上風;女人們怕什麼東西呢?

女

我怕生產的苦痛;那產神的箭是很難當的。

牧人

但是你的女王是亞耳台米思,那安產的女神。

女

但是我怕生育,要損壞我的美貌。

牧

牧人

生了可愛的小孩,你將在兒女裏看出你新的光來。

女

你給我什麼聘禮呢,倘若我應允了你?

牧人

你將得到我所有的牛羣,所有的樹林與牧場。

女

你要立誓,到手以後不再孤另地撇下我。

牧人

憑了牧神,我不離開你,即使你要趕我出去。

女

你給我建造綉房,一所住宅和牛欄麼?

牧人

我給你建造綉房,我養著好的牛羣。

女

但是對我年老的父親,我將來說些什麼呢?

牧人

聽了我的姓名,他將贊許你的婚姻。

女

女

告訴我你的名字；一個名字裏常含著悅樂。

牧人

我是達夫尼思，呂吉達思是我的父親，諾邁曷是我的母親。

女

你是良家出身，但是我並不比你低。

牧人

我知道；你叫亞克洛諦美，你的父親是默那耳凱斯。

女

給我看你的樹林，在那里是你的牛欄。

牧人

這邊來；看我的細長的柏樹長的多好。

女

我的羊羣吃草去罷；我將去看牧人的工作。

牧人

我的牛羣好好的吃；我將領這姑娘去看樹林。

女

你

你幹什麼,小胡羊兒? 你爲什麼把手放在我的胸前?

牧人

我想告訴你這早蘋果已經熟了。

女

憑了牧神,我要暈了;掙去你的手。

牧人

放心罷,好姑娘;你怕我什麼? 你真太胆小了。

女

你把我推倒在溝旁,污損了我的好衣服了。

牧人

不,你看,我把柔軟的羊裘墊在你的衣服底下。

女

啊啊,你又扯去了我的帶子。你爲什麼解我帶子呢?

牧人

我將獻給巴菲亞,當作最初的供品。

女

且

且住,有人到這裏來了。我聽見了聲響。

牧人

只是那些柏樹互相低語,講你的新婚。

女

你把我的衣服撕碎了;現在我是裸體了。

牧人

我將給你一件別的更大的衣服。

女

你答應給我一切的東西,但是後來怕要連鹽都不  
給我一粒。

牧人

我願意把我的性命也給了你。

女

亞耳台米思,請不要發怒,因為我不守你的命令。

牧人

我將用一頭犢祭愛神,用一頭牛祭亞孚洛迪諦。

女

我來時是處女,變了女人走回家去。

牧

## 牧人

將是一個母親，哺兒的母親，不復是處女。

他們貪戀著青春的歡樂，這樣地互相私語：這正是秘密戀愛的時光。她起來回去看羊，眼裏有點含羞，心中却是歡悅；他也走到牛羣那邊去，獨自慶幸他的新婚。

## 評判員

幸福的牧人，掣回你的簫去。現在讓我們再聽牧人們的別的歌曲罷。

同上二十七。

註六 此篇或疑非諦阿克多思之作，或者係後人仿作也未可知，但亦不失為牧歌中之佳作。篇幅似已不完，其結構當係牧人競唱，以簫為注，今僅存一人的歌曲，併評判員之斷語。別本只取問答本文，略去評判員語，作為完整的牧歌，似亦有理；今據 Loeb 古典叢書本譯其全文。

註七 巴非亞係戀愛女神亞孚洛迪諦的別名。

註八 亞耳台米思為個獵女神，又司女人生產的命運，係

希臘神話中唯一的獨身女神。

周作人譯

## 沙漠之夢 (一)

在這一期裡我發表了兩種譯文。藹理斯的左拉論不知到底論的如何,不過我自己很是喜歡,所以把牠譯出了。諦阿克列多思的牧歌,那是世界已有定評的了。這三篇裡“情歌”與“私語”係此次新譯,“農夫”一篇數年前曾從 Andrew Lang 英譯本重譯過,今據原文校改收入。這幾篇的譯法都是根據原文,用幾種英譯作參照,讀法解說諸家有出入的地方,由我自己擇取較為滿足之說應用,雖說是不得已,也可謂太放肆了。

諦阿克列多思在二千二百年後被譯為中國的白話,想起來有點奇怪。這不為別的,只覺得諦阿克列多思與白話似乎不很相配,讀了自己的譯文有時竟覺得不像是諦阿克列多思的話,我的白話是這樣地非牧歌的。但是我所能寫的只是白話,所以沒有別的法子。譬如“私語”裡 eimi de gymna 這一句話,我也想譯得更優雅些,但是結果我所能想到的只是“我現在是裸體了,”

想



想了好久終于改不出什麼來，——至于原語裡的女性的色彩當然更是表不出來了。現在的白話誠然還欠細膩，然而俗語說得好，“醜媳婦終要見公婆面，”索性大胆地出來罷，雖然不免唐突了古人。

希臘牧歌抄末篇附註裡說亞耳台米思是唯一的獨身女神，這是我記錯的，當云希臘神話中獨身女神之一。

以上是去年暑假時所寫。“駱駝”本來想在開學前出板，但因為我們這少數幾個人的多數生了病，遲延下去過了新年，後來又不知怎地一轉瞬間這一年又將過去了。現在趕緊把他印出來，希望能夠在一九二五年內出現于這多風塵的北京市上。其中有一二篇，如希臘牧歌抄，均在今年的刊物上發表過，沈尹默先生的“秋明小詞”也已見于新刊的“秋明集”中，為保存原來的面目起見，一切仍舊，不另外抽換了。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北京，作人記。

## 沙漠之夢(二)

兩年半以前我們幾個人想合辦一種純文藝的雜誌，內中要登我們的力作。然而在我是一種野心。然而我畢竟也寫了一篇東西去付了印。於是我把那個野心變作一個希望。希望什麼呢？本來我自己也不知道。

兩年半以前到今天不單是我們的知友們等候這個駱駝。單就我個人也等候得不耐煩。偶然的機會，我已決定把我此刻已視爲劣作的“蘭生弟日記”刊作單行本了。裡面還另附一篇戲作。使已買駱駝的人還有買那單行本的誘引。買了我的單行本的人再買駱駝，自然不成問題，可以讀到我劣作以外的力作。以上是我代買書人的打算又是代賣書人的打算。在我是不關緊要的。

“沙漠之夢”一欄早就寫好了一篇小文。此刻重讀一過，覺得自捧太甚了。爲要掃除文壇的惡習慣，我已

已決心撤消那篇自家廣告自己辯護的小文。也是我  
希望批評家之早日出現。中國新文藝有待於創作家，  
也有待於批評家。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祖正。

北京東城祿米倉甲二六駱駝書屋。